

天 明

00678







3250020094606

# 明天

溫州中學學生自治會編印  
民國廿五年七月一日出版

## 本刊編輯委員

編輯指導：

校長張

鎬

訓導主任趙詠八

編輯者：

薛大勳

編輯委員：

魏學鑑

葉琛

金竹如

陳桂芳

胡方金

李濟川

李毓鏞

高英章

謝德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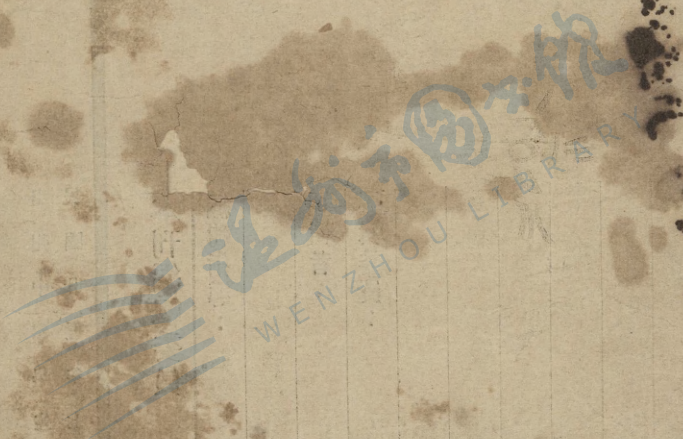
金亮

項敏珍

林素琴

鄭徵恩

溫州中學圖書館 LIBRARY



復  
華



荒 徐國讓刻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 創造「明天」

這是什麼時代呢？朋友！

我們現在所處的是怎樣的環境呢？——我們是在黑茫茫的黑夜裏，我們是需要去期待「明天」呢？或是需要來創造「明天」？——雖然我們在黑暗中都是熱烈地希望着光明的到來。

「明天」該是光明的吧？——然而我們處在這樣暴風雨的時代裡，我們有期待的可能嗎？

那麼，我們得用鐵似的心，粗糙的手，與一股年青人的新底「生命力」與勇氣，去創造我們的明天，我們的明天是需要光明的，我們的大眾也正是需要光明的啊！

我們沒有閑適的心情來期待明天，我們沒有像龍鍾年邁的老人似地，坐在黑暗中，用着一些甜蜜的憶語，閑話着過去的粉紅色的夢底耐性與閑心情來期待明天。我們是少年人，少年人的心中不是洶湧着紅的血，熱的血嗎？的確，少年人是有朝氣，有勇氣，有一股新的力來創造明天，來推進社會的。

那麼，朋友，我們爲了要爭取光明，便不得不來創造明天了。——我們要創造一個光明底明天底新社會！

爲了這，我不得不問一聲：

朋友！你有沒有清醒過？——假使你還有一點感覺的話，那麼你一定會意識到我們的時代是走入了怎樣的一個

地域，我們的社會是怎樣地套了一個黑暗的圈子。朋友，你有沒有感覺得你自己以及許多大眾都被束縛在一個「狹的籠」之中，不但如此啊！我親愛的朋友，我們非僅只是囚禁在「狹的籠」中而已，我們是已經被某一種惡魔牽引到死亡的路上去，這路上沒有明天，永遠沒有光明，但是有的只是毀滅，死亡……。

世界是轉入一個恐怖的时代了，在黑茫茫的黑夜裏，我們若再不掙脫束縛，若再不打碎「狹的籠」那麼我們眼前只有一條死亡的路！

高爾基在「鷹之歌」中唱道：

「啊！光榮的鷹！和敵人奮鬥你流血而死……但時候會來到，而你滴滴的熱血，將爆燃，像生活之黑暗中的火花，許多心將被點着而焚起求自由求光明的狂慾。爲勇者底瘋狂我們唱一首歌！」啊！多悲壯！多雄偉！朋友，我們要像「鷹」似地去爭奪光明和自由，我們將用熱血來創造「明天」！

我敬愛的朋友們！我們現在用不到再彷徨了，也用不到再像走江湖似的吶喊了，我們要的只有破壞舊的，創造新的，我們不要再遲疑，再等待，我們要「埋頭苦幹」，我們要「大胆細心」的去找我們的「生路」，創造一個新的明天，與新的世界。

## 我們這時代

秦

韜奮先生在「大眾生活」創刊號上的「發刊詞」中說：「……目前中國的現狀，因為『大眾』和『生活』簡直是在一天一天地脫離關係！在這種慘酷的現狀下面，徒而長吁短嘆，呼號着『民不聊生』的口頭禪是沒有用的；……」

不錯，目前我國的大眾漸漸地與生活隔遠了，我國的大眾都在喘着沉鬱的氣，踉蹌地向着死亡的深淵跌下去。

我們是生活在這「資本主義世界」的最末期中，一切戰爭，飢餓，剝削，吞噬，恐慌，壓迫，傾軋；……都像風暴似的捲向我們的大眾的身上來，大眾像塊城牆的基石，千鈞的重壓在他們背上，使他們不能透過一口平安穩穩的氣來。

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惡浪似地捲到我們的中國來，世界經濟市場像暴風雨來了似的發生大振撼，各帝國主義對外重新開始分割殖民地，加緊加重壓迫弱小民族，對內他們替後台老板行起法西斯主義的專制政策來。但是在帝國義自身的矛盾日趨尖銳化與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的拼命剝削的當兒，我們的世界上，便開始偉大的流血鬥爭，血腥與火藥的氣味，已經在整個地球上散佈開來。

我們的世界是矛盾的世界，是殘酷的世界，是悲慘壯烈的世界。我們曾經看見國際聯盟在日內瓦開軍縮和平的會議；但是我們也看見了意大利利用飛機大炮去轟炸阿比西尼亞的黑人；我們也看見過幾百萬幾千萬的失業工人和災

民飢餓而死；但是我們也看見過資本家爲了要使自己的貨價不致跌落而把大批豆麥，麵粉，牛奶；傾倒在海洋中；我們也看見過有的政府從積極鬥爭中去救國家救民族；但是我們也看見過有的政府居然無恥地欺騙民眾而出賣了國家與民族；我們也看見過帝國主義向着弱小民族說「提攜『合作』『親善』『睦邦』」；但是我們也看見過帝國主義用武力侵佔了弱小民族的土地；……總之我們是生在這個矛盾，殘酷，悲慘的世界上。好大的世界就被這班帝國主義糟塌得可惜，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在作祟呀！

我們這時代我們中華民族的「大眾」，沒有「生活」或是脫離「生活」，也就是因爲少數的「封建殘餘的遺物——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與「帝國主義卵翼下的買辦與準買辦階級」的剝削，而更厲害的是這些「勾結中國的封建殘餘，利用買辦準買辦階級，以吮吸中國大眾的脂膏的帝國主義」。我們要「生活」，我們要「生存」，那麼非與這些帝國主義拼一下命不可。

我們的世界是惡毒的世界，我們中華民族是多事多難的民族，世界各帝國主義已先後像餓狼似的奔向我們的土地上來，我們的大眾便是快到了淪亡的一天了。

然而，在這空氣緊張的場合裏，我們不能「因循姑息，苟且偷安，朋友！我們要認清我們的「這時代」！我們要反抗，要鬥爭，用積極的「抗與鬥爭來找我們的「生路」吧！



# 一篇演說的記錄

文漢  
民生

親愛的中華民國的同胞們：

兄弟這次奉命到這裏來視察，據兄弟視察的結果，兄弟覺得非常之滿意：是的，就是說印象很好，很好。哦，是的，不過，不過兄弟有點兒感想，現在兄弟就利用科學的方法把它分析開來與各位同胞談談：第一，據兄弟的意見，兄弟覺得各位同胞們的臉孔上有點，有點那個，就是不大快活的樣子，都是發黃光光的，或死沉沉的，或者呢？垂頭喪氣的。這個，據兄弟的意見，是不大好的，各位同胞，你們不應該是這樣的，哦，或許就是各位同胞吃的米不好麼？是的，據兄弟的意見，各位同胞最好是吃中國米，不要吃外國米，外國米太白了點，哦，各位同胞，你們都明白的，米皮上有層糠，這層糠，據兄弟個人十餘年來研究的結果，米皮糠裏含有維他命A B C D的，這個，這個各位同胞不懂的吧，A B C D，是的，A B C D是英文，兄弟個人研究了十餘年的工夫，嚇！「十年窗下」，A B C D，是的，總之，米皮糠裏含有維他命A B C D，維他命A B C D是含有營養分很豐富的。各位同胞，這個就是說，維他命A B C D是很吃補的，不是麼？各位同胞都知

道的，豬這種畜生就是吃米皮糠的，恰巧米皮糠裏含有維他命A B C D，所以豬吃了這種維他命A B C D就胖胖的了。各位同胞，你們家裏都養有豬這種畜生麼？哦，豬肉你們總是天天有吃的，這個，因為，不吃豬肉身體的脂肪就不發達了，總之，豬吃了這種米皮糠就胖了起來可見米皮糠是很吃補的。可是喲，各位同胞，該死的外國洋鬼子，把米皮糠都碾了去，把白米都送來賣給我們中國人，一點良心也沒有，所以，所以我們中華民國的同胞吃了這種白米，就都瘦了，臉孔黃了。是的，這是兄弟個人研究了十餘年的結果，不會錯的。所以，今天兄弟奉勸各位同胞，以後不要再吃外國米。哦，還有，吃了外國米，不吃中國米，就是不用國貨，就不愛國，不愛國，所以中國就衰弱了，所以中國時時刻刻被外國洋鬼子所欺侮。這個，各位同胞，你們都應該負責任的，總之，兄弟今天對各位同胞說，以後都吃中國米，吃了中國米，體格就會健壯起來，所以中國就會強了起來。哦，這是民生問題，孫中山先生就說過，民生問題最重要，民生問題不解決，民族民權問題就不能解決，是的，所以兄弟說這個吃米問題是很重

要的。這就是「唯生論」，「唯生論」，不懂得吧？是的，這是哲學問題，很高深的，兄弟也研究了十餘年，可是還沒有研究好，總之，「唯生論」一句話就可以說「民食爲天」，嚇，這是孟子說的，孟子是亞聖，亞聖也是聖人，難道聖人的話還不可靠麼？是的，「唯生論」很重要，假如各位同胞肚皮還沒有吃飽，還好做什麼事嗎？哦，這是哲學問題，各位同胞不懂的。以後還有機會的話，兄弟很願意再同各位同胞說一說。

現在，現在就說，垂頭喪氣，這也是最不好的。垂頭喪氣，就表示各位同胞沒有精神，沒有精神，就是懶惰！哼，懶惰不去做工，最不好的！不去做工，別人飯就拿來給你吃麼？現在有班人，真是該死的，兄弟勸各位同胞莫受他的騙，因爲，他們都說，資本案剝勞動者，所以勞動者就沒有飯吃，這，簡直是放屁。各位同胞想想看，資本案辦了許多工廠，叫各位同胞去做工，做了工，各位同胞才有飯吃，所以各位同胞都是資本案把你們養活的，你們還想偷懶麼？你們要偷懶，資本案就沒有飯給你們吃。你們替資本案做工，資本案給你們飯吃，這叫做「現錢交易，童叟無欺」。哦，這是硬對硬的，一點兒也不能隨便的！

哦，還有，還有各位同胞都不大勤力。就是說，不用功，不去讀書，據兄弟視察的結果，兄弟看各位同胞都站在街頭上閒着的多，並且一點兒精神也沒有，垂頭喪氣的。哦，各位同胞，你們想想看，這到底是在做什麼呵？整天站在街頭有什麼「名堂」呵？給別人看看吧。哦，可是依兄弟看來，都有點不大那個，一則臉孔也不……二則呢！服裝也不看好，黑黢黢的，不去洗一下，滿是破洞，也不去補一下，這個，真的，兄弟實在猜不透各位同胞的用意何在？可是，可是兄弟也有一條妙計，就是叫各位同胞不要站在街頭上，回家去用點功，這就是說，讀點兒書本子！嚇，兄弟就是「十年窗下」過了，讀書最好，各位同胞有聽過這麼說麼，「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是的，讀書最好，不過尤其最好，就是在「明窗淨几」之下讀書，最爽快，最適宜。這個，兄弟看各位同胞不大懂得吧？各位同胞都站在街頭上，房間裏也很少住，什麼「明窗」不「明窗」，「淨几」不「淨几」呢。所以，各位同胞最好回到房間裏去住一住看，將來是一定很有味道的，哦，各位同胞知道麼？京兆布衣知堂老人周作人先生，各位同胞知道麼？周先生是北京大學的教授，中國大文豪，文章做得挺漂亮的，據周先生對兄弟說，他的成功就是在「明窗淨几」

之下弄出來的，嚇，這是真的，兄弟曾經到周先生的「苦雨齋」，「苦茶庵」，「煨藥廬」裏去過，都很清緻，真是「明窗淨几」。那次，周先生一邊在吃苦茶，一邊在玩骨董，哦，玩骨董就是攷據，攷據就是救國，所以周先生就是個救國革命家，所以，各位同胞，兄弟奉勸各位同胞都用功，努力讀書，這就是救國，這個就是讀書不亡救國，救國不亡讀書。據兄弟研究的結果，中國國勢這樣的衰弱，時時被外國人欺侮，完全是各位同胞不肯讀書救國的緣故，現在，各位同胞要記牢兄弟的話喲，努力去讀書救國。

哦，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兄弟覺得各位同胞都不大那個，據兄弟視察的結果，兄弟覺得各位同胞都不大「新生活運動」。哦，「新生活運動」，各位同胞都知道的吧，可是，可是哦，各位同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說，各位同胞都沒有去實行！不是麼，各位同胞，這個不是兄弟說話亂說，兄弟是根據事實的，兄弟個人最喜歡講老實話的，各位同胞，老天爺在上，都明明白白的，各位同胞垂頭喪氣，衣衫襤褸的天整站在街頭，這個就是「新生活運動」。還有，也是兄弟親眼看見的，十餘個黃包車夫爲了爭坐客，都扭在那兒打成一團，嘴裏都十八代奶奶卅六代老太太的，這真成個什麼體統，這種人是最寡廉

鮮恥的，我們大中華民國的霉都給這種人倒了。各位同胞喲，你們都明白的，我們中華民族最大的德性就是心懷闊大，不較細少的。不是麼？東北四省給東洋鬼子拿去，宣統爺兒又坐了龍廷，我們中華民國都沒有與他計較！這個，各位同胞，中國地大得很呢，東北四省算得什麼？這叫作在九條黃牛身上抽了一條毛兒，嚇！微乎其微也。假如我們中華民國不高興給宣統爺兒再坐龙庭了呢？哦，這個中華民國可以與師討伐的！可是，各位同胞，與師討伐，要損害生靈的，這就有傷厚道了，有傷厚道，就是心懷不寬大，那麼，中華民國休矣。各位同胞，你們大概都會大吃一驚的罷，可是，兄弟請各位同胞慢點，兄弟能勾說出這樣的話來，兄弟是根據十餘年研究學問的結果。何以見得呢？譬如說，譬如舉個例說一說吧，一個人的心懷不寬大，那末胸部縮少了，呼吸不便，這個人還是個好人麼？不是麼，各位同胞，呼吸不便就是說死了，死了的人不會呼吸的，這個在生理衛生學上有說過的。各位同胞總可明白的吧！由個人推至國家，那末國家心懷不寬大，國家不就衰弱了麼？所以兄弟說中華民國的衰弱，各位同胞也應負一部分責任的。現在，現在兄弟奉勸各位同胞，兄弟十二萬分的熱烈希望着各位同胞的心懷都十二萬分的闊大

起來，不必爲細少的東西相爭，大家客客氣氣的，一齊團結起來。哦，外國人都說中國人像一盤散沙，就是說中國人沒有團結力，各人自爲各人的，現在大家都團結起來，不是一盤散沙了，中華民國不就可以強盛了起來嗎？

哦，現在兄弟還有一點意思：就是有一班人都害怕着我們中華民國會亡國的。其實，這都是邪說，這都是異端！我們大中華民國會亡國的麼？這無異於「杞人憂天」。哦，各位同胞不懂得吧，這個兄弟也很知道，「杞人憂天」

是個典故，典故，各位同胞沒有讀過書，大概是懂得吧？「杞人憂天」的典故，就是說，古代杞國有個人，恐怕天要倒下來，恐怕自家沒有地方可以藏身，這就是說，「杞人憂天」。各位同胞，你們想想看，天是會倒下來嗎？當然不會的，這個，各位同胞也會明白的，說中華民國會

亡的人也就是這個意思。各位同胞仔細細的想一想看，好的一個大中華民國，爲什麼就會要亡了呢？哦，據兄弟個人十餘年研究學問的結果，我們中國，印度，埃及，巴比倫等四個國家立國最早，到現在都有五千餘年了。嚇，

印度，埃及，巴比倫都早已亡國了，只有我們大中華民國巍然獨存：這不是老天爺獨厚於中華民國的麼？哦，這也根據科學的，這叫做「天演」，天演者，天意也。各位同胞

，天意既能厚於我大中華民國，我大中華民國還會亡國的麼？假使，假使天欲亡我大中華民國，何不同印度，埃及，巴比倫等一起亡了呢？卻偏偏剩到現在才亡，這不是很那個的麼？哦，這叫做「天機不可洩漏」。現在，兄弟又作進一步的分析，據兄弟分析的結果，那班說中華民國會亡國的人倒是想真的要亡中華民國呢。他們說中華民國會亡，他們提倡亡國！哦，這正是亡國奴，亡國奴是想要亡國的，因爲，不亡國，他亡國奴，還做得成什麼亡國奴麼？呵，各位同胞，「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這種想亡國的亡國奴一出來，中國就不太平了！所以，兄弟說，各位同胞不要存這種中國會亡的念頭，妖孽既去，中華民國就可以興盛矣。

現在，總之，總而言之，據兄弟研究的結果，假使，假使我們中國人，人人都用國貨，用功讀書，不懶惰，有禮有義有廉有恥，不要存中國會亡的念頭，那末，那末兄弟以爲，中華民國是會永存於世界上的！

哦，各位同胞，兄弟今天所講的，想就先止於此，兄弟很希望各位同胞能夠把兄弟今天所講的話回家去想一想，能夠實行去，那末，這就是我們中華民國之幸了。哦，對不起得很，完了。

# 連翠仔的爹也哭了

馬瑞蓁

在括冷風的冬夜裏，老屠灌醉了黃湯回來，在破竹籬門上死勁地用拳槌：

「噠——噠——」

「來呀！」里面一聲接應，然而老屠仍然沒聽見，還是垂下腦袋，昏迷地用勁槌着門：

「噠——噠——」

路燈挺沒勁，在冰冷冷的，凝固了似的空氣里打寒噤；夜風像隻負傷了的野獸，怒吼着：「噓~~~~噓~~~~噓~~~~」的竄過屋頂，樹梢。路上沒個人影，甚至於連一隻狗的影子都找不到，什麼東西都像死了一樣，除了這發怒的凶狠狠的朔風外。

阿屠嫂抖索着，噤的一聲擦亮了一根火柴，用抖動的手燃着了煤油照子，跨下床，拉開門門子，「呀」的一聲，大風已經替老屠推進了門。

「格末遲纔回來？」

「啗個姐姐的——啗個姐姐的……」

「又是灌了黃湯……又是……啊……又是灌黃湯……」

「啗個姐姐的——啗個姐姐的……」

那個儘是糊里糊塗地罵，他也不知道自己呢喃着說些什麼話，也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也不知道幹麼自己這樣夜半三更才轉回這個家。

阿屠嫂只是呷起嘴，綳緊腮巴，拍的一聲掩上門，可是一陣風捲過來鑽進籬笆，把那個煤油照子的火焰搖了幾搖，便突的滅了。

那個醉醺醺的傢伙又是照例地罵起來：

「啗你個姐姐的~~~~我啗你個姐……姐……的……」

冷呵！天地間除了噓噓的風聲以外還有什麼聲音在這遼闊的的宇宙間嘍！一切都是這樣的冰冷，這樣的死寂啊！這天地真是太沒一點兒生氣了。……後門隔岸的那株榕樹的葉子被風括得嘩喇喇的响，門前街上的電桿子上的電線被風括得發出「咿~~~~嗚~~~~嗚」的淒厲的慘聲來活像鬼叫。

在又黑又冷的夜氣里，噤的一聲，阿屠嫂已經劃亮了第二根火柴，燃起了亂滾着黑油煙的煤油照子。

老屠像死一樣的嘴里噤咕着，身子的上半段擱在板床上，一雙脚却還拖在泥地上。

穿着破爛的衫子的阿屠嫂，被冷氣迫的儘是抖，牙齒沒耐性兒地打起戰來。她用着憂鬱的眼向老屠一瞟，咬住牙齒死勁地咒一聲：

「死鬼！」

於是接着脫去了他那凝了霜的一雙破草鞋，腳脛與腳板滿是濺了泥漿，並且凍得又紅又腫，可是在這紅腫的皮上是楞着几根春蠶那麼粗的青筋。她脫去了這髒鞋，便從下頭一直望到上頭，她忽地發現了他的左手的臂膀上一塊紅腫的紫血痕，再順着向上看，便發現了他的左邊腮巴上也是腫漲了浮着鉄青的顏色。她猜不透這是什麼緣故。

「一定是灌醉了黃湯跌傷了……」她那麼推想起來；於是他記起了老屠近來的那股浪相，一點不正經，只是上館子，灌黃湯，爛醉着回家糊里糊塗地罵：「肉你個姐姐的」……

阿屠嫂想不透這些傷痕是怎樣來的……

阿屠嫂却想起了自家兒來，自家兒十五歲做了人家老婆，十七歲做了娘，現在近三十了，還要……還要……還要……

她不好意思想下去，她可想起日里的那種說不出苦楚的侮辱……她想起來，可是另外的一股念頭在隔斷了它再

往下展開，她只好捫住牙齒罵一句：

「剛千刀的……」

風還是一個勁兒在發狠地吹，好像它發了誓，定要世界吹了個顛倒似的。

冷的夜氣裏，突的撒起雪霰子來，哈哩嘩喇的打着瓦片發出雜亂的脆响。

房子裡的煤油照子重復吹滅了，阿屠嫂用力地拋上老屠的掛在床下的半截身子到床上去，自己也捲成一塊裹在破棉絮裏，床角頭捲得的像一隻熟蝦似的翠仔，在夢里都發出「嗒嗒」的牙齒打抖聲。

夜像一塊千斤大石似地沉入了冰坑，天地間更冷，更黑，更可怕了。

在老屠的雷吼的鼾聲裏，還時常發出一兩聲夢嚶來：「肉你個姐？的……我老子……我老子……給你欺……

我有老婆不會……不會……不會給自家暈……我倒……我倒給……我的老婆……老婆……漢子……我肉你個姐姐……我肉你個姐……」

三更時，阿屠嫂突的給抽噎的哭聲驚醒來，她以為是翠仔冷得或餓得難受的哭起來，於是她便在翠仔的身子推

几下，問：

「幹麼？翠仔，翠仔……你……幹麼……？」

可是那個被推的却只是一股勁兒像死屍樣的躺着醒不過來，她不禁奇怪起來，側過身，朝外一轉，噫！不是翠仔哭哇！是……唉……是翠仔的爹在哭哪！

「嗚嗚……嗚……」

「翠仔爹……幹麼？……你……你這是……這是什麼意思？……翠仔爹……你說……你幹麼？……你給我說……給我說……你你……你……呢？……呢……」

「嗚……嗚……」老屠是一股勁在哭泣起來，噯！出奇略！格鬥大的男人家倒會像女孩兒家似的，鼻涕眼淚的哭起來！

「呃……呃……翠仔爹……你幹麼嘞？……格鬥傷心……你們男人家幹麼……幹麼哭？……你說……翠仔爹……你說……你說把我聽……你說……」

「我……我……我悶得膩……我悶……我……」

「你……翠仔爹……你幹麼這樣傷心……我……唉……翠仔爹……我也悶……我也悶得難受……我……」

「翠仔媽……我對不起……翠仔媽，我娘白給我精做了個男人家……我……總是……總是覺得對不起……對不

起你……翠仔媽……我悶……我做人做不下去……我白精做了個男人家……我悶……我……」

「嗚？……」那個女的也哭起來，抽噎得很凶，冷氣同時在抽噎時，乘機鑽進了鼻孔嘴巴，但是他們感不到冷，忘記了冷，他們兩個感到一種比這冷氣還冷得難受的東西在他們的內心進攻……

他們兩個不用說話就會明白，他們在這哭泣中却憶想起往日來：過去的日子沒給過他們一點安慰快樂，過去的日子是一只燒得紅紅的烙印，噯的一聲烙在他倆的心頭，他們不會忘記，永遠不會，不會忘記今生所過的是些什麼日子。

眼淚水濕膩冷冰的滴在棉絮上，一貼着肉，更感到分外的透骨的冰。

北風還是一個樣兒的嘩喇？的吹。他們忘記了北風，但是記起前几天的事。

「翠仔媽……我……我該殺千刀……我沒臉孔再活在世上……我要尿布蒙面……我活不下去……活不下去……我……我……我……翠仔媽……我……我……」

「天爺爺作禍……天爺爺作禍……你……你……翠仔爹……你……你……不要說道短氣話……我們要……要……」

還要掙口把飯糊口，……我會排佈……翠仔爹……翠仔爹……用不着你……用不着你愁柴憂米……用不着……我……我會……翠仔爹……你聽我說……啊……啊……天爺爺沒眼……沒眼……時勢反了……反了……沒法……」

老屠的酒氣全消盡了，他的心像萬馬把尖鉞在狠命的戳，他那鐵石一樣的心，被生活壓軟了，他耐不住一種痛苦向他進攻，他耐不住。他的心裏又像蠕着千萬條虫，他的腦瓜子裏像裝滿了氣氣，他的身體四肢像鉛質灌了進去，他的眼睛裏放出火花，他的頭暈得打起圈子。他耐不住，他耐不住這種痛苦在作難他，攻擊他，刺傷他，他用手按住胸頭，可是心臟在那兒卜通卜通的跳得死凶，好像跳呀跳的要把整個的心跳出胸廓去……

突的，老屠輪起了眼珠子，一雙手抓住老屠嫂的胸襟，喘着氣，手抖，身體抖，連說話也儘是抖：

「翠仔媽……翠仔媽……我作了孽……作孽……我……我不能再吃這口飯……我不能吃……不忍吃這口飯……我恨我自家白做個大大男子漢……我連養老婆兒女的勁兒都不夠……我作了孽……作了孽……翠仔媽……翠仔媽……我害了你……你，我害了翠仔……我害了我的老娘媽……我不要再活下去……我活不下去……我的心絞得死痛……」

……翠仔媽……你……你救救我……救救我……我活不下去……我要你……要你……要你拿刀來殺死我……我願……我作了孽……我害了你啊……翠仔媽……翠仔媽……你救救我……救救我……用刀把我的喉管割斷了……任我死去……我活不了……活不了……」

老屠嫂嚙住淚，然而淚水儘是往眼眶外爬。她戰抖着手，發死勁地蒙住了老屠的咕嚕着的嘴……

外面的天空裏漲滿了凍雲，黑壓壓的像蒙上鐵板，沒顆兒閃眼的小星星，狂風沒一定方向地滾着捲過來，捲起了枯叶子，沙土，紙片，稻草稍在空中盤旋着，那麼暗灰色的像降着茫茫的濃霧，地面上的一屋一樹，只看出一些兒模糊的輪廓。——這天空那麼一股勁兒地漆黑着，活像那個暖和平的，碧藍藍的天空，絕不會再有了。

可是，老屠沒心眼兒顧到這些死一樣的寂寞底情景，她還是這麼個樣兒抽泣，他老是弄不開對自家的想頭，他現在像生了癱病，全身沒一點勁，一雙腳在破絮裹抖着抽搐，他還是鼻涕眼淚，一雙手撫着翠仔媽的瘦削的腮巴——他忽地感到他的老婆可愛起來：

「翠仔媽……我害得你……我害得你活受罪，不該……一萬個不該……我从前那個……太那個，使你……使……」





「媽——媽啲——媽啲——媽？啲……」

房子裏鬧得天翻地覆，滿是哭聲，尖叫聲，聲罵與拳腳擊肉聲。

打了個把鐘頭，翠仔爹覺得氣力都用完了，才在翠仔媽身上衣袋裏掏出幾個雙毫角子抓着便往外跑，他又把這几角用皮肉苦痛換來明天糶米的錢，用在灌熱辣辣的黃湯上去。

翠仔媽是一點知覺也沒有地暈了過去……

……

「翠仔媽……我害了你一世……你一世裡沒見過一天有熱烘烘的紅太陽，……你太苦了，我……我害了你一生一世……我糟蹋了你的身體……我倒還要靠你的身體換柴米來給我糊口……我活不下去……活不下去……」

他發死勁地抱緊了翠仔媽，她的淚在臉上縱橫東西地爬，她低泣着，她感到胸口很痛，——很痛，突的：

「嘎！」

她的胸頭一鬆，一塊鹹膩膩的東西湧出了口，接着——股腥氣味兒驅出鼻孔來，她抬起身子，冷風從空隙處鑽進來，她費勁地向床外一吐：

「咄——哦！血！」

可是她不說半句話，只是靜靜地合着眼醒在床上。老屠的嘮叨的咒咀話低了下去，他無力地只是流着淚，用冰冷的手摸着自已腮巴上給巡捕打腫了的傷處。

外面又是下起一陣激烈的雪霰子來，嗒哩嘩喇的跟着冷風嗚嗚的叫聲，形成了這寒冷的夜，更凜冽可怕了。

冬季的夜似乎挨得特別長，天空仍是黑壓壓的，寒風捲起了地上的沙土塵埃，在空中打盤旋，像茫茫的濃霧，這漆黑的世界看光景似乎就永遠黝黑下去，再不會見到溫暖的太陽，和柔軟的蔚藍的天空了。

一九三五，十一月二〇日夜十二時

## 好書介紹(五)

——長篇 創作 小說——

「家」	巴金著	開明	一元七角
「子夜」	茅盾著	開明	一元四角
「雪」	巴金著	內山書店代售	七角
「山雨」	王統照著	開明	一元

# 解開束縛咱們文學的枷鎖

茜文

前進的偉大的文學理論家經指示我們那些像黑鐵一樣堅硬的信條，文學是訓練羣衆的武器，認識現實的工具。文學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裏，雖同其他一切文化部門一樣會成爲某一個階級組織自己階級的思想，感情的利器。更明白點說，文學是某階級表現其意識的工具，在某階級支配着全社會的時候，文字是一個最好的教化的愚民的方式，在某兩個階級對立的時候，文學又是一個最有力量的鬥爭的手段。每一統治階級都創造自己的文學。歷史上曾經有過來東方和遠古的奴隸佔有文學，中世紀歐洲的封建文學，以及現在還支配着世界的資產階級文學，雖然這種沒落的畸形的文學光榮的寶座，跟着時代的轉變，整個兒動搖了。

文學作品是文學家和時代社會的合作，決不是單純地是文學家內心情緒的流露。在社會生活的基礎，在其一切政治底，宗教底，道德底，或藝術底表現之機構中，存在着經濟的條件與物質生活的重要因子。文學史上一個文學形式底發展，一個文學怒潮底造成，或一個大作家筆下所描寫出來的各時代人們的情感和思想，在它的背後，明顯

地展開某一時代的社會環境，人類的生活，以經濟構造。而這社會環境完全是直接由經濟形態決定的。而隨其各時代生產與生產關係底矛盾，連續地發展下來。

當某一文學思潮底產生內容和形式具體地表現時，往往是在一切舊社會組織開始崩潰，社會生活的新形態要誕生而開始掙扎的過度的時期。在這時代，舊的文學觀念和技術，必然會阻滯新文學內容和形式的發展，於是勇敢的文學戰士大胆地向舊的一切鬥爭，爭取文學的新生命，而懦弱的可憐虫軟化了，而投降到舊的氣圍中，而出賣了他的靈魂。在這時代，在這過渡的時代，一方面可以認識文學矛盾的崩壞的必然性，一方面可以把握住未來的前進的文學底偉大性。生活又把文學從矛盾和毀滅中救出來，給以新的生命。當經濟組織以及和它關聯的政治上法律上或藝術上的舊形式和舊內容失去其存在的時候，另一方面，便新形式和內容已逐漸地長成完備，而起來代替它的地位。

現在，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文學已完成了它的歷史的責任走上沒落的過程。高爾基在「論蘇俄的文學」中說，

「二十世紀，歐洲文學何以陷於創作的枯萎呢？其原因就在狂暴地累贅地主張藝術的自由，創作思想的放任，就在各方論言超階級的文學存在與發展的可能，文學的獨立於社會政策之外，此種言論實為最劣的政策，因為他無形中使許多文學家縮小了觀察現實的範圍，放棄了對現實作廣泛的各方面的研究，閉守「自己心靈的孤獨」，從事脫離現實生活，胡思亂想，無結果的「認識自己本身」……」

造成這種矛盾的破壞的文學局面，無疑的，是二十世紀社會組織開始崩壞的反映和表示。

認識了你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組織，你將不會投降到舊的文學觀中去作那可憐的繁榮的夢。所以每一個偉大的作家，每一個偉大的革命的作家，應該在現在文學混沌的形式

和內容之中，在極端的個人主義之中，在真現文學生命和小市民的假裝偽作的作品的錯雜中，人們已經可以窺見將來的進化，可認出新藝術的萌芽。

我們的文學解放出來，從重重束縛中解放出來，咱們向集團文學方面前進。

這文學，將美麗地開出紅艷的花，於是歌詠解放於那束縛的奴隸之喜歡悅和煩惱吧。那將是先示人類碎集的戰慄與得到悲情，高揚勞動之光輝的美吧，人類在那時，是進了作數千年來進化之到達點的新階級，文學和出活的結合，理想與物質間之完全的場合之階級的。

祝福吧，咱們的未來的偉大的文學！

## 一九二五年世界文人的生卒紀念

德國詩人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

一百三十年卒忌

英國詩人濟慈 (John Keats, 1795—1821.)

一百四十年生日

法國小說家雨果 (Victor-Marie Hugo, 1802—1885.)

五十年卒忌

丹麥童話家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 一百三十年生日

匈牙利小說家育珂摩耳 (1825—1904.)

一百十年生日

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 (Mark Twain, 1835—1910.)

一百十年生日

# 隨便談談

士心

記得當袁世凱做皇帝不成，急得死去之後，便有人歎息道：「他本是個聰敏能幹的人，只可惜不會讀歷史，不懂得歷史，才會鬧出這樣的活劇來。」我想，這也許是的。但再仔細加以研究，也還有不盡然的地方：就是袁世凱如果會經讀歷史，並且懂得歷史的，他是不是就不會鬧出這樣的活劇來了呢？我覺得這還有問題的。因為讀歷史是屬於理智的；做皇帝却是慾念的衝動，而慾念的衝動是屬於感情的。人每到慾念衝動得厲害時，理智往往會失去作用，所謂「利令智昏」者，就是這個道理。

譬如今年的盛倡「讀經」與「存文」的問題：有些提倡者，好多是從前新文化運動的健將，高唱「非孔」，主張把線裝書都拋到毛廁裏去的人。照他們從前的主張，都說是有歷史的根據，那末他們自然是熱讀歷史，懂得歷史的了。但何以現在忽然也提倡「讀經」，提倡「存文」起來了呢？這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從前他們都還是平民，沒有得勢，沒有地位，便以為經書古文只是貴族階級用來壓迫平民的工具，是他們的仇敵。現在呢，他們已經得了勢，有了地位，做了官，成了閥，已經不是平民，於是便覺得白

話有些不合他們的身份起來，而經書古文的確可貴了！不見劉邦嗎？他本是出身平民，當他還沒有做皇帝的時候，也恨經書，對於這些專門研究經書的儒者，便十分侮辱，有人帶了「儒冠」去看他的時候，他氣得把他們取作當尿壺撒尿，可是他一旦做皇帝之後，便覺得這些經書的可貴，儒者的可愛，要請儒者來替他定「朝儀」了。後來還親自到魯國孔廟裏用太牢來祭孔子。這都是一樣的道理。

又譬如從前他們還沒有老婆，或者還討不起小老婆，或者還找不到愛人的時候，他們也大唱過婦女解放，社交公開的高調，說女人是不該躲起來的。後來婦女有些解放了，社交有些公開了，而他們也有了老婆，有了如夫人，有了愛人了，於是使連忙覺悟道：「原來婦女是不能解放，社交是不能公開的！」他們對於在婦女解放運動的過程中所難免的種種錯誤，和在這個社會經濟組織之下逼得婦女們自然而然的走向黑暗的墮落的方向去的情形，不但毫無良心上的同情，真摯懇切的糾正，却反把這些不幸的現象來做攻擊她們，侮辱她們的根據！

嗚呼，「革命尙未成功」的時候，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土豪劣紳，「革命已經成功」(?)之後，便要禁止打倒帝國主義，禁止打倒土豪劣紳了！現在中國一切的現象，都是這樣的！

故鄉有個綽號叫個「老虎」的土豪，某年，革命軍將到故鄉來的時候，聽說要打倒土豪劣紳，他便老早的躲在樓上的一間密室裏，後來革命軍竟搜捕不着他。不久，革命成功了，一聲清黨，「老虎」便跳了出來，在大街上大

聲嚷道：「好了，好了！天亮了！」

是的，他們的天是亮了，可是我們呢，却被層層的黑幕包圍着了。所以衝破這層層包圍的黑幕，便是我們目前最急切的工作！我們不要「躲」，「躲」是躲不過的，愈躲愈黑暗的，只有挺身上前，才能衝破這層層包圍着我們的黑幕！武者小路先生說得好：「前途雖然是黑暗，但在無畏者的前面是有路走的」啊！

## 一九三五年內逝世的文壇巨子

昕夕

- 日本文壇者宿坪內逍遙 (1858—1935, 2, 26, )
- 巴爾幹的高爾基，依斯特拉諦 (Panait Istrati, 1935.4)
- 美國詩人羅萍生 (Edwin Arlington Robinson, 1869, 12, 26, -1935, 4, 6, )
- 中國新文化運動健將瞿秋白被槍決 (1935, 7, )
- 愛爾蘭大詩人 A. E. (原名 G. W. Bussell, 1867, 4, 10, -1935, 7, 17, )
- 日本通俗作家牧逸馬 (1935, 7, 29, 日逝世)
- 西班牙大劇作家惠格 (Lopede Vega Carpio, 1562, 1, 25 - 1935, 8, 27, )
- 法國反戰大文豪巴比塞 (Henri Barbusse, 874-1835, 8, 30, )
- 日本文藝評論家千葉龜雄 (1935, 11, 逝世。)

# 十三妹之類

鄭遜

讀小說的人，往往讀到大英雄出馬的一段的時候，心頭覺得格外開闊起來，除了「贊口不絕」「連連稱是」應有外，還不免拍掌擊足，總覺得不如此就好像對不起那個小說裏的大英雄一樣；而尤其是碰到了「救國女俠」出馬的時候，便覺得這樣的「女俠」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似的，有的還不免如「吉訶德先生」之類的雙膝跪下去，而祈禱着情願永永遠遠做這個女俠最忠實的隨從者；所以讀小說的人總格外愛讀樊梨花移山倒海，狄青與外國女子旗逢對敵，以及七劍十三俠裏的女英雄吐五色毫光等。

這種喜歡女英雄出馬的人也可謂女英雄的崇拜者，他們只覺得世界上最好的，最偉大的最有力量的，就只有這類女英雄了。這類女英雄普通都稱她為十三妹，十三妹是救國的女俠，是除暴安良的女俠，她可以躍馬長槍，她可以騰雲架霧，也能日行三千里，也能口吐紫色或綠色的飛劍出來。總之，十三妹是個文武完才，多才多藝的女俠，女俠大都能救國的，因為這個，假如還不能救國的話，學得這一副好好的本領做什麼？

十 三 妹 之 類

從「九一八」以後，國難日急，中國兵是世界上著名多

的，假如照這種讀小說的人說起來，大概可以當得起「雄兵百萬，猛將千員」了。可是——真是可惜得很，這裏不得不用「可是」了——雄兵猛將只知道自相殘殺，碰着中華民國同胞，威風是不可蓋世的，外國軍隊來了呢？領土可任其佔領，人民可任其慘殺，雄兵猛將却「棄甲曳兵」而走了，據說，這是東方精神文明，這是「禮義廉耻」，這是「敦睦邦交」——總之，「不抵抗」是好的，人民知識太淺薄，當然是「莫明其妙」了。可是——這裏還需要個「可是」——人民自己的利害相關，如工商業的衰落，農人的農村破產等，「其妙」雖「莫明」，却還要救自己的。於是議論紛紛了：書賈說，「讀書救國」，市僧說「跳舞救國」，巨商說，「經濟救國」等等，等等，甚至連吐痰不吐到痰盂裏去也就得着非「衛生救國」之罪名了。這個，我不能不說是好的，因為大家都是愛國呀。

愛國聲中喊得最吃緊的，就要算這類女英雄的崇拜者了。當然，只有女英雄才能救國的，譬如說，能移山倒海的樊梨花的師父廬山老母的廬山法，就比佛法強得多了，「佛法無疆」，廬山法更不是無疆的無疆麼？哼，樊梨花

又是她的徒弟，所以樊梨花成爲一個救國的女英雄了。不是麼？這個也有史實可查的，就且幫助唐太宗打定天下的薛家將的大媳婦是呀！

還有一層，更加使女英雄崇拜者得到一重信任的，就是中華民國的「英雄百萬，猛將千員」的無用！雄兵猛將棄甲，那末只好密斯舞劍了。嚇，男女平等，誰說女的不如男的！尊重女權起見，女英雄躍馬上陣了。不過，這並不是說，女英雄真的提槍躍馬去衝鋒陷陣，不過試個威風罷了。或許也就是所謂「美人計」罷？

「美人計」的效果大概也還算不差，王允用貂禪女俠就可以殺了董卓，可見「美人計」也還是很需要的。於是，一方面算是提高女權，一方面却是利用「美人計」試個威風給外人看看，中華民國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也不得不去利用一下的了。不是麼？南海美人魚在遠東運動會就大出

風頭，哼，外國人看了還要咋一咋舌，原來中國還有個女英雄！

的確，中國是可以自豪的，在列強獨占與瓜分聲中却出現了救國女俠，吉人自有天相，任那嫵的，什麼獨占或瓜分，美人計有效了！於是乎優待救國女俠的一番忠心：大官替她拉馬車，到名山勝水去觀觀光，要人替她開車兜兜風，這原是救國女俠應有得的一番禮物，何足多怪也！

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已在上海開過了，結果很完滿，有許多項是打破了遠運的記錄的，當然，「美人計」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了。嚇，中華民國也可以搖着大姆指：誰說中華民國人民是東方病夫？那個還敢欺負我中華民國的話，哼，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於是乎中華民國就躋於列強之林了，論功行賞，救國女俠第一把交椅！大呼三聲十三妹之類萬歲！

## 好書介紹(一)

- |       |         |      |         |      |
|-------|---------|------|---------|------|
| 「毀滅」  | 法兌耶夫著   | 魯迅譯  | 三閒書屋出版  | 一元二角 |
| 「鐵流」  | 綏拉非摩維支著 | 曹靖華譯 | 三閒書屋出版  | 一元四角 |
| 「死魂靈」 | 俄，果戈里著  | 魯迅譯  | 文化生活出版社 | 一元   |
| 「十月」  | 雅各武萊夫著  | 魯迅譯  | 神州國光社   | 六角   |

(以上四種上海生活書店均有代售)



# 上「社會」課的時候

馬百里

## ——教學的故事之一——

楔子

前年秋間，我曾任葡萄棚某小學教過一個月的書，這個做「先生」的經驗，算是從此開頭。但是在這短短的期間中，我得了不少的知識，認識了不少的衣衫襤褸的，口里整天掛着「搞奶媽」的窮孩子，使我更進一步地嗅出了他們本來的原野的氣息。我很體解他們，很接近他們，他們的每一個臉孔，常常在我的記憶中搖蕩着，使我永遠地記住了這一羣無邪的小靈魂。

.....

上課鐘敲過以後，我拿起課本便走上教台，教室里滿是嘈雜的吵鬧聲，我向他們一盯，接着說：

「別吵了，翻開『社會』第五課來。」

喧囂聲稍靜了一些，一教室的小腦袋都已翻開了書，盯住我看。

「小友朋，今天教第五課，我讀一句，你們跟一句，好嗎？」我怪溫柔地說。

「好的，好……」一陣鬧聲轟叫起來。

「好！」我轉了口氣。「那麼要靜一點啊！等下子先生還講故事給你們聽呢。」

「故事……故事好……好……」又是一陣吵鬧。

「可是」我有點忍不住氣了。「小朋友，你們要靜靜的讀完了書才能聽故事呀！要是這麼吵，我也不講故事了。」

這樣，才使他們勉強地壓下了喧鬧聲，我也便開始教課本了：

「自由。」

「自由……。」

「平等。」

「平等……。」

「博愛。」

「博愛……。」

我讀一句，他們也莫名其妙地跟一句，有的連眼睛都盯在窗外一隻紅蜻蜓身上。

機械地，我這樣反覆地讀了十來遍，老是在這六個字

上兜圈子，於是才停住了問：

「你們都會讀了嗎？」

「讀來……讀來了……先生」小嘴巴像燕雛似的都張開來叫。

「那麼好呵！你們真聰明。我來解說給你們聽啊！」

我說過話後，便解說起來，說個個人都是有「自由」，「平等」，「博愛」的，並且還說了怎樣叫做「自由」，「平等」，「博愛」，我覺得自己解釋得非常清楚，並且舉了許多例子，這樣我總以為這一羣小學生一定能領會這課書了，況且他們每一個腦袋都仰了起來，睜大了眼睛，裂開嘴巴，在很起勁地聽着。

「小朋友，你們都懂了嗎？」

「懂……懂……」又是一陣嘎嘎聲，可是在這喧嚷聲一過去的時候，只聽見一聲很微弱的聽音：

「先生……」。同時在教室的左邊角落里伸出一隻枯柴似的瘦手來，不住地搖擺着，我知道，這學生叫做王昌生。

「王昌生，你不懂嗎？站起來問吓！」

「先生……」王昌生胆怯似地站起來，用着憂鬱的眼光向我一望，灰白的臉孔却變得更蒼白了，活像一個石膏

浮彫。他一隻手不安地在捲着書角頭，一邊囁囁地說：

「先生，一切的人們都有自由平等……嗎？」

「是的，不錯，」我點點頭。

「……」他的喉頭像壓住了東西，說不出來，頓了頓，換口氣，才接下說：「那麼我的……爹……我的爹怎麼沒有自由呢？我的哥哥常常……常常給人家打。我的……我的媽媽……弟弟……我自己……我……」王昌生的話聲由顫抖漸漸地變成哭聲了。

教室里的學生們，胸膛上都像捫住一塊大石頭，連氣都不輕易一喘，眼巴巴地望着我。他們都是懂得的，都懂得王昌生家里的生活，懂得他們自己家里的怎樣過活。

「那你的爹媽，哥哥……做什麼的呢？」

「……」是一串的抽噎聲，他的臉孔更蒼白，乾癟的臉上露出了死一樣的可怕的表情。「我爹欠了債給那……那禽娘的……老板抓進……抓進牢里了……我哥哥今年十七歲……他在城里拉洋車……他常常給一些警察……踢屁股……我媽……我媽常常給顧六爺弄哭了……顧六爺——這王八……這惡鬼……他搯我媽的屁股……搯我媽的臉孔……還要……夜裏……還要……我媽常常哭着對我說

……我們是窮人，什麼都得忍耐些，將就些……我媽還時

常給顧六爺婆婆扭住打……罵：罵我媽妖精……罵我媽狐狸，……我和弟弟常常給……給人家亂踢……亂打，並且

……並且還罵我們雜種……啊啊啊……先生……我不懂：

……我不懂……我們的爹，媽，哥哥，弟弟……為什麼都沒有這些自由……平等博愛……我們為……為什麼這樣苦：

……這樣……給人家作害？……」王昌生哭得很傷心，他哭得很凶，瘦嶙嶙的身子在抽搐，眼淚滴濕了書上的「自由」

，「平等」，「博愛」，六個大字，我已經被他感動得太厲害了，我从教台上走到他的身邊，我沒有一句話，我懂得了

王昌生這孩子平日老是不說話的原因，老是孤獨獨的坐在

教室角落裏的原因。

勉強地，我開了口：

「孩子……我知道你……好孩子……不要哭吧，……下一課是「音樂」……我們來唱個歌散散心吧……」我連自己的話也變成硬咽了。

「……」王昌生沒有說話，只是搖了搖這蒼白的沒有血色的腦袋，一雙手纏攏着放在桌上，把頭伏了上去，仍舊是咽咽地哭泣着。

打了下課鐘我才慢吞吞地離開了教室，回到自己的房里，對着放在桌上的一本「社會」書出神。

### 介紹好書(二)

——創作小說——

- 「反攻」
- 「移行」
- 「蜜蜂」
- 「將軍」
- 「沉默」
- 「西柳集」
- 「八月的鄉村」
- 「南國之夜」
- 「父子之間」

張天翼著	張天翼著	張天翼著	吳組綽著	田軍著	艾蕪著	周文著
生活	良友	現代	生活	生活	容光	良友
五角五分	九角	八角五分	五角	五角	九角	五角

# 毛寶貴

百里

## ——教學的故事之二——

姐姐生了病，我湊巧又空着沒事，所以我便代替了姐姐，做起先生來。

時候是在初秋。天氣很好，田野里滿是稻苗子在刷刷地搖擺，風是那末可愛：儘情地撫着你的臉頰溫柔地過去，並且會給你帶來一兩陣你在城市里沒開過的「火坭」的氣息。

這學堂在一個離城很近的地方，所以一些鄉下人也都還染有都市氣息。我在這裏一共住了個多禮拜，所以漸漸地學生們與我親近了，可是這些學生都是憐得怪，綠色鼻涕老是在鼻孔外邊呼嚕呼嚕的拖出半寸來長，叫人看了要嘔心。

一天，天氣仍然是那末好，天空清得像片大平原，碧藍得像湖水，我因為沒功課，所以正閑着心在房間里坐着翻一二本新的雜誌，可是沒一會吳順福便紅着臉氣咻咻地跑來向我哭嚷着。

「幹麼啲！孩子！」我也霍地站起，拋開了手上的書，搖着他的身子問，「說啲！好學生是不准哭的」。

「……」他傷是抽噎着哭，在這抽氣聲中可以聽到他的喉管里塞着痰塊，在咕咕的作嚮。

「孩子，」我壓下了氣，怪溫柔地撫摩着他的頭說。「你有什麼事？出了什麼岔子了啲？老是哭幹麼用呢？我不是說過嗎？一個好學生是聽老師的話並且不多哭的……」

我絮絮地說着，像一位老太婆，我在這里已經學會了「忍氣」，因為對一羣小孩子若老是發皮氣定得會失敗的。

於是我耐住性子再三地溫和地問他。——他哭了個出氣後，才把一雙烏黑黑的，在眼皮上亂擦着的髒手拿下來，一雙眼睛已經哭得紅腫了，他向我一瞟，接着，帶了哭腔說：

「先生……先生……我媽……交付我……我的——兩只角子……兩只……糴米的……我……我放在書包里，不……不知給那個……那個偷走了……我回家……回家定得給爹媽打……準得沒夜飯吃……」吳順福好久才說完了這一批話，他哭得很傷心，他那乾癟瘦削的臉孔上的臉皮

很遲緩地一搖一抽着。他這幾句話，使我發生了憐苦心，我細心地摩着他的頭說：

「孩子，弗要哭吧！先生會把你這兩只角子找回來的，別哭吧！你先去好了。」

我說完了話，吳順福用着奇異的懷疑的眼光盯住我看，好像說：「這準會辦到麼？先生，你準會使我不給爹媽打準會有夜飯吃嗎？」可是他終究沒有向我發問，他是靜地拖着一雙破碎的布鞋走了，並且走幾步還不時地轉過這獼猴臉來向我看，這眼光是陰鬱的，像大人似的一種憂感的眼光呵！

爲着要查這件小偷案，所以我便出去吹了哨子，叫他們排起隊來，可是聲音嘈雜得震耳：

「啊哈……幹麼呀……」

「一定是開會……」

「操奶娘……下半年開死會？又不是禮拜六。」

「定是上體操……」

「一二……一二……」

聲音吵得像一羣麻雀叫，我用了十二分的威嚴才鎮壓了下去。

貴 寶 毛

隊排好了，我用了頂威武而嚴厲的臉色與眼光向他們

這一羣孩子的臉上一擦，他們也似乎有點發覺了，悄悄地說：

「別嚷，先生神色難看，我們定出了岔：。」

於是我開口問了：

「你們當中有誰偷了吳順福的兩只角子，豪爽點老實說出來，先生不罰他，不說，我先生也會搜出來的。」我氣憤憤地，我覺得他們太該死了，吳順福這樣窮的孩子還有誰偷他的東西，真太沒道理了。

「：：」學生們只是靜靜地，幾隻獼猴臉上的大眼睛輪起珠子向你一望向他一看地睜着轉，除了鼻孔里喉頭中的鼻涕啖塊呼嚕嚕咕咕的發出響聲外，沒有一句回答，這使我發了氣，一腳蹬在地上：喇！

「你們……你們……」我濺着唾沫叫，「你們若再不老實認了錯，我定得搜，若搜出來我一定罰他跪一點鐘。」

我氣得自己血管里的血好像要漲得噴出來一樣，我的心卜卜地跳得很凶，幾乎連氣，都很喘了，因爲這些孩子太不忠實，太不聽相了，我這樣着急了，他們倒還泰然的若無其事的一聲不響。

沒法子，這些王八糕子不識抬舉，所以我只好開始搜

查了，於是從頭輪流起，一個個的搜過來，他們都是很很窮的農家子，這學校也有點平民學校性質的，所以學生子的服裝都是襤褸不堪，當我把手觸到這種油漬了的衣袋中，心都有點發漲，慢慢地我輪到了毛寶貴的旁邊的時候，

只見他一隻醜醜的小手，笨拙地，但是慌張地向嘴里一按，又是連忙垂放下來，我到了他身邊，只見他的臉色十分鎮定，不慌不忙，任我在衣袋里搜索，可是袋里除一二枚爛洋釘與一粒白色滑石外，一无所有，但是我先前已覺察出了他的舉動可疑，所以搜過衣袋仍不算，還叫他把嘴張開來。

他只是捫住嘴巴不嚮，一雙呆笨的大眼死死地盯住我。

「你把嘴張開來呀！」我已有點動火了。

「……」他一動不動地仍舊用烏黑大眼珠盯住我。

「你不張開嘴來嗎？你……你……」

「……」

「你……」於是我便一隻手掌貼了過去：

劈！

我氣極了，手也發了抖。可是毛寶貴仍舊捫住嘴巴不開口，好像我的巴掌對他並不生効力似的。

我更發怒了，哼！這麼壞的孩子！

「劈！劈！劈……」我毫不留情地貼過幾個有力的巴掌，清脆的肉聲在悄靜的空氣中停滯了一會。其餘的學生都睜了眼珠望住我這麼下毒手。

「你還不吐出來嗎？」

「……」他沒有一點眼淚，只是臉頰上紅了一大塊，一雙手在拚命地撫摩着，眼睛睜得更大，盯住我，像恨得要吃了我才下氣似的，可是經我一翻巴掌領教以後，他似乎也有點硬不下去，聽了我這話才哇的一聲，把口里的東西吐出來：

「釘！」

一只亮閃閃的雙毫銀角子，在地上滾了一圈便被唾沫粘在地上了。

因此，這件小偷案算是明白發現了，我得意地對大家訓話了一頓，把這只雙毫銀角子交還給吳順福，便叫他們散學，而一隻手拉了毛寶貴的耳朵，把他跪在禮堂里。

毛寶貴仍舊沒有半滴眼淚，他只是笨拙而強硬地跪着，沒出一聲，也沒有反對。直到太陽偏了西，沒到山脚下去的時候，才叫他站起來，我罵了他一頓，叫他回家。

第二天，毛寶貴沒有來，於是我不放心地問了一個

與他住得很近的孩子。而得來的關於他的消息只是說：毛寶貴母親昨天夜里三點多鐘已經死了。

因為毛寶貴這孩子對我只有一個呆笨，倔強，會偷東西的壞孩子的不好印象，所以對於他母親的死，與他自己不來上課，我都沒有加上注意，直到姐姐病好了，她自己來担任功課時，我順便說到毛寶貴的事，她才煞有怪事的說起來：

她說毛寶貴這孩子家里怎樣窮，爹爹去年當土匪吃了衛生丸，只剩個媽媽，而她只能賺一點零錢買點「粗貨」當飯吃的，可是他媽是個病鬼，老是躺在床上呻吟不起，毛寶貴只有九歲，不能做生意賺子兒，所以爲了要使他媽活下去，使他自己活下去只好到處去偷點錢過活，而他偷錢並不只是這一次，已經偷了很多次了，並且在外邊也偷，常常給人扭住打個半死，可是始終沒人憐憫他，幫助他，如今：：：：

姐姐說了一大套，我的情緒却分外地緊張起來，我的

### 介紹好書(三)

——兒童讀物——

「鐵」

蘇聯，班台萊夫作

「紅蘿蔔鬚」

法，賴納著

魯迅譯

生活

四角

黎烈文譯

生活

七角五分

頭在打旋，心在狂跳，氣在急喘，我於是感到了大大的不安，我的心受了一個嚴重的自我的責備。

眼角邊掛下淚來，我悄悄地揩了去，我是爲着一個曾經給我狠毒地打過的孩子哭了。

我這時才感到了毛寶貴的環境，這環境造成他做這種行爲，他爲着他自己要活，爲着母親要活，不得不忍着痛楚，不流一滴眼淚去偷點東西來，使他這幼小的生命能夠再在上活一些時候。

如今，毛寶貴連惟一的媽媽也離他而去了，而他以後的生活將怎樣呢？他的生路在何處？啊！一個九歲的孩子哪！他在人世上是還是很短很短呢！

從那次以後，我的記憶里時常浮起一個衣衫襤褸的，皸裂的腳上套上一雙大人穿的橡皮套鞋的，臉孔灰白的九歲的孩子，他是嘗盡了人生的苦味，他從來不流一滴淚，而任人們酷毒地作害他，他只是是一句話也不說地，輪起眼睛盯着對方的人，當作一個報復。 十一，四，夜

# 制服

## ——教學故事之三——

百里

教育局里送來一個公函，拆開一看，知道是縣督學在  
下星期要來校視察了。

的確，我首先着了慌，忙扯了戴校長來問：

「縣督學來視察，學生子的服裝還是那門雞零狗碎  
的不像樣，並且……並且……該怎麼辦呢？」

他見我一股窘相，便咧開那張歪了的嘴巴笑，一隻  
手向頭上抓抓，像不關鳥事似的說：

「別酸相啦，打哈鳥緊啊！迫學生子做校服喲！過幾  
天不是全齊了嗎？」說過後，却又咧開嘴笑，笑得我真是  
不好意思了。

我沒有話說，總覺得做制服要向學生「迫」是沒道理的  
，然而校長先生既然這末說，我也只得「服從」了。

這天是星期一，早上要做紀念週，這個學堂是辦在尼  
庵堂裏的，所以「總理遺像」向佛堂中的玻璃櫥上一釘，掛  
上兩塊褪了色的「黨國旗」，就當作「總理紀念廳」了。

鈴一響，學生子像水冲螞蟻洞似地湧出來，很快，但  
是非常喧鬧地排了隊在這總理紀念廳中，首先是行了刻板

的儀式，其次就是校長報告了，講台桌是一張不十分堅固  
的舊茶几。校長先生拿出威武的身分來講話：

「……你們要知道呀……」嘴角邊是堆滿了唾沫星子，  
嘴一張便噴濺了出來，像一隻在乾地上的螃蟹在噴星，可  
是聲音十分宏亮，頭一擺一擺地說得很起勁，並且還把一  
雙眼珠像發怒了似的，向下面一睨一眦地注着看，看情  
景似乎用不到理由來使學生屈服，只用這一股凶相就夠，  
於是他便像吵架似地繼續着叫吼：

「……下星期縣裏的監學來了，你們的樣子還是那麼  
個賤相，不用說衣帽制服，你們就連鞋襪也不穿——有的  
還拖起家裏大人穿的蒲鞋來……這成什麼樣子喲！這……這  
……那麼個賤相是不行喲！……縣督學來你們都得要吃板子  
了……所以……所以……我校長定下來要你們做一套制服  
……制服……銅錢很便宜，連帽褲衣服也只有兩塊半……  
……兩塊半……你們準得要明天拿錢來……你們回家去  
向爸媽要……說學堂裏要做制服……你們……你們明天拿  
錢，準定，要兩塊半錢……兩塊半錢……不做不行……」



校長先生永不會忘記了錢似的再三說着。他直着喉管吼，叫得連頸類都泛得通紅。

紀念週以後，便接上去上課，我又十分耐性地向學生們報告一遍。

「校長先生的話都聽見了嗎？」

「聽見了……聽見了……」

「那麼你們明天要拿錢來——兩塊半錢，學堂裏替你們做一套制服……你們知道了嗎？下禮拜縣督學來了呢，你們這麼個鬼相是不行的哪……記住了嗎？……兩塊半錢吓！一套制服吓……」接着我又湊上一句，頂住他們問：

「都懂得嗎？」

「先生」，沙天彪等我的話一停下，便站起來問，他那隻重砂眼的眼睛是腫腫的，並且一眦一眦地淌着淚水。

「沙天彪，你問什麼？」

「先生」，他老練地頓了一頓，咳的一聲，嚥下了粘在喉管裏的痰，開口說：「先生，什麼是『制服』？」

天啊！這鄉下農家子連制服這個名辭都不懂呢，於是我只好耐心兒向他解釋了。最後我直截了當地說一句：

「制服就是學堂衣呀！就是體操衣呀！你們都明白了嗎？做學堂生當然要穿學堂衣才像樣呀！你們這種不像樣的碎爛襖子，衫子，褂子……學堂裏都不准穿了……制服就是學堂衣，懂得了嗎？……」

「制服……學堂衣……嘻嘻……制服……學堂衣……」學生們都像神奇似地咧開嘴巴唸起來。

「對啦！制服就是學堂衣……你們明天得向爸媽要，兩塊半——兩塊半……」

下課的時候，學生們還是圍在一塊唸着：

「制服……嘻嘻……學堂衣……嘻嘻……」好像這兩句話裏含有不少有趣的成分似的。

第二天早上——上課，我就問：

「你們的錢都帶來了嗎？」

「……」教台下的小頭顱却都靜悄悄地，睜大奇異的眼睛向那個一瞟向這個一看，看神色似乎都懷着恐怖與不安似的。

「喂！到底怎麼樣啊？你們的錢都帶來了嗎？」

「先生，沒有。」還是沙天彪老成一點，便站起來說。「怎麼？沒有？」我不禁生起氣來。「你們這些小鬼，

雜種……你們的耳朵給銅勺子鉤去了嗎？一個都沒懂得嗎？我昨天不是費了大半天來告訴你們向爸媽要錢嗎？該死……該死……你們這些小王八……」我氣得上氣接不住下氣來，眼前都迸起火星。

「先生……我……我……」施乾坤霍地站起，他是個發育得極不健全的孩子，頸頸只杯口那末大，頭小，臉色蒼白，頭髮却活像棕絲，手幹子與腳幹子却像根大節竹竿，說話的聲音活像小鴨子叫。

「呃……施乾坤，你說……」

「我……先生……我昨天問過爹了，爹說：做什麼狗屎的學堂衣，還不是學堂裏的先生想塞荷包，……你個奶奶的……家裏連炊都斷了好幾天了……還有……先生還有我爹給我個耳光，罵我不知飯是米煮……先生……家裏沒子兒做制——制……不……不……不，——學堂……學堂衣……」

「哼！」我冒了火。「怎麼？你爹這種人真要吃棍子嘗嘗味才行，他亂糟人……竟罵起先生來……哼……制服不做還是不行……不行……不行……」我連連搖起頭來，氣得沒辦法來出氣，我只得用拳頭向講台桌上一搥：

「噹！」

一羣小腦袋在下面接着一跳，我還感到不夠洩氣，便只好噙嘴咕咕地罵起施乾坤的老爹來。

「你們明天若再不向爹媽要錢來做制服，我是不准你們來讀書了，知道了嗎？你們這些小王八！」下課鐘響了的時候，我又是嚴厲地叮嚀一句。

再隔一天，——第三天——的早上，我還坐在房子裏改作文卷子，可是跑來了五六個學生，他們却愁苦了臉，胆怯地地向我瞟一眼，叫聲：「先生」，站在門外。

「進來喲！呆頭呆腦的幹麼呀！先生又不是會吃人的。」

他們規規地，不安地走了進來，吳烈在袋裏掏出了一大包紙包放在我的桌上。我接過去把牠解開來，可是一層紙又是一層紙的包得死緊，約莫總有七八層多，最後的紙包裏解開來才露出十幾隻銀角子。我抓起來一數，只有十九只。

「吳烈，錢不夠呀！只有一塊多呢？」

「我爹說：先生：我爹說，等着再過幾天，積點錢起來再交把先生……」吳烈用着囁囁不清的口音向我說。

「好，先收下吧。」我收了錢再轉過頭，看見還有幾

個孩子站在椅後面，於是便問：「你們的錢也都帶來了嗎？」

問過這一句話以後，把這些零碎錢繳到的，只有王茂昌，童福生和岳明三個人，他們也沒有整個的洋錢拿出來，都是銀角子與幾百銅子，因為他們家裏人都是做做小本生活或在村裏種菜種田的。

最後，他們四個已經交了錢的學生都走了，却只剩了陳根龍，他像個白癡，呆豬似地站在我椅背後，一動也不動，一句話也不說，老是把流到鼻孔外的鼻涕「吱」的一聲抽進鼻孔，可是不掙氣，鼻涕老是要和他開玩笑，還是調皮地溜出鼻孔向外看風景，於是陳根龍又是接着「吱」的一聲，把他趕進鼻孔，就是這樣，不到三秒鐘他就「吱」的一抽……的確，他一年到頭，就是那麼吱呀吱的吱着，常常用死神色的眼光呆呆地盯住人癡看，從不說一句話。

「陳根龍，你也來交制服費嗎？」我不耐煩地，並且十分好奇地轉過腦袋問。

「……」他只用眼睛睜得更大一點，鼻孔裏還是「吱」的一聲聲響，這眼光裏像充滿了疑問。

「陳根龍，」我放低了聲音，柔和地問：「你爹把錢

給你做學堂衣了嗎？交把先生哪，這麼個死樣子滯在那兒做啥事哩。」

「……」陳根龍把手放在後腦勺子的疤上抓幾下，一些白的粉便紛紛地掉下地來。他沒說話，只是搖搖腦袋，鼻孔裏「吱」呀「吱」的更弄得急促，兩條濃綠色的鼻涕向鼻孔外一蠕一蠕的，像條蜘蛛在爬，他的鼻子下端的嘴唇皮上，結上了一堆黑色鼻涕乾，活像希特勒的一堆鬍子。

不知道什麼緣故，這裏的學生都是那麼一個印版：呆頭笨腳，不會說話講笑，老是那麼死氣沉沉，陰氣深深的。

我等得不耐煩了，便旋轉身來搖着他的身子問：

「陳根龍，你這笨牛，說呀，默站在這裏幹麼？說呀！」

「……」起先，他還是用愁苦的脸與憂鬱的眼光向我一看，可是經我再三的催促，他也只得咕囁着說起來：

「先生……我明天不來……以後我不來讀書了……我媽說，讀書人不是我們窮人做的，我們窮人命裏注定沒福兒享這幸福事體，我們窮孩子，只有做個野孩子，斯文不來……講一句話，就是我們沒子兒的人沒有條好命……我們窮人只有撐錘子勳頭，挑坭挑糞……沒子兒的窮人只有把

褲帶勒緊一點餓肚子……讀不來書，做不來學堂生……媽  
媽說，家裏這年頭兒很灰氣，吃過中飯還要担心夜飯的米  
，……那裡來的這許多錢做學堂衣，……並且這幾天稻要  
割了，還要人拾穗守穀，耕田時田裏有很多很多泥鰱，要  
我去捉，也可賣些錢籼米，……媽還說爹這一脚運走不正  
，不是家裏人病就是田裏收成壞，今年收成也只收七成，  
算不定田東家若強要秤「全租」，爹還得背債坐牢……先生  
……我準明天不來了，……以後也不來了，我的學堂衣不  
做……不做……我……我……我明天不來讀書了……」

嘆了一口氣，望着他那缺少營養的乾癯身子走去不見了。  
早上上課的時候，我點了名，可是缺了七八個孩子，  
一個就是陳根龍，還有施乾坤，錢銀標，孟迪，應呈祥，  
潘美香……這幾個人。

從這一天起，我的心一直難過到現在，我覺得自己作  
作了孽，爲了要使學校的外表更齊整起見，而使幾個窮苦  
的孩子失了受教育機會，使他們這樣小小年紀就在這冷酷  
的社會上去搶飯來幫家。可是從這次以後我却深深地明白  
了世界上的孩子——以及大人們都是一樣——是不能的站  
在一根線上，就這件事說，我明白了讀書的只有少爺小姐  
讀得長，讀得好，有這一份福來享，而沒子兒的小廝三窮  
孩子便是沒有這一份福氣了。

他說完了話以後，我的心頭像鎮住一塊大石頭，壓得

的確，爲了這次做制服的事，我更明瞭了社會上的另

我透氣都不自然，我只是茫然地望着陳根龍赤着脚，身上  
套着一件反襟的大人衣服，衣服上綴上許多樣顏色的補釘  
，在袖口並且還貼着很厚的油垢與鼻涕乾。我只是茫然地

一面陰影  
三五，十一，十九日夜十二時。

### 感時

放眼中原荆棘多。男兒猶自夢中過。書生莫作秦庭泣。壯士長懷燕市歌。三國于  
戈爭膾土。六朝詩酒亂山河。煙塵遍地蠻胡宅。未滅匈奴喚奈何。

洪辛蘇未是草

# 話 事 業

王 平

教師告訴學生說：「用功呀，將來要創造一番事業

呢。」父親叮嚀兒子說：「努力呀，將來要創造一番事業

呢。」古人教訓今人說：「掙氣呀，要創造一番事業呢。

看看我們的。」而後人也企求着今人說：「父輩呀，你們

的事業才是我們的模範呢，少年人得依照着努力創造！」

於是，今人的心中，鑄成了渴求「創造事業」的「理想

」。

人們給「創造事業」的念頭包圍起來了，人們就生活

在這「念頭」中。

這是人類「光榮」的「理想」！

然而，你說挑水夫也有他的事業嗎？「世界」上已公認

挑水夫的「事業」就是挑水，也就是說挑水夫是沒有事業的

。挑水夫也有事業那才滑稽呢。依同理類推，那末做工的

，種田的……總之，一切「世界」上所認為「下流人等」，都

沒有事業的。假使這些「下流人等」也個個有他的事業，那

世界不要牠還好些，豈有此理！

「事業」，只存在於有錢有智識的「上流人」中間。「下

流人等」，無人不承認他們是有事業的。

「創造事業」，這「光榮的理想」，在每個有錢有智識的

「上流人」的心中強烈的鼓動，掀起了不可阻過的慾望：「

創造事業呀！」

在未踏進社會之前，準備是少不了的。於是拚命地讀

書——「交際大全」，「官途雜誌」，以及新名詞新術語的詞

典，「敲門磚」的學問，拚命地拍馬——局長，科長，校長

……亂拍一通，勉強地露頭，這都是些辛勤艱苦的預備工

作，當然，「創造事業」更纏住他們的心志。

漸漸地「知名」了，交際場也有了他的足跡，報紙上也

時有他的「玉照」，人們的口中也會無緣无故露出他的名字

。慢着，他正開始「創造事業」呢。事業再再而上，他的心

喜欣得猛跳起來。

每件事情都有着牠的目標呀，那末，「創造事業」的自

標是什麼呢？瞎子，不看到嗎，「許多人」不是做了大官積

起幾十萬幾百萬千萬錢來，人家都賀禧他「事業成功」嗎？

這是千真萬確的，也許可以說是「真理」，人「創造事業」是

要賺大錢享福啦。

並且，有了錢才可以使自己有「禮」有「義」，孟子子不

是說過：「衣食足而後知禮義」這句話嗎？有了錢還可以佈施窮人，「大善人」不是這麼做或嗎？你若說不，那末你一定是一個「不成器」的傢伙。

因為創造事業啦，創造的手段是要的。踏進社會來，第一個條件是：對上頭人客客氣氣的唯唯諾諾的，對下頭人可不得不拿出威風來，（拿出威風來，這真沒辦法啦，不得不如此）。以後呢，永遠的向上頭攢，碰壁碰牆的都莫管牠，而於下面的人羣要他們好好的建起給自己爬上去的階梯，以至「成功了事業」。於是加一恩於下面的人

### 好書介紹(四)

羣，使下面的人羣「信任」他，恭賀他為「仁人君子」，事業從此便完全的成功了。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惠天下；」不是很符合他們做人的態度嗎？古人猶說，當然無話可辯！

總之，事業，是向上攢，做大官，賺大錢；而所用的手段是：吹牛，拍馬，露頭角。但，這些事業，只存在於有錢的知識的上流人中，也只有這些有錢有智識的上流人才有這「事業」。

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學

柯伯年著

三角五分

南強

現代世界觀

李達譯

八角

崑崙

民族問題

李達著

四角

南強

社會主義講話

徐懋庸譯

八角五分

生活

現代社會科學講話

陳端志著

一元四角

生活

哲學講話

艾思奇著

六角

讀書生活社

社會哲學概論

趙一萍著

七角五分

生活

新經濟學大綱

沈志遠著

一元八角

生活

# 唯史論者的中國不亡論

鄭述

老明：真是對不起得很，請你耐一下心兒吧。我先解釋幾句我所應該要解釋的，就是，我請你不必介意我這樣直率的稱呼你，因為，我也有我自己的道理的。這個，你也明白的，你，我都是在中學裏的老同學，並且在那時還是最說得來的。我叫你老明，你叫我老黃，所以老明老黃就是代表我們的名稱了。後來我們雖不在一個大學里，而離別以來，也有五六年了，在這五六年中，我們也沒通過一封信，但是我還是很記念着你的，所以我現在仍用了這個稱呼，也完全是表示着我們還是很好的意思。老明，你明白了麼？假使，假使你不喜歡我這樣的叫你呢？唉，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不過，我很希望你能夠耐着一下子把我這封信給你的信看完了，那末，就隨你怎麼罷，我的願望也就算達到了。其實，我所以寫這封信給你，也完全是爲着愛惜你起見的。哦，老明，真是對不起得很，我又這樣的叫了你一聲，不過我也很希望我自己以後能把這個壞脾氣改變過來。老明，不瞞你說，我寫這封信給你，唯一的目的，是完全爲顧念着我們昔人的交情，這個，我在上面也已說過了，因爲，我覺得，一來你我是老同學，二來呢？你是個

很有希望的人，不過你的年紀輕了點。這個，我完全明白，年輕人的血氣總是很盛，往往不顧環境是怎麼樣就做事，亂做起來，這個我因爲是過來人，我比你多經歷了幾年世事，所以我很靈靈清清的，我从前也是與你一樣，當然，當然是行不通的，幸得我還能見風立刻轉舵，我現在能有這個總算還好的位置，就是全靠我的能適應環境的緣故。哦，現在請你恕我講一句話，我說你有點不大適應環境，這個道理我也實在猜不透，我看你的主張都是說物質比精神重要，環境對於人是很有着密切的關係的。可是，你現在倒有點對你自己的主張也不肯去實行，還說是真理叫別人相信你的話，這不這一個很大的矛盾麼？嚇，當局者迷，旁觀能清，我是靈靈清清的，我請你現在暫時不要說這樣的話吧，哦，你會說過「中華民國還是這樣自誤下去的話，中華民國這個招牌就會被摘下來，這並且是不久的事了。」老明，這個我不能不說你這種意見錯誤的，我說你的錯誤原來是有根據的，並不是空口說白話，這個我是根據我平生研究學問的結果而得來。老明，這個我看你也很明白，在中學裏的時候我就喜歡歷史的，並且從那時起

我也就下決心去研究歷史了。嚇，到現在也有十餘年了，「十年窗下」，我完全一條心去研究歷史的。老明，十年也不算少吧，不過，不過我還覺得不甚滿意，近年來，老明，你總知道的吧，我已創立了一種「唯史史觀」，完全用歷史的眼光去觀察歷史的，我覺得歷史是偉大的，歷史比其他一切部門都重要得多！老明，這是我造的話麼？我現在寫給你的這封信，就是闡明我的「唯史論」的最重要的最偉大的發現，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救國的最根本的辦法來，不是麼？老明，哦，下面就是我的「唯史論」的精華的一斑了。

老明，我說，我們中華民國比世界隨便那一個國家都偉大得多，這個，且要用着我的「唯史論」去解釋的了，世界立國最早的國家有四個，就是中國，埃及，巴比倫和印度，尤其是我們的中華民國的立國比其他三個國家更早一點兒，這個並不是隨便說說，而有文獻可攷的，並且也已得世界各國的承認了。嚇，中國是有五千餘年的歷史了，說起這五千餘年的歷史就可以怕人！我們「唯史論」的最尊重的就是歷史，歷史可一點兒也不欺人，中國是有五千餘年的歷史，這是多麼光榮的可驚異的一回事呵。據我們「唯史論」者的攷查，只有中華民國一國是世界上歷史

最遠長的。這可就不容易的了，五千餘年，真是長壽星，長壽星還說是會死亡的麼？這一點只有我們用「唯史史觀」的眼光才可以發現出來的。哦，老明，還有，中國埃及巴比倫印度世界四大古國，只有中國可以當得起長壽星的，印度埃及巴比倫不能被稱長壽星的，這個，也是用歷史去證明的呵；埃及已變為英國的保護國，巴比倫早已連這個名字也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去了，不過在歷史上是仍有過這一個國家的名字的，印度呢？英國直轄的殖民地。這三個與中國同時立國的國家都早已不是個獨立的國家了，不能獨立的國家就是亡了國了的，亡了國的還可說是長壽星麼？嚇，老明，這個道理是很明白的，要是你說，世界四大古國中為什麼只剩了中國不會亡國的呢？嚇，老明，這個問題可利害了，據我們「唯史論」者的研究，一則完全是歷史的關係，因為，中國有五千餘年的歷史，印度埃及巴比倫還沒有的緣故，二則呢？這個「唯史史觀」是不能盡可解釋的，因為，一半也是天意也，何以見得呢？這個道理可也很明白的，何以印度埃及巴比倫都亡了國而中國不亡呢？這不是老天爺獨對中國厚的麼？老天爺既有這個獨厚的意思，人力還可以挽回的麼？所以，老明，我說這一半就於天意的，假使你還不相信，你還是往下問，你說



，天然何不要亡中國呢？我說，這個就是天意，假如天意要亡中國，何不與印度埃及巴比倫一同亡了呢，却必要等到現在才去想亡了的麼？不過，這里還有個障礙的，這個障礙就是歷史，嚇，我們「唯史論」者總是說，隨便什麼都是有歷史的關係，尤其是，天下的興亡的大道理，假如不用歷史去解釋，就不會得出很好的結果來的，何以見得呢？就是因為中國也有五千餘年的歷史了，天意就忍心去摧折一個這樣的長壽星嗎？當然不會的。哦，老明，這是我們「唯史論」者證明中國不亡的第一個大發現。現在，再說第二個吧，中國的歷史既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那末中國的一切也都比世界各國偉大的了，偉大的就是好的，就個並不是我老黃胡說八道，我老黃還完全是根據於事實的，不是麼？歷史上不是明明的記載着我們中華民國的一切不是比世界其他各國所發明的來得早麼？發明的來得早不是說文化發達來得早麼？你看，紙，是我國蔡倫發明的，筆是我國蒙恬發明的，墨是我國邢夷發明的，嚇，文房四寶據史實就有三寶是我國首先發明的，推而言之，「硯」難道不也是我國發明的麼？你看，外國到現在還沒有「硯」看到，看都沒有看到，還說是他發明的麼？外國既沒有發明，還不是我們中華民國發明的麼？文房四寶條件都需要的，有紙有筆有墨沒有「硯」還好寫字的麼？所以，據我們唯史史觀者的研究，可斷定硯也是我們中華民國發明的，嚇，老明，現在可好了，文房四寶既全，文化不就是

發達了嗎，文化發達了我們中華民國不就是偉大了起來麼？哦，還有外國人天天說的科學，老明，這個真笑死我了，外國人都說他自己國家的科學發明，殊不知都是從我們中國偷了去的呢，我們中國古代看風水的羅盤，（嚇，羅盤還是黃帝發明的呢！）外國人就拿去說是地理學的始祖呢，方士的五行術，外國就拿去說是科學的基礎，煉丹術是外國化學的起源，這不說外國的科學也不過是繼中國科學之後麼？還有中國古書小說中，時時常講到的什麼孫悟空一筋斗十萬八千哩啦，什麼樊梨花移山倒海啦，什麼諸葛亮八陣圖中飛沙走石啦，什麼蓋蘇文一道五色毫光啦，什麼土行孫的土遁啦，什麼仙女女王弄騰雲駕霧啦，以及什麼哈啞將軍的一滿口的唾啦，等等，等等，總之，外國現在所有的，所謂科學不是從我們中國偷了去麼？哦，老明，要不是我老黃的「唯史史觀」的研究，誰能發現這些祕密的呢？這不是證明我們中國的偉大嗎？呵，我看你們一般青年的人都被外國的科學迷住了，老是說外國的科學比中國強得多，那里知道揭開了外面的漂亮的幌子，內面的東西還不是我們中國的國貨麼？老明，你現在已明白了麼？中華民國的偉大就在此，就據我們唯史論者研究的結果，中華民國是一百個不會亡的，老明，對不起得很，我很恐怕你不能再耐煩了，我的話也就少說點，假如你還有不明白的話，下次再與你談吧！

——老黃。

詩選

滿洲的兩個日本兵士

EMI

老祖母駝着她的背，

牽着小孫女兒的手。

「孩子啊！你要小心，

仔細日本鬼子下毒手。

啊！日本鬼子真兇，

動不動便打人。

打得你一個半活半死，

還要你賠他的理。

你看左隣王大爺，

到現在還不能站起。

你看右隣的小李，

手背上捆着布條只哭泣，

就因他們生了日本人的氣，

其實不都是日本人不講理？

好孫女啊！你要小心，

你不要出門，

仔細日本鬼子欺負你。」

老祖母疲倦了，轉身去找她的坐位，

小孫女一溜的望外面跑。

老祖母再轉過身來不見了小孫女兒，

嚇的只喊只叫。

老祖母喊了大半天，

才見孫女笑嘻嘻的來到跟前。

孫女兒口里含着糖一顆，

手里拿着一個大蘋果。

「你這從哪里來的？你說！

你這是什麼東西？你講！」

「這是一個日本伯伯給我的，這糖真好吃！」

他昨天也給了我一顆，他天天都給我。」

「唉唷！這還了得！」

你快給吐出！」

「……老祖母雙手發顫，咳嗽個不住，……」

「好毒的日本鬼子，

想把我的孫女兒毒死！」

老祖母扶着杖走出院子來，

瞧着兩個日本兵站在那里不動。

老祖母大發了脾氣，

罵日本鬼是無良心的種。

老祖母嚷的驚動了左舍右隣，

大家圍着那兩個日本兵，

大家指手畫脚的罵，

日本兵真是有理說不清，

幸喜來了一個說日本話的學生，

走到日本人面前問是什麼一會事。

一個日本兵慢慢的說明：

……一手指着另一個日本兵……

就活像老母這個孫女，

（我和他在鄉下是隣舍，我還可以證明。）

他看了你這個小孩，

又覺十分喜愛，十分傷心，

那一個日本兵點幾下頭，望了一望，

一隻手只揩着他口袋里的幾顆糖。

周圍的人散去了，

老祖母不生氣了，

小孫女兒口里的糖還沒有溶掉。

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了，

每天這兩個日本兵去了又來。

老祖母也不生氣了，

左隣右舍也不奇怪。

有一天又來了日本兵，

可不是一對，只是一個。

這是那年少父親的隣人，

他也給孫女兒吃糖果。

會說日本話的學生來了，

「爲什麼你的伙計不來了？」

日本兵還沒有說什麼話，

只見他的眼淚齊下。

「唉！他昨天在火線上打死了，

我和你再也不能見他了，

他再也不能見老婆婆的孫女孩，

他再也看不見他的可愛的小女子了。」

日本兵抱着孫女兒，

幾點眼淚滴在她的臉上。

六歲的孫女也哭了，

一聲「伯伯」喊的傷心。

中國學生開了口，

「爲什麼你要來打我們？」

爲什麼你們來佔滿洲？

你瞧，我們不都是一樣的人？」

「難道是我們自己願意？」

我們這都是不得已。

比方我們的隣人昨天已經打死，

知道我自己又能活多少日子？」

老祖母跪着她的背，

牽着小孫女兒的手，

一個日本兵慢？的轉去了，

一顆糖塞住孫女兒的一滿口。

# 兒時的回憶消逝了及其他

或雄

## 兒時的回憶消逝了

春風吹生了楓葉，  
青青的跳躍在枝上；  
秋風吹掉了楓葉，  
紅紅的貼身在地上。  
——兒時的回憶，  
僅這艱句稱上深澁。

春風雖仍無恙，  
我却從不稱羨。  
儘她怎樣蠱惑人的心，  
我要拒絕無親。  
甯聽那秋風豪爽的話語：  
快樂個什麼，  
悲哀個什麼，  
自然界終難逃滅無常。

在記憶的手冊里：

我曾珍重過愛情，  
也曾認真過友誼，

可是只要晝夜永遠交替，

悲哀，懺悔，……

終於爬上心頭，

每當這時候，

這時候我攢入思想的骨髓，

那人生絕望之杯底里，

常存有生命之新的萌芽，

不像楓葉之枯萎了，

終難免潰爛无膿。

如今正當秋之節令，

木葉皆將落淨，

我却脫下悲哀的外衣，

應時而新感情：

朋友呀！

愛人呀！

我們携着手兒吧，

衝上時代的前哨，

那里已迸出美麗的花朵。

兒時的回憶，

忽然消逝了，

任春風吹生了楓葉，

任秋風吹掉了楓葉。

我不再掩面哭泣，

我已決心衝上時代的前哨，

那裏自有愛情和友誼的歸宿，

永遠的歸宿。

## 無題

「起來呀起來……」

晨鷄終於啼了。」……

有人隨唱隨奔，

喜怒哀樂之情，

正如大雨傾盆。

可是羣豬昏睡，

不解趕路人的心分，

獨哼那頹廢的詩句：

「認真個什麼，

趕路的人呀，

黑白從來難分，

忠臣終被攢棄如糞。」

黎明了，黎明了！

趕路的人們邁步前進。

羣豬昏睡，

鞭打不醒。

祇有躡足而去。

太陽的金箭，

射穿牠們的眼珠。

「欺騙」「胆怯」就被哼成詩句：

「前進個什麼，

趕路的人呀，

太陽正如蛇蝎，

睡神終於被逐而遁。」

羣豬垂頭，……

趕路的人們不再回首。

太陽的金箭，

有如雲梯搭架。

高山峻嶺

閃眼而過……

趕路的人們相向而行

終於渡過艱險時辰。

東方不是天國是什麼？

羣豬昏睡，

鞭打不醒。……

## 秋之訪問

暗澹冷酷的空氣，

窒塞了我的呼吸；

滲白迷糊的景色，

鎖住了我的視線；

——是秋之節令了嗎？

我正憶起那荒蕪的大地，

那裏我曾居住過很久，

殘枝敗葉裏還留過名字。

在我心裏，

秋之芳跡久已消逝；

如今她登門訪問，

也許是疑我无情；

可是當這墾殖的節令，

我正要會她於那荒蕪的大地；

那裏她和我曾鏟草除根，

偷偷地播下過異教的種子。

我今巡視那荒蕪的大地：

異教的種子，

愈入愈見深沉，

有人想將她拖出，

拿火毀滅个干净；

我却願以死去擁護！

——喂朋友：

是不是我會忘情，  
像你所說的忘情！

如今你悄悄然來了，

可曾帶來過異教的種子！

那荒蕪的大地，

正需要她播下；

雖然有人在干涉，

我却不願膽怯，

仍然小心地墾殖……

朋友！假使你不染上市儉氣味，  
還有什麼好拒絕呢？

## 秋夜沉思

暗澹冷酷的空氣，

窒塞了人的呼吸；

滲白迷糊的景色，

鎖住了人的視線；

——是秋之節令了麼？

大地定將荒蕪如沙，  
天空任憑黃葉漫舞，

哦！真個淒涼滿目！

如今秋之節令，

應向曠野前行……

殘枝尙未抽芽，

敗葉如何成蔭，

鏟草除根，

無須顧戀……

假如春要來了，

就好播下五穀，

縱然不是豐收年頭，

貧民也要相當免禍。

淒涼滿目路上，

飢餓有如潮汐。

天上掉下死屍幾個，

衆心紛亂如麻。



有人宣傳墾荒生育，  
飢餓逐奔曠野……  
可是原有豐滿倉庫，  
全被豺狼劫去。

## 訴說外一章

訴說。

黑風吹過了黃昏，  
未完的工作，  
正需要繼續。

遠近的屋宇，  
點綴了明亮的燈光，  
談笑正當熱鬧。  
我却獨自依偎爐火摸索：

任鐵鎚敲破手指，  
任疲勞爬進眼珠，  
飢餓的年頭，  
怎由你休息不止！

雄鷄已啼了，

羣情怎不激憤如火：  
管他媽的，  
曠野荒蕪，  
豺狼應先驅逐……

南木

爐火在哭笑欲語……  
星光已逝了，  
空氣仍沉重如雨。  
入夢正深了，  
有人徧密語相擾：  
「起來吧，親愛的——  
飢餓的年頭，  
怎由你昏睡不醒？」

青春正當妙齡，  
白雪已飛上髮頂。  
生命還未結子，  
死亡已門外候等。

哦！命運爲甚要獨我播弄？

可是諸位同業兄弟，

都訴說一樣的苦痛：

日夜辛勤，

飢腸難忍……

難道時代真個僵死了：

銅鈿怎會完兩溶化，

沒有人再講賣買？……

城市往昔的繁華，

如今僅剩下堆棧中的骷髏。

所有歷史的記載：

人類从未如潮汐般「倒退」，

子子孫孫，

蒸蒸日上，

他們曾抓住太陽。

誰說一代不如一代？

飢餓的年頭，

人們不過像遭瘟的羣鷄，

救亡及時……

幸福仍然向上。

……………

## 暴風雨來了

當暴風雨來了，

黑暗遂將面目暴露，

世界像死屍般擁抱住泥土；

人的心塗滿了毀滅的恐怖，

各向各的夢裏逃避。

一羣奴隸，

却在暴風雨裏睜醒：

挺着鐵的胸膛，

抗着天宇的重壓。

哦！天宇那末昏黑陰沉……

善惡交響着戰鬥的音樂，

黑白斯混一團肉搏；

血淚飛遍了宇宙，奔流！

勝利誰也緊抱住於心頭。

可是判決終于厲行，

聽！暴風雨愈來愈凶！

惡魔引誘隊伍前衝，  
牧師唱着勝利歌曲，

——不是同個意志：

剿滅奴隸？

可是奴隸却愈戰愈勇，

拳頭想像爲鐵鎚，

直搗他們的心頭，

那知道他們的生命，

還比不上豆腐。

一個拳頭，

就夠粉碎他們的頭顱；

一個進攻，

就夠瓦解他們的陣容。

## 古 城 之 秋

淡藍天，幾朵白雲；

七月的雁子跨過了長空。

偶而，丟下了一串歌

一串生活的哀歌；

原野裏堆積着萬千心窩，  
那心窩迸出沉痛的喘息；

——糊塗是酒精，

我們中毒了！

縱然這是深長的懺悔，

他僅給未死的弟兄借鏡，

——喂，認清我們的敵人！

僅這句話竟使圍牆坍塌，

萬千弟兄掉轉槍頭，

覺悟我爬上時代的前途！

聽！暴風靜靜地過去！

.....

陳桂芳

留給了那無心的寒風，

風又篩下了雨，

雨似淚般地

潤溼了古城的秋天。

古城像一條着老的  
蟒蛇，蜿蜒地

臥倒在甌江的懷裏。

江水帶着黃金般的  
色彩，動蕩着古城裏

每顆古老的心。

這兒，

有着黑烟突的大輪，

大輪裏有海外歸來的旅丁，

他們携着故鄉特有的

土貨，帶着滿腔的

熱望到海外去經營；

但誰曾夢到

這年頭兒有點不同，

一朵希望落了個空，

像秋天雨後一剎那的彩虹。

人們瘦着臂膀

掙大了眼，驚歎這年頭

世界有點變了。

七月的古城

怒吼着嚴寒的悲風。

楓葉兒漲紅了臉孔

拚命地跑向上空。

一隻隻的餓鷹

丟下了重重的倦影。

幾隻懶黃狗

捲着尾巴在店前酣睡。

伙計們閒得不耐煩

找孩子們開心。

八十歲的老板鎖緊了眉頭

喝着人生的苦酒。

過去的繁榮添加了，今日的

蕭條，生意使他們空着

雙手光着眼睛。

生活簡直像蚯蚓

向地中鑽，愈鑽下去

愈不見了光明。

命運在給人們

下着嚴酷的警告：

「可憐的！」

你們且用自己的手  
捏住了自己赤熱的心，  
你們且用自己的牙齒

咬住了自己血紅的舌頭，  
你們姑且當自己是個已死的人，  
耐着苦，忍下去。

因為，因為，

還有更苦的更苦，  
在前面等着你呢？」

今年的秋天，

真是又走上了更壞的命運！  
一張一張不同階級的臉孔，

有着相同的悲痛。

戰神的翅膀撒下了恐怖  
的種子，人心在

濃厚的火藥氣中顫抖。

工廠的大烟突

吐不出一口有力的  
煤氣，幾萬個失業的

工人有着幾萬句苦話！

幾萬句苦話

痛在幾萬個心中。

他們的臉上怎麼

都掛着一個不可解的謎？

生活的担子壓得

他們要命，他們却照舊

負着生活的擔子前進；

更多的是從鄉間逃進了

這秋天的古城。

鄉間的秋天被土匪糟蹋，

但怎知

都市的秋天一樣的蕭條！

近城的古寺

吐出了絲絲悠揚的晨鐘，

活像二十世紀人生的喪鐘！

淡藍天下古城的秋天，

又來一隻孤雁丟下一聲「啊」！

——一九三五年秋天

# 遺作二首

菲珠

## 夜帆（斷篇之一）

桅檣上旋轉着

紅色的明燈

在今夜寂寞的月色下

寂寞的帆影遠了。

紅的明燈，紅的影

旅人正作着紅的輕夢。

地中海畔去年的葡萄藤

挨過了料峭的秋天

可還是一樣的凝綠？

在南國那蓊蓊的家園

可曾有當年的鳥的樂曲？

前途是渺茫茫的海，

前途是無涯涯的天，

海的戀情，在每朵浪

道染上了夢的記憶。

夜色是醉人的

天星像土耳其舞女的

眼睛，風像白雲的輕。

十月憔悴的黃花

在每派思維上留下東籬

的淒涼味，那憑檻眺望的嬌女

還有簾捲西風的韻事？

水流着，流着……

那自然的歌曲的迂迴

像一絃一柱思華年。

風似白雲的輕掠過白色的征帆

聽海鷗的鳴聲從遠方來，

展開輝煌的古代舊跡。

鯨人在船下低語，

悠長地，連綿地，

是那遼寬的神的風鈴吧？

無心去照拂婉孌的荇萍，

且冷然靜待落花去引  
起水面的離情。

我不管明天

風是怎麼樣的吹過來，

這夜的征帆將穿過

無雁的大海，飄向

那原野上白楊之林，

聽那永恆過客的聲音。

或向樸漠的鄉村，傾情

麥田落日的黃昏。

或邂逅一個賣紫丁香的，

給征人以古風的啼痕。

在曉風殘月楊柳堤畔，

還的珍珠的眼淚嗎？

夜帆是夢的家，

寂寞的枷鎖重壓着，

輕輕地推開窗子：

夜是濃的。

前程是渺茫茫的海，

前程是無涯涯的天。

旅人希望能聽到那清泉般的

歌聲，鮫人的夜曲。

但從窗外流入的

仍舊是沉重的寂寞。

作着朦朧的紅的輕夢，

紅的明燈，紅的影，

在今夜寂寞的月色下

紅色的明燈，旋轉

桅檣上，水流着，流着……

寂寞的帆影遠了，

旅人離家鄉的櫻花團更遠了。

### 虹（副篇之二）

在雨後晴明的天上

現出一橋燦爛的長虹。

這自燦的奇蹟，曾經

千年万年人們驚異的視疑。

孤心透將雲的輕逸

明亮的水珠是炫燁的。

原始人虔心地崇拜

這宇宙女神的衣帶。  
穿過浩瀚無邊的大海  
穿過阿非利加的大森林  
西伯利亞的平原  
南中國的橙花林，穿過  
那北極圈萬年的冰河  
駱駝隊過往的沙漠。  
虹將以偉大的神力，

## 舊作二章

### 撐渡船的

乾癟的臉永沒掛上個笑，  
一把年紀，還沒吃過一餐飽飯。  
冷落的渡頭太陽晒得火熱，  
自己的家終年浮生在水灘邊。

擎起笨重的竹竿向水中撐，  
石子的擠擦聲混和着肚子的餓叫。  
水風吹起了花白的鬍子，  
爲了要活，也就得死掙。

整天里也撈不了幾個大，  
把迷障的花眼釘住通村鎮的山腰，  
一生里不曾得個過粉紅的夢，  
挨着日子，過着孤獨的殘生。

在宇宙中散七色的光華。  
七色的光華迴旋着  
青空是神祕的故居  
虹是万年人們的節候夢。……  
編者附記：左詩二章係菲珠君之遺作。菲珠君努力於新詩之創作，頗書成績。今秋因受某種刺激，而病，而不起，竟至不幸夭逝，殊可感嘆。茲刊其遺作二章，以作紀念耳。

### 听夕

### 賣香粽子的

街燈拖長了瘦長的影，  
椰子的啞聲在夜風裏下沉，  
淒涼的夜，淒涼的心，  
望一望滿的鍋子，  
釘一眼緊閉着的黑門。

乾癟的喉嚨喊不出希望的花朵，  
抖的心，想起了家裏病看的母親，  
明天的藥，明天的飯，  
在今夜的秋風裏，  
吹滅了灰色的生活的燈。



# 論翻印古書

文漢生

近幾年來，翻印古書之風甚盛，算是「國學遺產的發掘」，爲文化工作而努力！這也是救國工作嘍，正是「救國不肯後人，成功豈必是我。」於是你影印四庫全書珍本，我仿宋印圖書集成；你印十五史，我印十六史。定價一百元，預約對折，只收五十元，算是減低讀者負擔，使「天下寒士」有興賞古書的機會！

印行的緣起是很堂皇的，先是說中國國家大，文學典籍極富有不得不翻印之勢。這種古色古香的近人的古文，也有多抄幾節以廣流傳的必要，看吧：「中國文學浩如烟海，即傳統的所認爲文學者，已有四庫之富，而又益之以近世文學觀念擴張，詞曲小說都已不再被視爲小道，於是中國文學典籍益夥矣」。「中國自昔以文學立國，以文章取士，故作者如林，載籍極博，諸子百家之書，九流三教之著，浩如烟海，充棟汗牛。」像這樣「浩如烟海」的古籍，以「有涯之生」去讀，怎能讀得完呢？所以不得不選幾部奇書珍本讀讀，可是，可惜得很，——這裏還是照樣的抄幾節——「天下名山多半被秀壘佔盡；天下奇書，多半被書賈坐擁。書賈，商之至好者也。將文人遺座——心血，絕

世奇文妙文，居奇埋沒，不許措大一窺，更不肯廣佈流傳，可勝浩嘆，苟作者白骨未朽，亦當切齒」。「中國文學典籍既極富，而學者所得而習之者，仍不過最常見之數十百種。蓋藏書家珍其秘笈，不顯示人，出版家輒好影印，定價既昂，貧士無力購致，以此之故，中國古文之研究與欣賞，遂成爲一部分特殊階級之特權，苦非達官貴人，教授學者，幾無染指之可能也。」夫天下之書亦多矣，而藏身於富貴之家，或浸蝕於庸人之手，其他如書賈之居奇，天災人禍之磨折，而奇書之流傳至難。「天下奇書珍本都被達官貴人書賈佔去，一般寒士是沒有眼福的了。可是，現在可好了，有英雄者流出矣，「嘗以寒士不能多談天下書爲恨」，「報昔日書賈居奇白眼之仇」，乃「鼓着勇氣，殺開一條血路」，「把一向被目爲私人的藏珍，現在來公之於大眾面前，供給大家來欣賞」，「使人人有購閱之良機」於是「以重金購取書賈善本珍本多種」，「精印斷句」「擇尤付梓」了。

這種爲天下一般寒士打算的主意，真可謂盡善盡美，並且還告訴人讀這種奇書珍本的法子，誠功德無量矣。你

看，「在明窗淨几之下時加批讀，古趣盎然」。「清夜讀奇書豈非人生之快事」。「明窗淨几」，「清茶一壺」讀「珍本奇書」，真天下第一快事，最好，我說，身邊再坐個西施之類的美人，因為既有才子則必有佳人也。

可是，我不得不叫聲可惜了，這種爲「天下寒士」的打算却落了空！「天下寒士」所寒的並不是沒有「珍本奇書」的欣賞，而是沒有飯吃，沒有衣穿呵！餓着肚子，抖着身體，就在「明窗淨几」之下「批讀」「珍本奇書」能夠使肚子飽起來，使身體不抖的麼？現在是個什麼時候呀？允許你有捧着「珍本奇書」的機會麼？允許你有「明窗淨几」的享受麼？難道天下寒士除了珍本奇書之外，就沒書可讀了嗎？天下寒士現在所需要的是否是這種古代的「珍本奇

## 好書介紹

- 世界經濟危機
- 大平洋問題十講
- 中國經濟現勢講話
- 世界經濟現勢講話
- 中國貨幣制度往那裏去
- 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
- 帝國主義鐵蹄下的阿比西尼亞
- 意阿戰爭與二次世界大戰

- 沈志遠著 八角五分 中華
- 世界知識社 四角 生活
- 張仲實等著 五角 申報館
- 孫懷仁等著 六角 申報館
- 章乃器等著 三角五分 新知
- 錢俊瑞等著 五角五分 新知
- 孫治方譯 三角五分 新知
- 陳仲逸等著 三角五分 新知

書」呢，或是一般普通的社會科學的常識？在「明窗淨几」之下讀「珍本奇書」，與賞之餘，肚子餓了，有人會端着飯給你吃的麼？「寒士」就會變成了富士的麼？國家也會跟着富強起來的麼？或是帝國主義侵略我們的時候，可以用「珍本奇書」去塞住他的砲口麼？——這一切的一切，「珍本奇書」是百分之一的不能解決的。

真是可惜得很，想教「天下寒士」的「寒」的英雄的丈八蛇矛却指錯了方向，落個空，連人帶馬都掉到泥潭裏去了。打開窗戶說句亮話：「爲文化工作而努力，」「使天下寒士有欣賞古書的機會，」却完全爲來爲去是爲着錢，驅去一大批預約款項，標點亂點，印刷亂印，「天下寒士」是大上其當了。

# 暑期漫憶

大生

清早起來，媽媽對我說：「阿芬哥哥今天娶親，要你接客，等一會兒，新娘就到了，你快去把臉洗了，到那邊去。」

「我是外行的吶！」我一口不答應。

「難道接客都不會嗎？只要作兩個揖，把客帶到客廳里去就好了！」

「哦！……」可是我沒有辦法，媽咬定了要我去的。

當我正不曉得怎樣辦的時候，一個役夫匆匆的跑進來，見了我，就大聲大氣地說：「先生，新娘快就要到了，請你快去接客吧。」

「我是外行的，你對我伯母說，叫她去請別人。」

「不，不要緊的；因為你是……什麼？……唔，唔……：……是一個畢業，畢業生，你一定要去才是！」拉着我就走。

我走到那人山人海，噪音喧天，炭氣沸騰的客廳里，阿芬的母親和我的姑母，看見我進來，身上穿的是這一套白色學生裝，就同聲發怒起來：「今天是娶親喜事，叫你接客，你為什麼穿着這樣一套全白的奇怪衣裳呢？難道連

網衫都沒有嗎？」

「哦！原來是這樣的，我却不知道。怎麼？……這是學生裝？……」

「不要說了！外面炮聲也響啦，嫁妝已到了，花轎大約在弄口了。」阿芬的母親，一面說着，一面手忙腳亂地拿一套新郎的衣服，丟在我的懷裏。

我穿了這套全新的龐大的衣服，心里感到很不舒服。可是環境如此，我終於穿了這套使人感到「空空如也」的衣服去接客了。

接着，在太陽正中的時候，就大排筵席。天氣雖然熱得要命，大家都還吃得津津有味。

突然，和我同桌的一個年紀很老的秀才，很有禮貌地問我：「你是在溫州什麼學堂讀書？」

「X中學，剛剛畢業。」

「聽說現在的學校，是男女同學的。你學堂里究竟怎樣？」

「也一樣的。」

「那末男女學生互相說話嗎？一同上課嗎？一塊兒吃

飯嗎？」他把眼睜得大大地，盯住我發奇地問。

「咳！是的。」

「呵！天下真是反了！」

「真的，天下真的反了！男女是應該『授受不親』的

啊！」又是另一個秀才，他像生了氣似地嘆口長氣。

這時候，全堂一點聲音都沒有，大家都注目到酒菜

上。

「你倒有點爽快呵！……當真，我來問你，女學生的

睡房，有沒有門門？有沒有發生過笑話？」一個二十多歲

的小商人，笑嘻嘻地跑過來，嘴對着我底耳朵，很低聲的

說。

「你的話都不對，我們都很規矩不過，自己願意的自

由戀愛是有的。」

「嘿！戀愛嗎？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是對的嗎！」又是一個秀才憤憤地說。

「的確，現在的天下真真反了，連皇帝都沒有了！所

以生出這樣奇形怪狀的事情。將來『真命天子』出來，我

們就好了。什麼戀愛啦！男女同學啦！都會消滅。古語云

：『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一些兒都不錯。」一個六十

多歲的拔貢在那里慢慢地安慰着大家。

「不錯，老先生的眼光真遠大，不久，我能去考秀才

了！哈哈！」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看去似乎是半耕半讀

的樣子，在那里眉開眼笑地。

我只靜靜地坐在桌邊，用筷子挾了大塊的肥肉向嘴裏

塞，乘此，我可以不用再與他們多囉囉了。

## 介紹好書(六)

「田園交響樂」

法，紀德著

麗 尼譯 文化生活社 三角

「十二把椅子」

蘇聯，伊理甫  
彼得洛夫合著

孟十還譯 生活預告

「二十六個與一個」

蘇聯，高爾基著

陳節等譯 生活 八角五分

「伊特勒共和國」

蘇聯，拉甫萊涅夫著

徐懋庸譯 生活 一元

# 黃昏的街道

潔心

太陽降下水平線以下去了，西邊的一角還遺留着金黃色的一片晚霞，天上反映着像火一樣紅的光彩。一羣羣的秋雁蠕動着像爬過一條蛇，漸漸地隱失在暮靄裏。

我立在一株綠陰叢叢的大樹下，手攀着樹幹，仰起頭望着天空，自然的一切整個地攝入了我的眼簾，我的心別別地跳着，我興奮極了；可是慢慢地我覺得腳有點酥痛了，手離了枝幹，坐了下來——坐在柔軟的青草地上，作一次長時間的休息，來恢復我整天的勞作的疲乏，明天又是禮拜天了，從前的禮拜日，早晨是有二個鐘頭休息的，藉此我可以讀點書，可是現在的明天却不同了，工廠還是照舊地上工，而且時間倒反加多，我的讀書時間被人家剝奪去了。呵！工人是沒有時間讀書的，血汗被人家吮吸去了時間也要被強佔麼？啊！我們到幾時才有讀書的工夫呢？

窮人的享樂只有一刹那，窮人的好光陰也是過得特別快。從綠葉的密縫中，我把視線投到天的西邊，金黃色彩隱在雲堆裏了。天色漸變成灰色，地球上的一切在我的視線中模糊不明，而漸漸地消逝了。

我離開了這寂靜的地方，而慢慢走向熱鬧的街道上去。××遊藝場的尖頂上閃爍着的幾顆電燈，紅綠的玻璃球反映出燦爛的光，射在行人的臉上，身上，地上，水門汀的馬路上；：大公司門口裝着一個無線電收音機，牠的美妙的歌聲是怪醉人的，是怪有魔力的引誘那些鄉下人，他們快樂得將整個心魂兒陶醉在這嬌豔的音樂裏，他們靜靜地把兩顆眼珠注視到這道從來未見過的奇物上，只聽得這東西不斷地發出嘈雜的聲音來，然而不懂牠的由來，他們彼此之間用着一種詭異的神奇的眼光凝視着，心裏不禁發出疑問，於是便推着身旁一個人問：「這真怪，上海的音調怎麼會傳到這兒呢？」一個大胖子便向他們解釋起來，很有見識似的說：「你以為怪麼？給你個見識吧！你們不知道這些怪事正多着呢，你若仔細用點工夫觀察就會知道世界上有些什麼怪事，除了這以外。」

「這些東西是什麼人造出來的？」  
「這需要你們自己的力量去追求，或去觀察，現在這樣短短的時間我不能對你說任何更多的話呵！」這胖子是滿口官腔，弄得他們摸不着頭腦。

「我們窮人一天做工做到晚，忙來忙去却連飯都吃不飽，那裏有啥工夫去死想這樣鳥東西。」

「這正需要從我們的『忙』中去追求才得有效，這力比什麼都大呢。」

他們互談着，我在街的一角聽着，只是感到無限的惆悵，一個將自身的經驗之『燈』來引導貧苦大眾是多麼寶貴呵！

這些人散了。大公司大商場的無線電正奏着凡啞鈴的前進曲、勝過一切嘈雜的聲音。我慢步走着，夜的世界的情景給人以無限的感觸！

黃包車夫牛馬似的死命地拖着一個個自認爲新時代女性的「摩登」女子，上西餐館，上大商店，上戲院去。饅頭店裏的蒸籠正開着，一團團熱氣儘向外消散，——怪香的氣味呢。十字街頭的小販張着喉喘叫：「買呀，大減價吶！」可是半晌沒個人影兒。街上，這個年頭真是冷靜得驚人，除了幾家頭等大商場的無線電機和大戲院四圍的明燈點綴着，行人也很少有看見，買貨的人是更少數了……

經過幾間大商店，業我又踽踽地繼續着走了一段路，而轉入一條比較冷靜的街道，眼前的一切漸漸地變爲黑漆漆的，令人可怕的景象，多數小店都關上了門，貼着什麼

「整理帳目，暫停營業」的大紅條子，我深深地了解這顯然是老板們沒法兒的一種計劃，他們還想用「暫」來掩蔽目前的不幸，他們還抱着莫大的希望盡力地想恢復這不景氣的壞現象。可是目前殘忍罪惡的社會，給他們一個失望的啓示，銀行錢莊盡是倒閉，商店工廠繼續着關門，失業的人數只是加多，呵！還想有希望的到來嗎？……不，悲觀是徒然的，希望仍然是有的，我們現在正需要這不景氣給我們無限的刺激，從刺激中得到一種「力」，將這力去創造我們理想的世界，合理的社會，等到我們那個理想的世界，合理的社會築成，一切的不景氣。都會自跑了，光明便立刻降臨了！

我悲哀着，我顫抖着，這一切刺痛了自家的心，走着，走着，我慢步地仍然繼續着用我這酥痛的足尖輕輕地橫過冷落的街道，而再轉向陰森森的黑暗的路上去，幾輛腳踏車從我的身旁迅速地馳去，在黑暗中消蝕不見了影兒……

黑暗的街市上沒有燈，沒有無線電，沒有歌聲，只有乞兒的呻吟和野狗的狂叫！多麼怕人呵！我還是沒命地掙扎着。遠遠的街道，从店門中透出一絲絲的光，我瞧見幾個罪犯脚上銬着鎖鍊，手上各拿着一細舊棉被，身上烏黑

的破棉花从衣的裂縫裏掛出來，兩個警察跟在後面，把他們帶着解送到第四監獄裏去。

一個罪犯口裏喃喃地：「犯了罪倒好呀？不犯罪倒沒飯吃，餓肚皮呢！」

「哼！到那裏去還不是吃黑米飯，誰不叫你你去求白米飯吃？」警察冷冷地說。

「這年顯兒沒給我們吃白米飯連黑米飯，都不讓我們嘗嘗！」

「牢子裏仍沒有給你們吃飽飯的，哼！你們倒想！」  
「我們想，哼！還不是那些王八官兒們弄得我們沒飯吃，沒工做！」

「不許多說！」  
罪犯們還是呢喃不休。他們走入了另一條路去。  
時已十點鐘了，夜班的工人已完了工，一個個戰抖着身子跑回家去，黃昏无情的冷風向每個窮苦的人們的身上刺着。

### 介紹好書(七)

#### ——語文讀物——

「中國話寫法拉丁化：理論，原則，方案，」	魯迅著	天馬	內山書店	二角五分
「門外文談」	魯迅著	天馬		二角
「拉丁化概論」	葉穎士著	天馬		二角
「拉丁化課本」	葉穎士編	天馬		二角
「拉丁化檢字」	應人編	天馬		二角
「手頭字概論」	郭挹清著	天馬		二角

# 悟

誼

晚霞的暮色籠罩着靜靜的院子，時候是快近黃昏了。

從自修室裏搬着沉重的書籍，挨着身子跨進她那凌亂的寢室，把書籍放在窗前的方桌上，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氣。

用嫩白的小手向鏡子理了理金黃色短捲的頭髮，清藍色的眼睛放出閃閃的神光，蘋果般的小臉上呈現出淡淡的微笑，彷彿已完成了一件重大事情似的感着快意。

隨手她拿了本「苦悶的象徵」來看，看不了幾行，又隨手拋在桌上了，她的腦海裏還留着宋宋興奮之花呢。

「幾日來的「開夜車」，總算在下午告了個結束。」躺在對面床上的麗蓮喃喃地說。她微笑的臉，下半披着黑的頭髮，在左頰上有一個淺淺的笑渦。

「還提那些幹麼？說說趣笑多有味。」

「說說趣笑也好。露茜，考試的時候，那一張張慘白的面孔，多麼可怕呵！」

「那情景的確怕死人的。」

麗蓮很想說幾句趣笑來解解悶，但是一種微妙的情緒却立刻把她送進回憶裏面去了。她記起甜蜜的童年生活，記起父母們親愛的慈祥神情——回家的時候，在小船上所

看到沿途破碎荒涼的農村，黃瘦得可憐流着鼻涕的孩子，被丈夫打罵的婦人……不堪設想的一切，一時都浮上她的腦幕。

當露茜看見麗蓮閉了眼睛的時候，以為她睡着了，便偷偷地下床蹣跚走到她的床邊，拉下一根頭髮，穿進她的鼻孔，一隻手捫住嘴巴吃吃地笑。

「阿嚏——好頑皮 我決不饒恕你……」她忽地感到往常吵嘴以後所有的那種冷氣，於是抹？

鼻子，咬住嘴唇，忍氣吞聲，惘然地就停止了。

她憧憬着渺茫的前途，無定的將來，又苦於不景氣的現狀，尤其自己是這新舊過渡時期中的女性——不幸的女性——她感到了心酸。屋子裏立刻充滿了不安的沉寂，她默默地審視着自己的手掌和粉紅色的指甲，反復地看着，做出醫生診斷着病人時的那種沈鬱的神氣。

露茜對了這嚴重而冷漠的態度，覺得十二分的無聊，

勾起了愁苦，就哇的一聲倒在床上哭了。

維詩聽見露茜的哭聲，忙跑進來，扭亮電燈，室內頓

時充滿了光輝，情景非常凌亂。她看見露茜在傷心地哭着



麗蓮是懶？地躺在床上，她牽起露茜的一隻小手向麗蓮望了一眼問道：

「剛才不是還好好地嗎？怎麼一下子就哭了呢！」

「哦……她不同我好了，橫豈明天要別了，大家撒手，算了吧！」

她抽咽地說着。她怨恨朋友的無情，她想起慈祥的母親，是多麼地和藹，她自信世界上最愛她的，只有她的母親，她覺得母愛真是神聖的。

「越來越孩子氣，說說趣笑也哭起來，女孩子實在弱得太可憐了。」

「我煩都煩死了，她偏偏要來使我難堪，我又沒打她，哭得這麼凶幹麼？好妹妹，算我對不起，別再哭了，給人聽見，怪難為情的。」

麗蓮有些不耐煩，苦笑着說。

露茜把手一拉，維詩就坐在她的身旁，她忍不住，在維詩的背後格格地笑了起來。她算佔了上風。

維詩望着她們倆人，想到明天的這個時候已不能在一起談話了。她不禁吐出沉着的聲調，誠懇地望着露茜和麗蓮道：

「你們以後到底預備怎樣？」

這時在窗外忽然飄起雨絲來，玻璃窗上掛着點點眼淚般的雨點。空氣靜寂而沉重，不時飄來一兩聲「甜蜜的夢回來吧！」，餘音絲絲縈纏了每人悲苦的心。麗蓮靜靜地低垂了視線，褶繞着一條粉紅色的綢手帕。露茜凝視維詩誠摯的面孔出神，幾乎每個人都怔住了。

「煩死人！」

麗蓮忍不住跳下床來，走到窗前，望着濛濛的細雨。

「煩什麼！？這只增加自己的苦痛，有什麼用！」

「這樣的環境，我簡直不能再活下去。」

麗蓮感到今日的她，已非昨日的她了，她希求偉大，但她又覺得自己渺小，她不禁苦澀地說了。

「困難的環境，正是必然的偉大到來的前夜！」

「困難的環境，會壓死人的。」露茜說。

「我們不能低首聽環境的支配，我們應拿出我們的志力來和環境作戰！」

「要是我們戰不勝環境的時候，又怎樣呢？」露茜問。

「就去自殺。」

新舊意識的力量，在進行激烈的鬥爭，麗蓮感到內心的重壓，十二分的苦痛。本來她是想升學的，但是在這經

濟鬧着大恐慌的年頭，又恐怕學費會發生問題。她想到回家去，那四周圍不景氣的現象，容易使人的志氣沉淪，也許會變成依賴別人的傀儡。她不得不求出路——找職業——

替社會服務——她又想到女子找職業的困難。她想到工廠裏去，求得合理的生活，她又想起了女工受人侮辱的待遇來……。她茫然地感到空虛，當她覺得自己絕望的時候，她就自然地想消滅了自己——自殺。

維詩知道麗蓮很痛苦，可是她總相信困難是沒有不可克服的；只要自己認清時代的動向，抓住現實的重心，來堅定自己的信念，拿出力量來幹！她說道：

「我們不應該逃避現實就算了結，這是弱者的表示！」

「是的，我們應該掙扎到死才好！」露茜也勇敢地說

了。  
「對啦，我們應該負起時代的使命，用現實的環境來創造出偉大的將來！」

這時室內的空氣已經換成活潑輕鬆了，歡笑聲與談笑聲從這間小小的房子裏流了出來。她們每人的心頭底沉鬱氣，像被風吹消了似的感到痛快。她們深深地悟到她們是少年人，有力量來向她們四圍的惡環境抗爭。

「維詩，露茜，我們用不到悲哀，用不到消沉，來吧，我們鼓着勇氣向光明偉大的路上衝去吧！」麗蓮竟用力地張着喉嚨叫出來。

### 推薦：

「婦女生活」和「婦女大眾」給有意前進的<sup>女</sup>子們！

「婦女生活」為沈茲九先生所編。沈先生曾在申報編過「婦女園地」，已博得許多人的讚許，不幸「婦女園地」於本年十月底為申報當局停刊，女子們失去了一份很好的精神上的食糧，沈先生現專力編輯「婦女生活」，該刊於第二卷起，歸生活書店發行，並大加革新，想比前所刊六期更完美，更適合於女子們的閱讀了，全年十四期，定價二元二角。

「婦女大眾」創刊號已有看到，這一個很前進的婦女大眾的讀物，可惜不能公開的讀到。

# 論宗教

鐵馬

數千年來人類社會的精神生活都被神通廣大不可思議的宗教支配着，到了現在，科學雖然有了相當的發達，可是宗教這個東西依舊逍遙於精神生活的活動場中，並且牠所起的作用，恐怕比一切的精神工具——道德，藝術，哲學都大吧。但是宗教觀念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牠的發展過程怎麼樣呢？牠是否能永久存在？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我們討論的。

原始時代的人底頭腦，都是很簡單的，他們不了解繁複的自然現象的因果關係，以為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支配，於是在他們的腦海裏幻想出許多神怪來，把這些神怪作為一切現象的創造者，指揮者。譬如日月雷雨等自然現象，在未受科學洗禮的原始人類看來，都是神祕偉大不可思議的東西，於是就想像出日神，月神，雷公，雨伯來作為這些不可思議的奇特現象底主宰，宗教的觀念便由此產生了。所以恩格斯（Engels……）說：

「宗教是從人類對於其本身及其周圍自然物之錯和原始的觀念產生出來的。」

宗教

既然一切的自然現象都是由神主宰的，於是對於神就

起了崇拜的心思，宗教的儀式就是應了這種崇敬之心的需要而形成的。

宗教也與社會中其他的上層築物（意識形態）一樣，是反映一定時代的社會經濟生活狀況與階級關係的。社會的經濟組織起了變遷，宗教也跟着而起變化所以宗教的發展與社會生產技術和交換的發展，是有直接的關係的——現在按着進化的程序略述如下。

(A) 原始社會的拜物教——前面已經說過，原始社會的人在勞動的過程中，所接觸的自然現象都不能解釋，只好在他們腦子裏虛造出許多超人的「神」。漁獵社會的前後，人類因與禽獸接觸的機會很多，又因為常受兇猛的禽獸的噬害，於是便把他們心目中認為最有權力的一種事物或是人或是動物，採來作為自己這一部落的旗幟，這便是宗教的最初形態。

(B) 民族社會的祖先，祖宗崇拜——民族社會的經濟組織以民族為單位，民族操着管理生產和分配生產的特權，同時又是智識經驗的傳授者，其最初的族長——祖先死了以後，即被宗奉為氏族神，以後子子孫孫都無條件的

對他加以崇敬。作他們有力的保護者；有些民族相信自己的最初祖先是與某種動物具着同一形狀的，自己本族的人都是由某種人形的動物繁衍出來的，他們既以此種動物作為自己一族的代名，於是把牠當作祖先的象徵，崇拜着，祭祀着，而絕對禁止殺害這種與祖先同形的動物，這種崇拜行為，謂之「圖騰制度」。現在澳洲，非洲，美洲有些野蠻民族，圖騰制度也很普遍。自家族組織發展後，以家庭為經濟組織的單位，代表民族的祖先，已不適應於個別的家庭經濟，因之家庭的祖宗遂成為當時崇拜的對象，但是各個家族仍是聯合在一個民族之內，所以他們對於祖先的崇敬心理並不因有了私人的祖宗而減少。

(C) 封建社會的等級教——自氏族社會發展到了極端，私有財產制形成，所以社會上發生兩大階級，就是擁有土地的地主階級和隸屬於地主的農奴階級，封建制度遂應運而生。封建制度形成之後，社會內的階級結構更較複雜，有所謂君主，諸侯，貴族，儒牧，農奴，賤民，奴隸等。於是與現實世界對立的想像世界——神的世界有所謂半神，神，較高的神，最高的神，其他諸神亦須受最高的神的支配，如現實世界的公侯伯子男須受國王的支配一樣。不但如此，現實世界有政府，軍警，監獄，審判，等分化

，幽冥世界分出什麼天堂地獄的政府來；生前作善的，死後可得升入天堂，作惡的沉淪地獄，這就是所謂因果報應完全是統治階級要想鞏固自己的統治而想出的一種愚民政策，在「富人死後可拿錢贖生前的罪孽，」的事實裏可以看見他們以鬼計。此外封建時代還有一個特殊的僧侶階級以掌理宗教上的一切事務，宗教上所應用的一切供物都從民衆生產物中抽取「什一稅」。這時宗教本身已成為榨取民血的一種手段了。

(D) 商業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神教——自交換經濟發展後，中產階級抬頭，社會經濟結構已向商業資本主義推移。市場的法則轉變了人們的宗教思想，他們對於封建的神的信仰開始動搖了。商人與手工業者完全在市場法則支配之下，他們今天是富人明天或許變為窮光蛋，這完全是市場法則的作祟，但他們却以為是什麼超人的力量決定的，於是就把理想的決定市場法則的超人力量定為「命運」。所以命運就成了商業資本社會的一神教。在歐洲，基督教是最普遍的宗教，在東方有佛教和回教。這是無疑的在商業資本主義下的歐洲社會，一切東西都是資本化了的，這反映在宗教上有教會公開地出賣「赦罪符」。宗教改革運動也就應運而生地成了那時代的產物。

(E)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宗教——商業資本社會發展到了極高度，工場手工業已變為大機器工業了，就是商業資本社會進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那時的資本家對於自然現象漸能理清他的因果關係，知道自然界無所謂神祕，却不知道利用科學方法去找尋社會現象的因果關係。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是无政府狀態，結果流于生產過剩的病態，「經濟恐慌」的狂瀾包圍着資本家，他們在這無法迴避，無法預防的窘境中，神的觀念又復活了過來。他們在「三位一體」的神面前祈禱，求神保佑市場景氣，同時又以什麼「未來的報應」和「天國的幸福」來安慰勞動者。使他們可以安心平服地永遠做着資本家的奴隸。又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關係是「自由競爭」反映到宗教上高掛着「信教自由」的招牌。

從上述宗教發展的情形看來：第一，宗教是人的觀念的反映，「神」是「人」的腦子裏虛構出來的。第二，宗教的形式和內容並不是固定的，他是跟着生產關係的轉變而轉變。第三，宗教的變遷是以社會階級為背景的。第四，除了原始社會與氏族社會以外，宗教都是特殊階級的御用品。——他是治者階級殺人不眨眼的唯一法寶，被麻醉的人簡直不能有自己的意志去為他自己創造美善的生活。

總之，宗教是精神上的枷鎖，是「民衆的鴉片。」在他形成以後就給人類的思想和感情發大了極大的權威。一

到階級社會成立後，統治階級也就利用這種宗教的權威以穩固自己的統治。因為宗教總是教被治者敬畏神靈，忍受現世的痛苦，祈求來世的福氣，這樣一來，大眾的反抗情緒都統一於「來世享福」的信念中，統治階級便可高枕無憂了。這是何等有用的麻醉藥！

將來的人類社會，是否還有宗教存在呢？

第一，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上看，一切的制度，如政治，道德，法律，婚姻以及其他制度不過是某時間某一特定的經濟組織下出現的東西。我們都知道這些制度是跟着經濟組織的動搖而走到沒落的路上去的，宗教也不能例外。

其次，宗教得繼續發展下去的主因，是由於人類對宇宙之謎和人世之謎的不易得到解決的緣故。至於將來的社會，科學先生解決了人類對於宇宙和社會的一切懷疑，人都可以一致的從科學中認識了宇宙和社會的一切，知道了在物質現象中，不會有靈魂這個東西單獨的存在，在天下也不會有什麼「神」的存在。到那時候科學根本就結束了宗教。「神的世界」一經消滅，人類就成為自己社會關係的主人，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了自己的主人——自由了！而人類真正的歷史也就從此開幕了。

我們應得認清這時代的歷史意義，我們應該在歷史的必然歷程上推動這時代巨輪，今日已不是宗教存在的日子了，當他的毒刺尚未完全拔去人們的神經的時候，我們應該用一分力量來促其實現。

# 科學小品

## 蜘蛛

李毓鏞

在夏天或秋天的傍晚，我們一定可以看到有許多的蜘蛛在忙着它們的工作。

有許多人以為蜘蛛是一種極有毒的東西，恐怕它會把小孩子的小手咬傷，所以當他們發見一隻蜘蛛的時候，總喜歡立刻把它活活的踏死；其實，它們的毒刺，很不易穿進我們的皮膚。培爾考和亞克勞爾曾讓自己給蜘蛛咬，從來沒有把他們咬傷，最大也不過一點小腫，比蚊子叮後的還要小。

蜘蛛的網，結起來雖然很討厭；有時我們清早起來，臉孔都被蜘蛛粘着了，好容易才把它洗了下來。但是，它對於我們却是非常的有益；它捉蟲的本領很高，捉蟲的方法也很巧妙。

有時候，它坐在樹葉的背後休息。那裏是一條絲和網相通的。那些倒霉的蚊子和蒼蠅，飛到它的網裏的時候，那絲便震動起來，蜘蛛也立刻趕到了。抓住了牠的身

體，輕輕的一刺，就把牠刺得麻木了；牠便把牠的血液吸完，然後將牠的空殼拋掉。尤其是早上或傍晚，時常有許多昆蟲觸到牠的網裏去的，牠就把牠們每個造了一個繭子，掛在網裏，等到飢餓了才吃。假使粘在網裏的是個蜜蜂，那就討厭了：牠慌張地抽出一根絲，向蜜蜂的身上拋去，繼續着兩根，三根，四根……這樣地做了多次，才把蜜蜂包在一個絲袋裡去了。這時候，那蜜蜂在袋裏用力地掙扎，發出「吱吱吱」的聲音。牠於是慢慢地地爬過去，用力的一刺，那蜜蜂是麻木了。才去吸了牠的血液，同樣的把空殼丟了去。但往往也有自己割斷了網把牠放掉的。在割斷的地方，不久牠又把牠修補起來，補得像原來的一樣。

蜘蛛的性情，很是殘忍，在生物界裏像牠這條小而且比他更殘忍些的，也就很少見的。它們雌雄是離居的，但雄的常結網於雌的旁邊。在交尾期的時候，雄的在雌的面

前面舞蹈跳躍，等到雌的漸漸注意到牠的舞蹈了，便乘機跳躍過去，與之交尾。交尾以後，立刻要逃開，否則，牠的一條小性命，也就要送到雌蜘蛛的肚子裏去了。

蜘蛛的絲是牠的腹內放出來的。牠的腹內有許多裝着膠質狀液體的腺體，那些腺體裏放出來的膠質，見了空氣就凝成細絲。

牠的腹部末端有六個瘤狀突起的紡績器，每個紡績器裏又有一千多個小孔，每個小孔裏放出一條細絲，由這一千多根細絲併起來成爲一條較粗的絲，然後，六條這樣的絲才合成一條蜘蛛網用的蛛絲。從前有人計算過，從每個小孔裏放出來的絲，只有我們頭髮的四百萬分之一粗，一千個細孔所合成的絲才有針尖一般大，那孔的細小也可想而知了。至於牠的絲，比同樣粗的鋼絲還要牢固幾倍。

因爲牠的絲很是牢固，所以有人以爲把牠用來代替蠶絲一定也可以，於是有人把許多蜘蛛放在一處，可是後來牠們互相殘殺，吃了只騰幾個，那人的計劃也就失敗了。

## 蚯蚓

達爾文在他的著作裏會說：「全世界地面的土壤都已經過蚯蚓的消化管的。」有一次，他用白堊土蓋在有蚯蚓

蜘蛛的眼是八隻單眼集合而成的集眼，但是牠的視力却很弱；只能看到牠面前若干寸距離的地方罷了。牠的觸覺却很靈敏，只要網絲一經牽動，牠便知道了什麼東西已經粘在牠的網裏了。在早上或傍晚的時候，牠常常離開牠的窩，一動也不動的躲在網的中心；牠的八隻腳又着，好像已經死了一般。那時若有什麼昆蟲陷在牠的網裡，牠便立刻跑出來，吃了一頓以後，又回到網的中心去，假使你用手指去觸動牠的網，牠立刻知道了，忽然站起身來，很快地爬到上面躲藏起來了。

牠的腿上有生着利齒，而好像木梳一樣的小爪。牠要從高處掛到地面的時候，便用爪去抽那絲出來，牠便從高處掛下來了。若是要仍舊抽上去時，便用兩腿把絲摺成一束，第二次要放下時，只須把絲束一點點放開來便得了。——有一種叫做游蜘蛛的，牠便利用牠的絲，乘風飄到各處去旅行的。

## 李毓鏞

生着的泥土的地面上；經過了許多年以後，那些白堊土早已被帶到很深的地下去了。——可見這種小蠕蟲的工作是

怎樣的偉大了。

據達爾文的計算，每英畝的地中，約有五萬三十條的蚯蚓，每條蚯蚓送致地面的糞粒，平均得一吩六厘，每年得十分之二吋，十年得二吋，六十年則達一呎以上。牠們時時刻刻在把地面的泥土帶到地下，再把心土翻到土面來。這樣的翻運，每年要運過泥土十噸。亨生氏說：「庭園裏每四平方呎平均有蚯蚓五條，旱田則得其半數。」這些都是很精密計算出來的數目。

我們在小學的時代，差不多已把蚯蚓對於我們的利益記得很純熟了。在非洲約魯巴 (Yoruba) 地方的土人，他們也知道。有蚯蚓的泥土裏種出來的東西，才有良好的收穫。所以他們的開墾以蚯蚓為標準，他們在未開墾之前，先要察看那裏有沒有蚯蚓；如果那裏是沒有蚯蚓的話，他們便要另找一個地方。

牠的身體，沒有眼睛，也沒有耳朵和鼻子，但是牠也能感覺光線，辨別晝夜；從前有人曾捉了許多蚯蚓在一個土鉢裏，又埋了好幾個葱在那裏，不到幾天，那些蚯蚓臭得再不能忍耐了，牠們都逃到別處去。最靈敏的是牠的觸覺，能由皮面感覺泥土的鬆實，氣候的寒暖，據說，我們偶然在地面用腳一蹬的時候，能使附近的許多蚯蚓都縮進牠的洞裏去。

因為牠是以皮面呼吸的，而必須防止皮膚的乾燥，所以牠一定要在濕土裡生活。平時在夜間和雨天才出來，白天便躲在牠的洞裏，夏季的時候，入土很深，有時竟遷到水邊去。冬天的時候，便深深的躲在洞裏，洞口用些根

莖，樹葉等塞着。

蚯蚓雖然沒有足，但是牠有許多剛毛，能防止身體的後退。我們常見的紫黑色蚯蚓 (Perichaeta)，牠的剛毛是輪生在環節的周圍的，看起來好像一條線；歐美常見的「種」蚯蚓 (Lumbricus)，牠的剛毛是生在腹面和側面的，每環節有八根的剛毛，排成四行。牠的剛毛的用處和蛇的腹鱗有相似的功用。我們捉住一隻蚯蚓用手指從尾逆摩至頭，便覺得很粗糙，再把牠放到紙上，當牠爬動的時候，便可以聽到剛毛摩擦紙面的聲音。

有一位教授名叫赫克的，他曾試驗過蚯蚓的記憶力。他用一塊大木頭，在上面挖了個很大的 T 字形的溝；又捉了許多的蚯蚓，放在溝裏，再在上面蓋上一塊玻璃，然後在外面看裏面蚯蚓的動作到底怎麼樣。當它們爬到交叉的地方，有一半是向左邊，一半是向右邊轉灣的，於是使左邊的那些蚯蚓受了一些不適意的電震，這樣的做過兩三百次以後，它們幾何不再向左邊進行了。如果再使右邊的那些受了些電震，這些蚯蚓經過六十五次以後，也就都向左邊轉灣了。

在夏天的晚上，草裏發出一種鳴聲，有許多人以為那是蚯蚓叫的，如「古今注」裏說：「蚯蚓一名曲蟻，善長吟於地中。」「抱朴子」裏說：「蚓無口而揚聲。」經許多人考察起來，蚯蚓的身體裏並沒有什麼發聲器，其實，那是蟋蟀叫聲的，人們把它誤認為蚯蚓的叫聲的。



# 兩個世界

高英章

太陽偷偷摸摸的躲到山背後，他的光芒反射到天空，映成片片紅霞。微風輕輕的吹拂，河面掀起了紗也似的波紋，閃爍地放出黃金色的光輝。河邊的一株大樹下，泊着一隻小船，空空的沒有一個人。「啣呀啣呀……」烏鴉成羣結隊的叫喚着，飛過河面，不知去向，這裏也就這樣地靜寂下來了。

「秋高氣爽……一陣陣桂花香……」三個女孩子，攜手走來，口裏哼着歌兒，她們簡直是人間的天使，蘋果的面頰，綴着雙晶晶發亮的眼睛，彎彎的眉，小？的嘴，沒有那一樣不使人歡喜。清亮的歌聲，隨着波流起伏着。

「啊！看哪！那邊一隻小船兒。」一個邊喊邊拉了其餘的兩個飛奔過去，活潑玲瓏的身子，簡直像飄飛着的輕燕。

「沒有人呢，坐上去吧？我們自己划着船，一定很有趣呢！」她們談笑着，終於爬進小船，解開船纜，划着，慢慢的划着。

从那邊路上，來了一個和她們年紀相彷彿的女孩子，她的面色枯黃得像一張乾橘皮，如柴的手臂挽着一隻破舊的籃子。她很疲倦似的走着，當她看見她們快樂地划船兒玩耍的候，心中情不自禁的發生了羨慕，呆立在河

畔，失神的眼睛沒彩的發着光，釘住了金波中載着她們的船。

生活的鞭策終究埋沒了她的天真。「多幸福的她們呵！可以不愁衣食地玩要着，可是我，我却不能呢。」她輕輕地對着自己說。

「我也是人啊，我和她們是一樣的人啊！我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並不是殘缺那一樣的，爲什麼她們得玩要，我却要賣東西養活母親？」她心中起了从未有過的疑問。「我要玩要，我要和她們一樣的玩要嬉戲！」她在哭喊了。

「唉！阿翠啊，我病了，昨天老王來要租，今天張嫂又催還米，怎麼辦啲？阿翠呀，你要將這些燒餅賣完了才行啊！救救媽媽吧！我的阿翠呵……」母親早晨在床上流淚說的話，又在她耳鼓中回響起來了。

她望着她們的背影消失了，才彳亍的向街市上走去，哽咽的喊着：「燒餅！誰要啊……燒餅！誰要買呀……」生活鞭子一下一下的落在她身上，幼小的她，却忍耐着，掙扎着，奮鬥着，……要活，爲了自己要活，她只得把她這小小的靈魂任「生活」磨折了，摧殘了。

啊！這是兩個世界，兩個不同的世界裏活着兩個不同的小靈魂！

# 「好學生」

## 守文

「兒啊！你該知道你母親的苦心罷！在你三歲那年，你父親就死了，一切的負擔，就此都在我肩上了！幸而還有些遺產，於是，再做些縫補的工作，好容易才把你養大。

現在，依年齡上，你是可以自立了。不過，爲了你的前途，暫時我只得再忍耐住一切苦楚，將你送進初中……：「一間冷靜的房內，他母子倆對坐着。

「你要加倍用功才是！校中的規則要守，師長的命令要服從，對同學們要和氣……更要緊的，要認清一切！」他只是點着頭。

「現在不早了，你先去睡吧！東西我會整理的。」呆子似的，他離開了椅子，走向臥室。

實在的，此刻在他的心中唯有怨恨，悲哀……「母親太熱望於我了！」

太陽還沒有出來，他們母子倆便到了碼頭，碼頭上的人已站滿了。

「留心，天氣冷了要多穿衣服！那件大衣在皮箱裏，絨衫在……」他總是把頭點着，他的喉管裏，似乎塞住了什麼鐵硬的一塊東西。

「鳴……：……」船要開了！許多的送行者，都在拂着手帕。

「媽……：……媽……：……你先回家去吧！船就要開了！」他哭著聲，勉強的說出這句話來。

他上了船，船身便開始慢慢地移動了！「媽……：……」他再叫一聲，終於有什麼東西把他阻住了似的叫不出聲來。

船開走了，他的媽媽便消失在這碼頭的人羣中，他茫然地轉了身，向艙中走去，別離的苦悶壓在他的胸口。

「啊！媽媽爲什麼將我送到遙遠的地方去念書呢？」進了蒼，他的疑問便起了。

「是的，她希望我將來能做大事業！因爲本地的學校程度太差……」他含糊的自己在回答。

日子過得很快，歲月在悄悄地變換着。

他在進了初中的兩學期中，成績都被列在首名，那個先生同學不敬視他啊？這些消息傳進他母親耳內後，快樂得不知到何種程度呢？

「你的將來，可以不用擔心了？」先生們都是這樣地

贊美他。

但是，誰顧到他的身體？从前結實的肌肉，誰拿去了？活潑勇敢的態度，不見了！他的腦子中，唯有：「爲了母親的希望！」幾字，所以，抱着白紙上的附號——書，是最好了？

就此，一天，一星期，一月，……他終於病倒了！

「你的心臟太弱了，大概平日不注意運動！」每個醫生，都是這樣說。

「那末……還有藥救嗎？不然……快寫信去叫我母親來啊……」醫生的話，使他驚異了。

「或許會全愈，要靜養，不要過於多思想，」醫生只是帶着敷衍的態度。

可是，事實終於發現了！另一個消息：「他死了！」也被傳入他母親的耳朵。「我還能再活下去嗎？」她哭得昏暈了去。

實在的，他死得太可憐了，據說：在他臨死的幾分鐘前，還在斷續的說着：「我……太……使母親失……望了！」

在死後不久的一天下午，禮堂裏，坐滿了許多人，是

在替這位用功得太利害而死的死者開追悼會了，校長先生淚汪汪的在台上講演：「……你們應該不要忘記這位同學，並且還要學他的榜樣才是！……他的每樣功課，差不多都在九十分以上……」

的確，他是一個「好學生」，他整天釘住書本，他不會休息，不知道世界上另外的一些事，課本是他的命，是他母親的「希望」。在學校裏，他只是刻板地念着課本，他很服從，他沒自己的意見，他像一個傀儡木頭人，他受着先生的任何指使，他總是不聲不響地去做，他不知道什麼是「反對」，他所知道的世界只有「服從」。

學校裏功課很緊，一天八點鐘，他要早些預備會考，他要想得獎學金，他要想得到先生校長的讚美，於是沒有一刻功夫留給自己休息，整天只是釘住課本，課本以外的事他一點也不知道，的確，他是個「好學生」，是個被功課吃掉了的可憐的學生。

他的死不知道是他媽媽賜給他的呢？還是校長賜給他的。總之，他是在這個時代上天折了的「好學生」——至於致死的原因我們只好擱起事不說了。

# 母親

或 雄

我離開了家，已是四五年了。

這次回來，什麼也改換了，尤其母親，先前，人是辯得像泥菩薩，死不管閒事，現在倒要拿問題來，和我辯論，並且辯論得很起勁。

不過，她提出的問題，根本狗屁倒槽，好不惱人呀。尤其是雄心勃勃，想一鼓其氣，克復我全部的意思，因為她對兒子的流浪，老是不讚許的。

當然我也是鋼性的人呀，就是母親也不能對她屈服，並輕事放鬆辯論，甚至當我們辯論到緊張的時候，還要咬緊牙根，或捏緊拳頭，想對她毫不留情的動武。其實她也太可憐了：她的眼淚，常使我緊張的心弦軟化，她的哭聲，常使我暴躁的獸性溫柔……好像我的心已經緊緊地給捆住。

那末我不是也屈服母親了嗎？

我不是屈服母親呀！不過慢慢地軟化了；難道我克服了她嗎？不，她不過是改變對我的態度吧；所以每天辯論，仍然起勁，甚至於有時候連吃飯也不在乎。不過她現在變聰明了。當我辯論得不耐煩的時候，她便要順風使舵，

笑微微地說：「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好像這是她得意的哲學。

其實我倒更加氣憤了。想永遠不再和她辯論，實在也沒有什麼辯論呀。但她真不識相，當我和阿弟，或其他的人辯論問題的時候，也要自動的來湊熱鬧。假如他又發現我們不耐煩的時候，便是老套頭的說：「公有公理，婆有婆理」，這真無異給我們添上尾巴了。

記得有一天，我真忍受不下去了，便裝作去喝老酒，老酒喝了回來，便假意酒醉，糊里糊塗的罵她一頓，並且把自己手上的茶杯，也一下子擲向地上打碎了。當然，她要怒火衝天，不斷地向我進攻：

「你瘋了嗎？……」

「瘋了。……」

「好人不罵娘呀！」

「好人？我願做惡人！」

「你真的瘋了？……」

「瘋了？我要罵你呀！」

「你好罵我嗎？」

「怎樣罵不得？」

「你自己想！」

「想什麼，橫豎你說：公有公理……」

母親默然而笑，好像她已懂得什麼了。

從此，她不再和我辯論，我也不再想到什麼了，但她

那句得意的名言：「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到現在還猛

烈地震動我的鼓膜呵！

其實我現在又看到同樣的戰論了。例如：

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天天在相罵：希特拉罵墨索里尼沒道理，墨索里尼也罵希特拉沒道理，同個沒道理，為甚要罵得天昏地黑？這還不是演着「公有公理，婆有婆理」的滑稽把戲嗎？

# 雜誌介紹

「大眾生活」	韜奮編	生活	全年五十期一元二角
「生存線」	周肇基等編	生活代定	特價半年(外埠)四角
「通俗文化」	支道綏編	生活代定	全年一元
「生活知識」	沙千里編	生活代定	全年一元六角
	徐步編		
「中國農村」	馮和法編	新知	全年十二期特價一元五角
「讀書生活」	李公樸編	雜誌公司	全年廿四期二元二角
「世界知識」	畢雲程編	生活	全年廿四期二元六角
「讀書與出版」	平心編	生活	全年十二冊二角五分
「文學」	傅東華編	生活	全年十二冊三元五角
「文學季刊」	靳以編	生活	全年四冊一元八角

# 中秋節

卜曼兒

其實這些鬼事情我都没做過一次，可是今天我却得了媽的吩咐便套上件洋布衫——雖然這布衫頭是三年前做的，穿到現在已經稀爛了，兩個肩膀上都貼上了幾塊大補釘。——並且找了一隻鉛筆在右耳上一擱，挾住一本賬簿去討房租。

說起自家的房租，可真會汗顏，因為我自己家里也是窮得家徒四壁，自然，這些房子是些破爛的矮屋子，房租錢一年也只有五塊六塊光景。

房子就在隔壁，這里是一片蠻大的地，這一片空地原來是個菜園，可是因為種菜也沒出息，並且幾乎要虧本，所以園子沒人租，便逐日變成荒坦了，在這荒坦的四周，便圍了一圈破爛的矮屋子。

我依了順序，先走進第一間，這里住的是個白眼的女人，她的丈夫是挑香烟做買賣的。

「喂！慶喜……喜慶……」我弓下頭去，把頸子伸長了向烏洞洞的房子裏叫。

「啊……啊……東家……東家……」是女人的答應聲。這聲音好像是悶住了喉管勉強地逼出來似的。「呢……來

裏邊坐……來裏邊……」

「慶喜家的……你男人呢？……在家不……」

「啊……啊……罪孽……罪孽……早上挑貨出去做買賣到現在還未回來……啊……作孽……對不……起……對不起東家……」這女人從黑暗中現了出來。站到竹籬門的

旁邊。她的臉孔好像是浮腫的，似乎胖得不自然，蒼白，沒血色，肌肉的表情很是澀滯。一雙眉毛可真又大又粗，活像綠林里的賊婆，一雙眼睛轉來轉去，只見眼白，很少看見烏珠子的。她的臉上堆了不健康的笑，話是咀唔着的，聽來不大清楚。

「怎麼？」我就把擱在右耳上的紅皮鉛筆用手指挾下來，把尖端在頭皮下騷騷癢，「那麼租錢呢？」

「……噫……東家先生……先生……拾一拾袖子……出手點……這一節……呢……呢……」她把話扯得很碎碎。

「那……噫」我把頭搖搖，再把賬簿翻了開來查。「喲！不行喲！你租金一年也只八塊，舊冬就欠了三塊，照應分這中秋節就要還五塊呀！……唔唔……五三得八，呢

……你得還八塊呀……這樣太不成樣了。」

「先生……」她陰沈沈地說。「說句苦話……先生信信苦……我們窮人窮雖窮，可也不是無賴漢子，有子兒就得還主子，何況是租金……先生……今年實在……什麼都不成，本來日里慶喜出去做買賣賺子兒，我女人家也到花炮店求點生活做做……可是花炮店沒生意……這一年來都吃空手飯，男人家拼命賺一點也只夠來糊口……的確的……東家……這一節求求寬一寬，下一月我總得先付些……」

「……唔……」都沒討過房租的我，從來沒想到要這麼賣力氣去討錢的，並且我又不曾說話，見她這樣說得苦——並且實在腰包裏也掙不出錢——所以我也沒法只好說了一批話，叫她男人家留心點，租錢得還清才好。

「感恩……感恩……真是……真是對不起東家。」她囁囁地說。

我走了，轉過身子到毛迪那兒去。

聽媽說這傢伙最壞，端午節付不起賬避到鄉下去，舊年冬欠了五塊，六月份也只收過兩塊，照賬算這一節得還七塊錢才清訖。

可是遭了，當我向這閉着的黑板門一看時，這門卻不

是虛掩的，已經下了鎖，我想這一定又鬧彘扭了。於是，我問了隔壁的人，才知道他今天絕早又避到鄉下去逃債了。

「哼！媽媽子……毛迪這狗養的得坐班房才行，他媽的欠起租錢不付，也不說句好話求求，却大漠大樣地把自己溜到鄉下去避債……這還了得……那一定要把他屋上的瓦抓去，才會知道點主子辣頭！」我氣得手也發涼了。我這麼大聲地向這隣居訴說，並且再三地叮嚀他，託他把這些話老老實實地告訴毛迪，叫他自己留心。

中秋的天氣還是熱得很的，我氣得額上滿是汗，用手拭了拭後，便再轉身到第三家去。

這屋裡住的是個挑担子賣水菓的，老婆醜得不成人樣，說起來倒怕死人。她的嘴唇上生了個軟瘤，嘴巴子掛下來像豬八戒。

我見門開着，所以就跨了進去：

「阿文……阿文……」

「誰……呢……誰……誰……」停了停聲音，又很激烈地咳了一陣，這女人从床背後轉過來。

「討房租錢呀！阿文在家嗎？」

「在……在……剛從外邊挑水菓担回來……阿松爹……」

：阿松爹。」她轉過身子向黑暗裏叫。「來啊……」宅二爺來收房租呢……」一邊叫，一邊拿出一條凳子來給我坐，「東家……東家……歇歇腳……辛苦你老人家了……」我坐上凳子，的確，我剛才被毛油氣得腳也發酥咧。屋子里很黝黑。泥地上都是一塊塊的青苔，這地顯然是很潮溼的。

「東家。」屋子後邊轉過個瘦個子來，頭髮長得森森的，看見叫人可怕呢。

「阿文，今天十四咯……你得先付三四塊錢啲。你一總還欠五塊呢……」

「是是……是……今年真是對不起你先生了……太對不起了……真是……」他紅了臉說。我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緣故，這些人說話老是吞吞吐吐，囁囁嚅嚅的。

「用不着說套話，你今天得還清房租。」我覺得再不用硬法，那麼討房租是討不成了，所以便再頂上一句：「過不得山，今天已經十四咯，這得還清才行。」

阿文的面孔沒一點兒勁，面孔很小，面皮卻毫不緊似的，很鬆寬的包住這瘦腦袋。兩隻眼很小，鼻子卻尖，下巴很短，與頸頸子似乎平接了下去。他聽了我的話，把額上紋縐一豎。長長地嘆口氣說：

「先生……窮人命苦……窮人……我們……」他的喉嚨裏唧唧地響着痰。「唉！東家……瞞不得你老人家說……人愈窮了，灰運也常常走的。這屋子溼氣太重了，養不得孩子，我那個孩子……那個……已經沒有了……再加上前月我娘病了一大場，歸了天，雖然吃不起大補藥，可是欠草藥舖裏的眼也有三四塊，再加點開銷，已經累得背了一身債，我的生意是小本頭，今年市面壞，生意清靜，一天叫不到半塊，況且警察又不許把散担子到街上賣東西……先生……你大爺放慈悲點……放慈悲點……做德……這一節先擱一下賬……擱一擱……」

呀！媽個娘的……真倒運，見鬼！到這家說沒錢，到那家說先欠上一個月。媽媽的，這還了得，我自己也還得付賬，等要銀用啦！

我不禁怒火中燒。也得使他們知道點主子的嘴臉是不大好看的，我實在恨得他們入骨了，這些窮人怎麼會這樣的「皮」，所以我便一拳頭搥在桌上：

「拍！」

振得桌上的一隻缺角碗也沛冷一聲滾向地上打碎了。

「先生……噫……先生……勿這麼樣……我們窮人……先生……求求你老人家……」阿文這傢伙看勢頭不對



，便握住我一隻手，搖着求，我氣得滿身煩熱，火氣一沖，便不留情地：

「劈」！

一個巴掌向他多皮骨瘦的頰上打下去，我的手一陣熱，他的臉上泛起五根紅指印。

「啊啊啊……啊啊啊……先生……求求……信信我們

苦……信信我們……別動氣……別……」阿文老婆那個豬八戒婆娘，撲過來一把抓住我哭——嘴唇抖得像豬肝在搖，一雙腳跪了下去。阿文站在一邊，呆着發抖，一雙無神水的眼盯住了他的女人。

我嘆了口氣，火氣已落下了大半，心軟了，只好改了

話頭：

「這次我總算饒過你們，限你們在下月底，若再不付清是不行的。」

「感恩……感恩……唔……」

我無力地抽腳走了。一點輿緻也沒有，我無可奈何地走進最後一間破房子。

「啊……」迎面來的是個女人的聲音與一陣汗臭。「先生……收租金……」她輪起大眼釘住我，似乎有不少疑問似的。

「是啊。」我冷冷地說，「你甯醒了嗎！今天十四了

啦……」吾停了停，把賬簿翻了開來。「啊！還差九塊呀

！

「唔唔……」她一張乾漏的臉搨得很利害，可是掙掙掙的兩隻眼睛裏卻掙出淚來咧。

「怎麼？」吾吃了一驚，鬧得滿肚子的疑惑。

「先生……先到裏面坐坐……」話聲變成哭腔了。

——媽的，這婆娘可真了不起，會弄花樣，一見主子來討錢便假裝起死了丈夫似的哭喪臉來應付，呵！糟了，今天可真走運，回家得被媽一頓痛罵。吾這麼細聲兒咀咒着。

「先生……你看……你看……」他抱出一個小孩子來，

這孩子像幾年沒吃了，掛在風里吹乾了似的瘦，吾看了幾乎要嚇出聲來。「吾們……吾們一家陣大……大小九個……

……先生……偏是窮人……生孩子也生得多……這些瘟種……

……瘟種磨滅了我們……我……」他一邊說，一邊抽噎起來，我說不出話，只是繃緊了眉頭坐着聽她的嚙噬。

「男人家本來是車傘斗的，可是雨傘店生意沒動……呢……你看這車架整整三四個月沒動過……沒法兒……男人家去拉車……拉車也吃力又少賺錢，我們……人多陣……」

「一日兩頭廚」還吃不飽……弄得家不成家，人不像人……先生……人窮了心也會狠了的哪……你看……我這裏……這裏……啊……」她把袴腳捲起來指着上腿地方一塊紅一塊紫的傷痕，並且又把頭低下來，撥開亂髮，現出一塊銅子大小的破洞來，汚血染了頭髮結成一塊……

「呃！怎的？」吾發慌地一跳，叫出聲來。

「啊！……」她嘆口長氣，「還不是他打了的，夜里拉車到三更半夜回來，又淋了雨，沒得吃，錢又賺不到，

所以回家時就一股氣，躺在床上時已經兩點多鐘，偏這痘種醒來亂奶吃——我吃得沒得吃飽，自然奶子乾癟，擠不奶水，可是哭呀哭的沖了他的氣，他一起來便一手去抓這

瘟種打，我死攔住他，說這孩子着實也可憐，沒奶吃才這

樣哭，並且身體已經瘦得不像樣，再打是經不得的，啊……

……啊……你看他怎樣；他却對我發起火來，拿了車斗柄向

我打起來……啊……我還有……還有……總是命苦……一

輩子……」地咽咽地哭了。

我心里一陣難過；看見一個不滿四歲的孩子却在上了

青苔的坵地上爬近這女人腳邊，跪着叫餓。我不禁頭也暈了起來。

在這女人嗚嗚的滾泣聲中我十分難過地溜走了。摸摸身邊沒一個子的房租錢討回來。這總算我倒運了。

一九三五年中秋節

## 新書介紹

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A)

- |              |      |      |         |
|--------------|------|------|---------|
| 「故中新編」(短篇小說) | 魯迅編  | 三角   | 文化生活出版社 |
| 「神鬼人」(短篇小說)  | 巴金著  | 二角五分 | 文化生活出版社 |
| 「八駿圖」(短篇小說)  | 沈從文著 | 三角   | 文化生活出版社 |
| 「團圓」(短篇小說)   | 張天翼著 | 三角五分 | 文化生活出版社 |
| 「珠落集」(短篇小說)  | 靳以著  | 三角五分 | 文化生活出版社 |
| 「雀鼠集」(短篇)    | 魯彥著  | 三角五分 | 文化生活出版社 |

# 「社會的轉變」

王平

新時代的到來，如狂潮滾滾地前進，似怒浪拍拍地高漲，捲去了前時代的殘污，展開了鮮紅色的幕景。

勇敢的海燕歡呼着。

然而，膽怯的潛水鳥，蠢笨的企鵝，哼着，咀咒着。

「洪水猛獸來了呵！」「世界末日到了！」當新時代的狂流，將要衝破某種人安定的榨取的生活時，他們喊出來這未破滅的聲嚮。這聲嚮，充滿着恐懼，忿怒，欺詐。聽來是多麼供人悚然啊。

這是滅亡的狂怒，沒落的殘喘！

他們——統治者——雖看到自己階級末日的到臨，但還竭力想保持他們特權的地位——吃人剝削人的地位，特權的生活——吃人剝削人的生活。於是，瘋狂地喊着「洪水猛獸來了呵！」「世界末日到了！」他們想要用這種恐怖的威嚇的喊聲，激起那羣被他們所愚弄了的，被他們所麻醉了的人民的反對的蠢動，來阻梗新時代洪流的前進，讓他們延長榨取的時間。

固然，新時代洪流最初的浪頭，掀起了紊亂與苦痛的序幕，破壞了硬化的生活的習慣，摧毀了奴隸的日子的甯

靜。這，在那精神被玩弄勾了，誠意被奴化勾了，只認現存社會制度是上帝制定的，沒法子改造的人民的眼中，是如何的驚駭。這，確已使他們動搖不安；而社會轉變中流血的恐怖，更爲視作「大劫將至」！

統治者便乘這動搖不定的時期，威脅着人民，使人民失去新時代的憧憬，離開社會轉變的參與，並且還驅使他們阻礙革命的進展。

統治者的手段是多麼毒辣啊！他們要挽救階級沒落的命途！

雖然，被統治着的人民的反動的傾向，給與社會的進展一個很大的打擊。但，這種反動的傾向，只能存在於蒙蔽了的認識之下。只要揭去這蒙蔽的面紗，認清了現實生活的真正面，這些被統治着的人民，便會很快地加入當前的轉變的推進，因為在這階級存在的社會中，被統治的多數人與統治的少數人永遠是相衝突的啦。

在每個社會的沒落中，在每個新時代到來時，都發生同樣如此的事象！

統治者恐嚇的宣傳——人民的反動的傾向——人民的

加入革命——新時代的建立（舊社會同時滅亡）。

爲着要防止反動的傾向，爲着要揭開蒙蔽的面紗，對於社會的轉變，得認識一下哩。

一切事物的發生與消滅，都有着它的前因後果。社會的轉變，當然也不會憑空從天而降，從地而生，它有它發生的原因。

社會的轉變，是人類社會進到某一階段必然的發展，也就是所謂歷史的產物。

這歷史的必然的促成，基本的原因，是由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的發生與解決。

（所謂生產關係，是指人類因共同勞動所發生的諸關係。因爲人類個體的力量，對付自然巨大的富藏，很少獲得生產資料的可能，於是人類的個體結成人類的集團，來共同對付自然，謀取生活資料，而在這集團中便產生了人與人間，人與物間的諸關係。生產力是指社會生產的能力包括：勞動力，勞動組織，勞動工具，勞動對象。）

當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達到某一階段，便會與從來生產力藉以活動的現存生產諸關係（社會諸關係），或在法律上所表現的所有的關係發生衝突，這就是說，生產關係因生產力的發展，反而成爲阻窒的桎梏。生產力的不能發展，便不能供給充分的需要量，於是社會產生苦悶，人民感

覺痛苦。這感覺着苦痛的人民爲解放束縛着的生產力，使走上社會革命之途，推翻舊的社會關係，建設新的社會。

既然，社會革命是要推翻舊的組織，那舊的組織的統治者該是如何的震驚啊！爲了本階級的私益，這些保守的統治者與革命的人民發生了衝突。

當然，階級的爭執，最主要的是經濟權的奪得，但「政治是經濟集中的表現」，政治權的奪得，經濟權也就可奪得了。

於是政治領導權成爲爭奪的對象。

要取得政治領導權，當然不是言辭的辯論所能辦，這要請「武力先生」來解決。於是暴力是用作革命中的一種手段。

暴力，不是無意識的破壞，任意的殘殺，它在革命中是起着摧毀統治者防綫的作用。但是暴力的使用，往往構成熱烈的可怕的流血圖，這在人道主義上是解釋不了的。社會的轉變，是歷史的必然發展；暴力的供用，是革命的必要手段，了解了這點，就用不到驚慌。

「洪水猛獸來了呵！」「世界的末日到了！」只是統治者沒落命途中的哀喚。

認識社會的動向，歡迎新時代到來呵！

新時代就要到來了！

# 漫話

末柯

涼風在五月的田野裏遊嬉着，無邊的綠色的禾苗，靜靜的吸取着泥水裏的養分……

我懷想着；有那樣的時候，在無邊無際的農場裏，我架着一部曳引機，唱着歡樂的歌曲。

全中國只有兩種臉：

第一種是：圓了的，胖胖的，像橡皮一樣的，又油晃晃的。

另一種是青黃色，瘦瘦的，失神落魄的。

這兩種臉正在怒目而視，而……

甘地，赤腳裸體，有人認為這是刻苦，偉大，我也曾經以為他刻苦而且偉大，可是我到了二十三歲，便不以為然了。

一個領袖，不積極的從戰鬥的過程中來取得羣衆的信任；却裝模做樣的，故意把自己弄得瘦骨嶙峋，赤身露體的來騙取人們的喝采，這不但近於小丑的行徑，而且他的根本的精神，就是怯懦，欺騙的。

一提起×××屠殺「男」同胞，有的憤？，有的不大憤？；一提起×××人強姦我們的「女」同胞，有的憤？而

且非憤？不可，有的痛哭流涕，更有如喪考妣。

某一種人爲了要滿足他們的自私自利，更拚命的打算盤；又有某一種人，爲了無法滿足自私自利，於是便拚命地罵些：

宇宙呀！你毀滅吧！

地球深處埋炸彈……

這却近於高雅，所以往往有人佩服後一種。

各有各的法寶！

我奮過一個夢：

一個巨人，拿起一支粗筆，筆桿是一根骨頭，筆樞是鬚髮作成的，蘸飽了鮮紅的血，塗在渺茫的大空裏：

「創造，創造……」

我又做了一個夢：

一個巨人，他榨出自身的油，塗在自己的骨頭上，口中噴出烈火，骨頭燃燒起來，照耀了地核和海底。

無數焦頭爛額的影子，都跟着那火光走，口裏喊着：

「創造，創造……」

有人理直氣壯，頌揚自殺者爲勇敢；更有人更理直氣壯地批評自殺者也勇敢，也不勇敢。

# 一個學生的訴說

鄭雪梅

玲

這幾天來忙得很。今天接到了你的信，你罵我偷懶，不肯寫信給你。的確，我好久沒有動筆寫信，我忙得要命。

也許你不相信，你在家裏是不知道的，我告訴你吧！求學就是求忙，你一定要笑我：「你真是蠢瓜，你既然知道

求學就是求忙，你爲什麼還去讀書呢？母親不是勸過你嗎？你真是有福不享！」是的，我是蠢瓜，姐姐蠢瓜多着呢

，何嘗只一個渺小的我。農夫們背着鋤頭到田間去，工作著，忙著；工人們拿著飯盒到工廠裏去，工作著，忙著；

太太小姐們到朋友家裏去打牌，工作著，忙著。人都是忙著。唯其說求學是求忙，不如說做人就是求忙。姐姐，你

何嘗不是求忙呢？人生應該做事，人生應該求忙，忙是人生的本分，也就是我們的本分。苟且偷安的人是時代的落

伍者，社會是不容時代的落伍者存在的，落伍者終究會被淘汰的呀。我們不願被時代所淘汰，我們要創造時代，建

設社會，毀滅一些落伍者，要使歷史上留著一點細微的痕跡。我們只有趕上去，勇敢地拿出年青人的心向光明的前

方邁進。

你不是問我邇來的生活情形嗎？我沒有空閒的時間說

閒話，我直截地告訴你一點。近來天氣比前幾天暖和些，早晨起牀也較早，但我沒有多時間看課本以外的書，因爲

你是知道的，我們每天要上早操，上午上了四點鐘課，十二時吃午飯，下午又要上四點鐘課，有時候還要上五點鐘

的課，課外活動停止了，手工，圖畫，體育……：停止了我們沒有時間去學習這些閒功課，我們每天要上九點鐘

呢，因爲離會考只有兩個多月了。我每天六時回舍。天色灰了，黑了。回來時牠們飯都吃過了，牠們嘻嘻哈哈談笑

著，只有我是坐在自修室裏看書，校裏吃飯是有一定時間，我當然不能例外，我餓著，讓飢餓的蟲來咬我的腸胃

。你是知道的囉，我沒閒錢來買麵包，我連書本也都買不起。但我還要預備功課，因爲星期日要考，何況畢業試驗

和會考都迫近了。你會罵我「活該」嗎？我的確是該受苦，但活該又何嘗只我一個人呢？我們班上同學個個都是這樣

，他們比我還要用功得呢，他們的頭髮長得森森的沒功夫去剪，他們的面色比紙還要蒼白得可怕，他們的眼睛陷下

去真嚇得怕人，他們的背有點子彎駝了。你看過在牢獄裏關了三四年的罪犯嗎？他們的樣子和這些罪犯差不多。他們中間生了病回去的很多，你可以想像到他們是如何的有功，如何地做了書本的奴隸了。難道他們真的是蠢瓜嗎？不，決不，他們據說也是爲了前途努力，他們是爲着怕不畢業呢？你也許要說：「不畢業便怎樣？難道不好做人嗎？」那你便錯了，人是好做的，可是你得知道，做人不是這樣簡單，環境使得人不能動彈。譬如就說我吧！如果我

不畢業，我下學期怎麼辦？將來怎麼辦？你一定要說：「在家裏看看書好了，難道父親會把你趕出去，難道你不是

子，我們不要被這小石子絆倒就好了。我並不是說跳過這塊石子前面就是康莊大道，我們要找康莊大道一定需要自己底努力。一個有作爲的青年，就是給這石子絆倒，也不打緊，因爲他可以掙起來再往前衝。可是意志薄弱的人經過了挫折往往會心灰意冷，對於他的前程有莫大的阻碍，

玲姐，對嗎？讓我來吻你的手。

你的妹妹

五、一四。

一樣好做人？」玲，你說得太簡單了。做人當然好做，但是我要做一個完全的人，真正的人，理想的人，我不得不

玲姐：

二

求學，不得不找工作，不得不忙着。他們何嘗不和我一樣呢？環境果然可以支配人，但是人也可以支配環境，我們是希望拿我們的理想去支配環境。你一定又要發生疑問：「難道只有會考及格才可算是支配環境嗎？現在不是有許多大學畢業生也失業了嗎？他們難道不是經過會考的篩子篩過的嗎？」的確，他們是這樣。可是我不是說經過會考篩子篩過的人一定是好的，一定能支配環境。會考不過是人生的路程上一粒小小的石子罷了，我們要跳過這個石

兩星期來沒有接到你的信，我是如何地想念你啊！我沒有空閒的時間寫，請你饒恕我，你也許會罵我晚上可以少睡一刻好了，難道真個抽不出十分鐘的工夫來嗎？玲！告訴你吧！我每天已經只有睡六個鐘頭了。十點鐘去睡，大概二點鐘的時候就悄悄地起來了，那時候外面比死還寂靜，在室內只有聽到微微的呼吸聲。我悄悄地披上衣服，爬下床來，輕輕地開了門，在黑暗中摸索着，有時候也許有月光。我經過天井，摸索到自修室的門邊，開了門，我再在門角裏摸到了電燈的開關。我抖着，我恐怕在黑暗中會被凳子絆倒；我並不怕自己跌痛，我只愁會發出巨大的

聲音驚醒同學，因為我是在做犯罪的事——私入自修室，偷看他人的書。我慢慢地抽出她們放在案上的書，坐下來看了。夜鳥在空中飛過發出「呀！呀！」的叫聲，時鐘敲着均勻的調子，更雜着鐘樓上送來「噹！噹！」的聲響，我靜靜地沉着心把書一頁一頁地翻過去……

遠近的雞聲打破了一切的寂寞，接着廚房裏發出一兩聲「彭！彭！」的響聲來，並且屠刀下的豬也在悲慘地叫着，從遠處傳進來，我的腦子有些糊塗了，我的眼睛再也睜不開來，我把書放還原處，立起身來搗熄了電燈。這時東方已經發出了魚肚似的白光，稀稀的幾顆殘星像對着我微笑，溫和的早風撲在我的面上，我不禁打了幾個寒噤。回到了寢室，掀開被蓋着身子再睡，寢室內仍舊只有低微的呼吸聲。當我再醒過來的時候，同學們都已起床了，玲，你以為我是愚蠢嗎？你以為我想做犯罪的事嗎？如果真的這樣，那你就錯了。我並非不知道深夜起來是損害身體，私入自修室偷看他人的書是犯罪，但我除這樣做以外還有什麼辦法？你知道我是無錢買書，但我又非看書不可，我看見人家看一本我未曾讀過的書，我非設法把它弄到手讀完它不可，但我無錢買它。我愛任何書，我要看任何書，

只要有時間的話，我天天向同學借書，可是我不能借到好書，因為好書他們自己要看。我無法可想，我的另一種慾念在鼓勵着我，叫我做這犯罪的事。我是犯罪，但我用什麼方法避免這種不正當的行為呢？但是我並沒有責備自己做這種不法的勾當，我也不替自己的命運悲哀，也不悲傷我無錢買書，因為我可以偷着看一些好書，世界上沒有機會去偷書讀的人還多着呢？於是我覺得我是個幸福者，我應該快樂，因為我有機會偷書看。姐姐！你也許已經讀過福蘭克林的故事，他在少時是通宵達旦地看書，他是美國的政治家，科學家，外交能手。我並不奢望我能夠成爲一個像福蘭克林那樣的人物，但我愛書，我相信一個人單研究社會科學或單研究自然科學是不對的。每個人當然要向他的特長的那課發展，但也不可將其他各科置之不理，誰能像魯濱遜那樣地脫離人羣到海島上去生活？誰能脫離了物質文明去過原始人的生活？所以各方面的知識，我們都是需要的，我們是人類中的一員，所以我們要有各方面的知識，所以任何書籍都要知道一些，姐姐！你以為我對嗎？

你的妹妹

五、廿八，



玲姐：

三

畢業考試已完畢了，大家都好像鬆了一口氣，今天有許多同學走出校外散步。天氣是多麼溫和明媚，我牽了一位同學的手。無意地走到學校附近的一所公園裏。路上看見無數青年男女，談着，笑着，他們的衣服是多麼的美麗，尤其是女的。他們的聲音是多麼的傲慢，他們的臉孔是多麼的狡猾，呀！他們好像忘記了一切的恥辱——他們好像忘記自己是中國人。公園的門口停了幾輛人力車，車夫們在招呼他們的僱主，當一對青年男女走出園門的時候，車夫們的眼光都集中在他們身上，「先生，坐車嗎？」無力的呼聲由車夫的口裏發出。可是他們像沒聽見似地去了，車夫的希望打斷了。但他們仍舊把頭向門口張望着。園裏的樹木比去年高大得多了，可是不能看到了一朵花。我們一直走到柳樹下的一條石凳上坐下，迎面是一條河，河水很混濁，幾隻小船在慢慢地划着。對岸有幾隻鴨子，在悠閒地把頸子彎過去，用褐色的嘴巴，刷着毛，「呀！呀！地叫着。幾個同學在我的面前經過，他們互相談笑着去了，接着幾個青年走過去了。日影在我頭上移動，柳樹的影遮蓋不到我們了。我們重新立起來，並肩地走出了公

園，回到校裏，已將是吃午飯的時候了。姐姐！今天的確是我這半年來最快樂的一天，我忘記了會考，忘記了祖國恥辱，忘記了許多找不到麵包吃的同胞，忘記了老態龍鍾的老母，可是，我不能忘了你。你快樂嗎？讓我告訴你一件很好的消息，只要十多天過去，我便可以回去。玲姊，再會吧！

你的妹妹

六、一三。

四

玲姐：

離會考只有三天了，這十多天沒有功課，我有許多空閒的時間看書。我要多讀一點書呀！算不定這就是我最後在破裏讀書的日子了，因為我不能預定我一定畢業，不過不畢業我並不恐怖，算了吧！橫豎任何地方都可以讀書，都可以作我的學校。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天來那個痛苦的回憶會把我纏繞着，我很想拋開牠，可是牠無時無刻不跟着我，在我的腦子裏盤旋。三年前不是有個所謂「人」的張着冷笑的臉孔罵我「朽木不可雕」嗎？這件事你也許知道。我當時不知流了多少淚。三年已經過去了，我的淚差不多要流乾了。這副

冷笑的臉孔還時時擺在我的眼前。我是弱者，我該接受這侮辱——人格上的侮辱。我爲着不能洗去沒人格上的侮辱而流淚，弱者的恥辱而流淚。現在我知道了，三年的淚點給我一個教訓——我要忍受，讓忍受之淚洗去我的恥辱——弱者的恥辱。你是知道我的性格的，我的自信力很強，同學說我是驕傲，的確，我很驕傲，我不能屈服於人家。可是我並不因我的能力而驕傲，我是弱者，因爲我是二萬萬弱者中的一個。但這樣想有什麼用呢？難道我要永久忍

## 領袖

天 心

受着被人家做人格上的侮辱嗎？我要明白爲什麼我是弱者？爲什麼中國有這許多的弱者？爲什麼人家會侮辱我？我要掙扎，我要洗去我的恥辱——弱者的恥辱。我要奮鬥，我要工作，我要求人生的真義，我很快樂，我要去找我的希望，我相信有希望的人不會痛苦。姐姐！讓我牽你的手去找我們真正的快樂，弱者的快樂！哈哈！

你的妹妹

六、二、三

領袖不是權威，不是英雄，更不是瞎吹瞎捧上台的專制者，領袖，只是一個鬥爭過程中的產物。

領袖，是立在同一階級上的領導的人物，他代表着同一階級的共同意志，而且他有能力使這共同意志加速實現。他，領袖並不是專制的君主，因爲專制君主是代表皇室貴族等特權階級的利益的。對於羣衆只有剝削。他，領袖也不是阿三阿四可以當得了的，因爲領袖是有負着從「積極的鬥爭」過程中，實現共同目標的領導的責任的。

領袖在安定的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爲安定的生活中，並沒有發展着堅強的意志。領袖只存在於鬥爭的過程中，他是鬥爭過程中的產物，因爲在鬥爭的過程中，需要一個代表羣衆的共同意志，從事積極鬥爭的領導，以促進這共同意志的實現。

我們所需要的領袖，是廣大羣衆的好同志，不是那些爲少數特權階級賣力的壞傢伙，更不是那些瞎吹瞎捧上台的一竅不通的阿三阿四。

我們要擁護領袖，不是盲目的擁護，我們要清醒這個所謂領袖的，是不是代表着我們廣大羣衆的共同意志，是不是能領導羣衆從積極的鬥爭中實現，那共同意志，更進一層，是不是有負起這重大的領導的責任的能力。我們要擁護領袖，但是至少要認清這三點，決不能盲目的或被強迫的擁護。

總括一句：領袖不是權威，不是英雄，更不是專制的獨裁者，他只是鬥爭過程中的產物，從事積極鬥爭中，領袖羣衆實現共同意志的一位好同志。

# 蘇聯的孩子們 (Boys and girls in U. S. S. R.)

喬甫萊·雷史作  
文 漪 譯

## 一·先開一個頭

健康，自在，機遇……這三對字眼兒便可總括三個月來，我在蘇聯孩子們的隊伍中，所得到的豐富深刻的印象。從北面的列甯格勒到東面的Tula的邊境，我覺得都是這樣情形的。

健康，自在，機遇，看起來似乎是每一個蘇聯的孩子特有的享受。

在這裏，威權者對於「完美的康健」有一個高而正確的標準。當然，肉體上的健康，是蘇聯政府首先注意到的一件事。差不多醫生和保姆都預先警告孩子們每一時期的病患。大部份的孩子吃些肉類的東西，無論在家裏，離開家庭，在學校裏，在營帳中，以及在別的團體裡，這些肉類東西都很慎重小心地烹調着，爲了存「維他命」和適當熱度。我在孩子們的中間，已吃了不少的這樣肉類東西，我可以保證它的質和量的美好。

遊戲和體操，時常由醫師很留神地管理着。離開了體操教師，孩子是不允許去做各種激烈運動的。尤其特別感覺到興趣的，是男孩子們，如到十四歲時，是不准去踢足

球的。夏天沐浴或海濱日光浴都很好的安排着。在冬天，假使需要的話，還補給以人工的太陽燈的待遇。

在英國人或美國人的心裏，對待孩子們時，用一種很空泛的，而放誕的所謂「嬌愛」。那是完全和這種不同的。你試看這裏的孩子們和別的地方一樣很敏捷地做着不規定的掘地的工作。他們那麼活活潑潑地遊戲着，玩耍着，好像在別的地方他們的同志一樣。這僅僅是這樣的，當政府裏規定下來，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活動時，他們照樣做去，使得他們身體上的幸福的無窮的增加。

## 二·自由——一種無價的佔有物。

現在我要連帶說到我的所謂的自由了，這是蘇聯孩子們第二種無價的佔有物。

他們有康健完美的心靈，好像他們有康健的身體一般。這就是他們那種從古舊的「禁錮」中解放出來的可驚的結果。這要歸根到蘇聯政府探行科學的合理化的教育體系。實際上，孩子們是不可能地去得到一種罪惡的觀念，地獄的懼怕以及各種別的魔鬼的意念，這種種無疑的能摧殺了一個青年的心理上的健全，宗教在蘇聯還沒有完全消滅！

每個人若希望的話，都可自由信仰。——但是當站在將要起來的後代人們的立場上，宗教不但可以消滅，而且會完全被人遺忘了。因此，在青年的心靈中沒有被那種神的幻彩所蒙蔽着的。

再說到性別的關係。

男女同校是每個蘇聯學校沒有問題的原則，在東部諸匪邦這種情形是怎樣呢？那些男女之間的隔膜現在正在解除呢。但是這讓西方人去想像似乎很困難的。至於蘇聯的孩子們如同男人和婦人一樣，爲了某一種生活，他們都很熱忱地向前瞻望，他們是合作者，這是世界上最自然最合理的事。

讓我們回憶我們自己的童年吧。在大多數青年的面前，顯現着黑沉沉的雲霧——這是經濟不平等的陰影。假使和我們蘇聯的朋友比較起來是進一個下等的學校的。

穿着襤褸的或者是較漂亮的衣裳，更沒有多大金錢及下流的父母……這一切都是青年人的悲苦的生活，但這一切，現在都被蘇聯政府漸漸掃除了。

委員，工程師或補鞋匠——無論你父親是何種職業的，你都可進一樣的學校，受一樣的教育。

三、蘇聯孩子們的機遇

現在輪流說到「機遇」——這比自由更趨於積極方面的。蘇聯孩子們有着機會，在人生道上去追尋什麼是最能夠使他發生興趣的事情，去啟發他的性情的嗜好；以致他知道這是他的確定的工作，以及爲了這種企圖去得到一切基本的知識和法則。

這種時候怎樣供給呢？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呵。

在哈爾訶夫，我去參觀一座兵工廠，我還能記得起那種令人神往的具例。那座崇高的建築就是從前烏克蘭政府的位置。當京城移到卡夫的時候，爲了表現蘇聯對於青年的重視起見，改作爲孩子們的處所。在那燦爛的白色的建築正面，現在正圍繞着一隊少年的號手。對着青天，吹奏那幽揚的歌曲。

我跟着那個指導者逡巡地走過那裏面二百八十個大房間的大部份。到處充滿着洗刷和油漆的氣息，所有內部正在逐漸改造呢。

新式的形狀，圓的或橢圓的東西，正在有些房間中裝置着。不僅僅依着聲學和衛生的原理，還有着新奇的千變萬異的東西，這種建築可說是偉大的新世界的縮影。

在末了，是運輸的部份。這裏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一張大的圓桌，有圓的軌道，在這上面駛馳着電車，有二呎高

，每一小地方都裝得精緻玲瓏。還有更引人入勝的是另一種模形。這裏面不僅包括小貨車（這種車大約五呎高），還有摩托車，以及各色各樣的運輸車。我們若按一下開關，那小小的運車的燈便亮了，街車在那上面軋軋地轉動着，摩托車加速地活動了。——那些步行者便匆忙地穿過街心到那指定的地方……這種玩意兒是使人留戀不捨的呢。

那些排在牆上的光亮的圖表，指示着城市中小貨車的路線，街車的部份，以及在建設過程中需要的工具。在別一角裏裝置着大小合宜的制理器，孩子們明白知道怎樣去驅使那一種。假使他希望自己去做一个模型試試看的話，他必須預備藍色的印紙，而經過工程師的允許。然後，他將可得着零散的材料在工廠中去做他自己的模型了。

航空另有牠單獨的部份。那可飛行的房子和那些飛機一樣有着窗子。牠的天花板上掃畫着天空，天空中有雲彩，有飛艇，也有降下傘。

#### 四、一個藝術和專門技術的中心

詳細說到那建築我們可以寫成一本書的——說到各個小部份，工作着，電力的發電台；電話的器具和自動電話總局；無數的技術店和科學實驗室，音樂和藝術室；傀儡

的戲院和舞台，那兒孩子們自己可以演戲的，遊戲場以及別的許多異常的東西。

圖書館中保藏着五千卷書籍，有六十種不同的語言，這裏亦有閱覽室。在壁牆上畫着魯濱孫，吉古德先生，[Чарову] 以及別的英雄。為更小的孩子打算的，還有從外地帶來的男女兒童的飾物等東西，孩子們不但可以在這裏面閱讀，而且他們還能夠遇到許多名作家和批評家，還和他們作文學上的討論。他們能夠建重和別地方的作家的通信路線。有些孩子幹幹地在那北面高台上和工人正從事於棋子的比賽，棋子的移動的聲音用着無線電傳送出來，因由於這種興趣盎然的提高，他們喜歡去旅行。有些孩子會到 Copenthasor 和 Salyboven 那麼遙遠的地方去旅行。

休息，思索和變動都是為着供給青年人的機遇的。這種藝術的和專門技術的中心以你的意見將有什麼用處呢？記着吧，這個哈爾訶夫大廈雖然在目前是最神奇的地方，但是在蘇聯境內各地方有同樣的建築。在這種環境之下，像想年青的天才怎樣沒有新的發現呢？怎樣人們會不配稱於他的技能呢？

#### 五、年青的天才

在卡夫地方，有一個兒童藝術展覽會——二千多種圖

表，彩畫以及其他成績，大約從所呈請上來的二千五百種中選擇出來的——二千五百種從卡夫區域單獨拿出來——你想，這是一種創造力活動表現呵！這兒有各種可想象的藝術材料和異常的風趣。一百二十個聰明的孩子已向蘇聯各處旅行了。然後，爲受藝術的教育起見，他們將要進專門公費的學校。

在克里美一個著名的兵工場阿爾替克給我另外一種印象，當我走進一個專門工作店裏時，我和一個十四歲的女兒談話。她是從超利皮爾斯克地方來的。在蘇聯某一個最快樂的例假日，她在阿爾替克是這樣地出名的呢？她已經發明一種耕犁和耙而由一個農夫拿去使用。

她的發明還有些什麼報酬呢？他們給她一間實驗室，一副完整的裝備器具，一部包含有二十五卷的圖書，和一張桌。在從前，她和她的母親同住在一間小小的房子中。現在，他們供給她一間新的舒服的房間。因此，母親贊美她的孩子的才能。她能有進款像一種有特權的發明一樣。

她是一個快樂的女兒，她在學校裏參加專門技術的部門中。現在她十歲了，她已發明一種耕犁，這種工具比較現有的模式已有百份之二十五之進步呢。

在鐵利斯，工人們有他們自己的鐵路，圍繞着「文化公園」。我在那兒的時候，一部份莫斯科工人正在研究怎樣去建造在他們自己的美麗的「兒童市」中一條同樣的路。當這時候，鐵利斯工人也正研究如何去電化他們的機器。且蘇聯，沒有東西是不好好地利用的呵！

### 六，運動的鼓勵

那末，蘇聯的孩子們是否有時間去運動呢？當然，最近在卡夫的廣場中舉行二萬五千人的操練，而這種狀態在蘇聯全國到處都是有的。他們在運動的場合都充滿着豐富的樂趣，而有各種形式的身體的訓練，包含體操的跳舞。

在這種複領的活動的場合中，如他們接觸機會最多的是在學校裏，在工作 and 遊戲之間在學期和假期之間，絕對是沒有嚴格的對立的。他們只有時間上的區分。

蘇聯學校最主要的是在於基本的訓練，爲了這點，近年來這種教育有飛快的進展。世界史和世界地理現在開始教了，而且，每個孩子學習一種外國語文：英語，德語法語。新造的房舍，新編的教科書和對於教師所資格的增進，已經使教育的標準，急速地發展到一個很高的水準了。那些私立的學校已經不能完全滿足孩子們對於智識的

渴望。因此，有專門技術院，藝術訓練院，莫斯科兒童書報陳列所以及許多別的特殊組織。當孩子們有空暇或列假的時候，便可繼續着他在學校中所授到的教育了。

### 七、集團活動

歐洲其他國家的父母們怎樣去處置單獨孩子的苦腦的問題，在這裏是根本沒有存在的，除了上述各種集團活動外，這兒有一個較為新的形式的工人組織。設立於一座住所中，所有住在一帶特定的房間中的孩子們組織成一個「Forpost」（大約為蘇聯對於兒童集體活動的一種特殊組織——譯者）他們時常在房子附近的露天下創立他們自己的遊戲場。他們在那兒裝飾着花草，使它成爲一座很美麗的家園。他們或者在一間沒有牆的草屋中共同吃着肉類的食物，在冬天，家庭委員會便特定一間廣大房間作爲他們的家庭工作和遊戲等的地方。這樣，不但不會使一個孩子孤獨地生活着，而且解決了現代的所謂不適宜的居住問題。

## 新書介紹

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B)

- 「南行記」(短篇)
- 「分」(短篇)
- 「飯餘集」(短篇)
- 「羊」(短篇)

艾蕪著  
何毅天著  
吳組綸著  
蕭軍著

三角  
三角五分  
三角  
三角五分

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化生活出版社

題——一間或兩間房子的家庭——父母和孩子們因此都得到無上的幸福。

古代西塞羅(古代羅馬大文學家——譯者)尊敬一個兒童的箴言不竟在蘇聯對於孩子們的態度上成了事實。在這裏，青年人絕對沒有上下階級的觀念。不但消滅了行爲犯罪的徒刑，連成人和兒童間的一切精神方面的犯罪——恫嚇，威脅以及不公平的道德上的壓迫都沒有了。

多麼神奇的藝術和科學在這國土上散着燦爛的花兒呵，這裏，天才是沒有不發展的，沒有不被人鼓勵的，這就是偉大的文藝復興的精神，人類一頁偉大的歷史，沒有一個人不奮往直上帶着自信的好奇心。

偉大的世界上唯一的樂士。和平，安樂，前進，年青的國度呵！

廿四年聖誕節前七天譯完於懷縮亭畔。

## 隨筆三則

林如

### (一) 教育的片面

近年來，咱們中國出現了一種最新式的「超流線型」的殺人方法，這就是現行的「教育政策」，被殺的則是青年學生。

從轟轟烈烈的「一二八」學生運動，一直追溯到「五四」，在逐次鬥爭裏，我們可以發現到：青年的意識與行動，是隨着時代的演變而逐漸加強，逐漸革命化了。「九一八」時，他們不但使統治者戰慄，就是那一羣帝國主義的鷹犬們，也莫不恐慌的說道：「XX政府，已不能維持其秩序了」！

事到如今，社會的破滅與危亡的演變，正一天天的擴大，加深！這正是青年們行動的時候。然而，青年學生們忽然沉寂了。什麼理由呢？需要休息嗎？曰：否！而是他們的意志被虐殺着了。這虐殺，比徒刑，比收買，比刀口還更殘酷，更陰險，也更巧妙!!!

我們看吧！來了：掩護在培植人材的善名下，學校裏一步步的軍事化了，對學生的意志與行動上的干涉，一步步加強了；甚至於還有某偉人提議——取消文學院法學院

了……這樣一來，便替青年們與社會間築上一道鐵牆，在法西斯走狗們的監視下，叫人在那特別監獄裏來講「禮義廉恥」，來爭學分，就這樣，青年與社會一天天的隔膜，勃蓬意志與革命情緒的收縮，是自然而然的了，於是，青年學生們沉寂了。

不僅如此，又來了：霹靂一聲，課程意外加緊了，這尤其是中學生的遭際最為悲慘！爲了功課，成日成夜的趕，拼命，再趕，再拼命……趕不上，便開夜車，打賜保命吧！可悲！正在發育的青年們，爲了小考，大考，這樣考，那樣考，名譽，開除，獎學金……總之，他們被掠奪了休息，被掠奪了睡眠，被掠奪了生命的健康！

於是，青年們更沉寂了，天下太平！

他們就這樣地被殺害着，倘若不反對青年是社會的命脈的話，那麼，中國社會的命脈是被這可耻的教育政策殺害着了。

有爲的青年，爲了自身意志的自由，爲了自身健康的自由，起來！衝破這卑鄙的陰謀！

(二) 政權交還了人民……？



自從「勳赤」軍事的重心向西移動以後，報紙上時常載着草頭元帥在成都召集老紳良開會的消息，在大排筵宴的場合上，元帥鄭重的要求那一批含旱烟管戴老光眼鏡的耆老們來共挽危局——幫辦官家治理桑梓……於是乎，我記得有一個君子感動的嘆道：「政權到底交還人民了！」

「交還了，豈僅此哉？君不見贛，皖，豫諸省的地方行政嗎？那就是有名的保甲制度呀！官家仗了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顧問，洋鈔和人民的血汗，驅策起百萬穿灰衣裳的人民來屠殺沒有穿灰衣的人民，摧殘了革命政權……那凡經收復過的所謂「X區」，都厲行起保甲制度來，把地方的行政，交給那一批在革命過程中破落了的地主鄉紳們去，讓他們去吮吸人民的膏血，啃人們的骨頭，填補他們在革命中遭受的損失。

這是政權交還人民嗎？這不過說明X×X更進一步的屈從於封建勢力吧了。我們得認清這是中國革命有了進一步發展的反映。同時，我們更得認清這封建勢力，資產階級，軍閥，官僚，以及一切污七八糟的——反動的大團結，這是革命鬥爭尖銳的時候的必有產物。

政權真的交還人民了嗎？呸！

(三)從娜拉說起

這年頭兒，「娜拉回家」這一句話，也在被七嘴八舌的說着了。可見許多的娜拉們仍舊在彷徨着。原來，問題并不簡單，娜拉要獲得她的獨立與自由，決不是簡單的出走可以達到的。

在中國，節婦寡媳，貞節牌坊啦，活埋小孤孀啦，不准男女同校的呼聲啦，三從四德的禮教復辟啦……不管是戴瑪瑙帽頂的士紳士也好，不管是戴禮的洋紳士也好，更不管是武裝帶的將軍或貌似忠實的少數學者們也好，都直着嗓子在嚷：「回家來呀！」在西歐呢，也不寂寞，「婦女回到廚下去」呀！這是希特拉經天緯地的倒板！

一句話：一般野牛都想挽着時代的輪子向後奔，在這樣的情形下，娜拉們更彷徨了。「娜拉回家嗎？」大家都躊躇著。

娜拉為什麼要彷徨呢？婦女為什麼會這樣遭瘟呢？我想，這大概是「娜拉回家」這一問題之所以被提及的緣由吧。

歸根結底，娜拉若企圖在現社會制度下，來求得其獨立與自由，那就非被趕回家去不可！婦女問題是不能在現社會制度下求得解決的，更不能脫離其他的社會諸問題而得到單獨解決的。若謂我不大忠實，那麼我們一看蘇聯的

榜樣就行了。蘇聯有拉娜回家的問題嗎？蘇聯有人喊婦女

統鎖鏈。

回到廚下去嗎？沒有的，這問題是私有社會的特殊現象！

不然，就算你忍辱含憤的回到家裏，回到廚下，可是

我們的娜拉婦女就應該認識出自己的出路了。

，當你一失手打翻一支杯子的時候，那希特拉之流都很可

只有來共同參與推翻現社會的鬥爭，建立新的社會制

以方便地對你下一道命令「給我回到被窩裏去！」

度只有在總的社會問題得着澈底的解決以後，娜拉們婦女

出走的娜拉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應該面對着社會，

們，才能獲得與保障她們的獨立與自由，解脫其一切的傳

行動起作！

## 說「野火」

午子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舜使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堯舜有無其人，雖然還是一個疑問，但人類在太古時代，受禽獸的蹂躪殘殺是實在有的事，那時禽獸有着銳利的爪牙，到處吃人，人的生命危險到了極點，生活不安到了萬分，但人雖無禽獸般銳利的爪牙，卻有比禽獸靈敏的腦子與手足，於是第一步大家聯合起來，團結起來，第二步把他們驅逐到深山叢林之中，第三步便放一把「野火」，都把牠們燒死，於是乎天下太平，人都能夠安居了。

人類的大敵已除去，生活本可以從此安定了，然而不幸，當時有些狡猾的禽獸，竟被逃了出來，他們戴着人的面具，穿着人的衣裳，打摸得和人一模一樣，混在人羣中，人都看牠不出，牠們慢慢的生長，漸漸的繁殖，吸入的血，吃人的肉，還要做大文章，講大道理，使被吸被吃的人都心服情願了，於是才有人漸漸地覺醒過來，知道倘再不趕緊設法驅除，人類就會滅跡的。

然而有些禽獸，牠們不但有着吃人銳利的爪牙，牠們并且還有更烈害的吃人的一切工具。要消滅牠們，便很吃力了，但幸而人類既經有了覺悟，那也只要把一切被吸被吃的人都聯合起來，團結起來，把牠們再驅除到深山叢林之中，然後放一把「野火」把牠們燒個一乾二淨。

看呀！有些各種各類的禽獸，已經逐漸被逼到深山叢林之中去了，而野火的紅光也到處都看得見了，人類的新的生命與希望，也就在這「野火」的紅光里顯現着了。

# 一個「不聽話」而「沒出息」的孩子

豈休

我時常會被家裏人或族裏人喚作「不聽話的孩子」或「沒出息的孩子」。

的確；他們是十二萬分的好心，教給我許多「處世之方」，可是我這個不懂事的孩子！偏不聽這所謂「通世故」的「處世之方」，偏反叛着他們的意志，照着在他們是認爲不當的幹着。

真的，我太不听话了，我時常使他們憤怒，我太固執了，常使他們失望。

呵！他們有時爲我這樣一個不懂事不聽話的孩子憂慮了，憂慮我這樣一個不懂事不聽話的孩子的未來的生活了，這在我倒未有想到呢！我的心只是被另一個使我更關心的東西佔有着。

不知怎樣，在前天，我竟與到我家來做客的舅父爭辯了許多的時候，最後他帶着憤怒與失望的神氣向我說：像你這樣的，將來還會有事情做麼？只有去賣鹹卵呵！我讓他說完，接着說，假如必要的話，也是可以的，這真給他一個「火上加油」。

他於是向別人說：這個孩子連舅父都不放在眼裏了。

我還記得：在好幾年前，我還是幼小的時候，家裏人，族裏人，時常會向我這樣地說的，是的，就是現在，也還有人對我這樣地勸勉的：一簣田鷄只有你的眼最光呵！你看，他們對於我的將來是存着多大希望呵！實在的，這一個零落的家族中，只有我是讀書的，可是我却讀成這個樣子，這樣的不聽話，不懂事。

與我家隔牆的後面的那座屋，現在被城裏的××大藥房佔去辦牛場了，在夏天，從那兒會隨着風送來牛屎與牛屎的香味佈在那熱騰騰的空氣中。

與我家相連的東向那座屋的後邊，也被外姓搬運了三家東向的那座屋却整個地被四個外姓人家佔去了，這座屋的後邊建起了粗式的豬欄與牛欄，這座屋的庭前擺有大大小小的菜桶，天井中埋着稻草，你走進去，一種酸氣與草氣混合成的氣味是第一個出來迎接你的主人。

還有，過橋的那一座大屋，我們習慣地喚牠做新屋的，現在被二十多個外姓人家盤據着了，裏面也有稻草堆，菜桶，並且滿地擺着像棋子似的鷄扇，你要顛起腳來當心地走，因爲沒有人修理，屋脊也毀去一半，零碎的瓦片與

磚頭散亂着在上面，呵！還有，族裏的老前輩時常會嘆息地指着這座屋前的田說：這本是一個大穀倉的地基呵！

他們會常常地對着這一切本為自己宗族裏所有的而現在被外姓人家佔了去躊躇的產業嘆息不置，戀戀不捨。

他們有時更在設備着要一天把這一切外姓人家趕了去整頓這分散了的祖業，再發揮得比以前更有聲有勢。

怎不叫他們憤怒而失望呵！唯一得讀書着的我，也就是在他們以為能在將來趕去外姓人家整頓分散的祖業，而

發揮得比以前更有聲有勢的我却變成這個樣子的人了——  
一個反叛他們的意志而不聽話的孩子。

我現在是被喚做「不聽話的孩子」。或「沒出息的孩子」，被認為不是其他孩子的好榜樣。

我不願聽他們的話，我不願做他們「出息」的孩子，我的心是被另一個使我更關心的東西佔有了。

一九三五、十一、廿五夜作。

### 新書介紹

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C)

「短劍集」(論文)

鄭振鐸著

三角

文化生活出版社

「黃昏之獻」(散文詩)

麗 尼著

三角

文化生活出版社

「雷雨」(劇本)

曹 禺著

四角

文化生活出版社

「以身作則」(劇本)

李健吾著

三角

文化生活出版社

「魚目集」(詩集)

卞之琳著

三角

文化生活出版社

——以上十六種上海生活書店均有代售——

### 詩集介紹

「烙印」

臧克家著

二角

開明

「罪惡的黑手」

臧克家著

二角五分

生活

# 厄運

薛大壩

〔一〕

阿寶在朦朧中被爸媽搖醒了，晨曦從紙糊的破窗楞上溜進來，照得室裡模模糊糊地還可辨出輪廓。黑暗冷靜的房中，他看不清爸爸的臉是發怒或是在悲泣，從他的聲音里却可辨得出他並不似昨天那樣的發怒。

他坐在床邊注視着阿寶，催他起來，媽媽悄悄地在灶下燒起火來。

阿寶從暖烘烘的被窩里爬出來，他覺得兩腿疼痛，脊背沉重，癱軟得沒點力氣，於是又想起昨晚的一頓毒打，恐怖又掠過他小小的心，他不敢看他爸爸的臉色。

〔二〕

一個大清早，太陽剛爬上水平線，阿寶便起來。摸去眼角上的眼屎，欠一個伸，振振精神，便拿起玻璃盒子到糖舖里去買糖。晨風更冷的吹得他發抖。

回來，母親已燒好了粥湯，便雙手捧着喝起來，爸早就吃好了，拉起黃包車往街上去。阿寶便緊緊地喝完粥，掛起玻璃盒子，拿着一面小鑼子上街去。

噉，噉，噉……冷風迎面吹來，鑼聲遠遠地波揚開

來。他向着街頭巷尾走去，在春坊街口碰到了老苗，他是十一歲的小孩，較阿寶大三歲，也是賣糖果的，因為時常碰在一起的緣故，所以結識了。

「阿寶我們一起走好麼？」老苗對他笑笑，說。

「好，免得一個人冷清。」

「可不要像前次那樣地爭生意。」

兩個孩子一起走，阿寶手段乖，生意經都沒落到老苗手上。因為人們看阿寶不骯髒，又會笑，又靈活，而老苗的兩手黑的，鼻下掛着鼻涕，面相又粗魯，所以都喜歡阿寶。

老苗看自己落腳便惱了，心中覺得非常煩燥，嫉妒：

為什麼人家都買他的？於是便扳起嚴厲的臉孔說：

「阿寶不要拉生意，噯！要我同走却不讓我一點生意，你，你老是這樣。」

「那我們分開各走各的好了，省得吵嘴。」阿寶笑了  
一笑。

「不行，我偏要跟你，」老苗故同他為難。

阿寶悄悄地只管自走自的，把鑼敲着：「噉，噉，噉

……於是老苗老是睜起眼睛，撅起嘴巴，做起狡猾又頑皮的樣子來。

一個小傢伙跑來，又買阿寶的糖果，老苗就趕上去，做起要打樣子說：「還爭生意麼！我對你不客氣的！」

「就讓他買你的，我走。」阿寶曉得老苗野蠻，便讓了他。可是那小孩子却偏不要老苗的糖，終於買了阿寶的。

「媽格屁的，話倒好聽。」老苗撞他一下。

「不要找人生事，他不買你的，我有什麼辦法呢？」阿寶怕他只得這樣地說一句公道話。

「揍你媽的！你老老看，老老就揍你，」那個又歪着肩頭撞過去。

「噯！不要野蠻，這樣欺人作啥？哼！」

「揍你媽的，老子揍你。」他放下糖盤子，便上來打阿寶的臉，阿寶也正想放下盒子還他一拳，可是一腳踢來，那玻璃盒子早被他踢碎了，玻璃片撒了滿地。於是兩個扭在一起，打得阿寶鼻血流滿面，銅子撒滿地，號啕地哭起來，才給另一個賣花生的孩子拆開來。

阿寶一邊哭，一邊拾銅子；淚水鼻血在面上交流着結在一起都不管，只是低頭找尋。老苗自知理曲，便悄悄地溜走了。

銅子找來找去總少六個，只找到四十八個，他還是哭着尋，玻璃盒子碎了還放在地上，糖都滾了出來，沾滿了泥粉，那賣花生的幫他拾起。

好些人走過，只瞟他一眼，都沒對他滿是血淚的臉發

生憐憫。後來一位拜佛老太婆走過，老花的眼看到這樣的景象，才止住他的鼻血，給他十個銅子，安慰他叫他回去。但他不敢回家，老是流着淚。而這時太陽已偏西了，他還是挨着餓不敢回家。

過了些時候，淚終於不再流了，盒子打碎了，糖果滿是泥粉，一定賣不了的，肚皮餓得厲害了。影子漸漸長了起來，他沒處走，只得回家。但見了破盒子便着了慌。天漸漸晚了，只得掛上破盒子，拿起小籬，硬着頭皮回家，他知道總是免不了一頓打。

「揍你媽的，你這臭女人，烏媽屁，只管要米要柴，不曉得男人的爲難。」父親在房裏怒吼。

「媽的，老子今天……今天賠錢吃了耳光，你知道！還是同老子瞎吵，鈎破了官的西裝，賠了六角……」使得阿寶更抖得利害。

落霞紅紅的映過來，房子里暗模糊的，阿寶一走進門，父親便問賣多少錢，聲音還是憤憤的。阿寶抖索着手送過錢來，面孔發青了。父親立刻看見他的玻璃盒子是打破了。火上加油，他正在憤怒着却又看見他的兒子打碎盒子，臉孔更發青了，便一把抓住他亂打起來。

「通，通……」

「天呀！打死吓！」天呀……」

「媽的，你這歪風生的，媽的……」

「通，通，通！拍！拍！」

「救命呀！……天……救命，救命呀！」

「好，好，不要亂打，打傷了要不得……爸，爸！」

媽媽從灶下跑過來拉爸爸，可被爸爸打了一下，被撞開去了，幸得隣舍跑來，才把阿寶爸拉開。阿寶却暈過去了。

醒過來，桌上放着油燈，爸呆坐在桌邊，臉陰沈沈的，媽抱住阿寶，面上還有淚痕，臉白得紙似的。阿寶全身痛，可因疲倦不久便入腫了。

### 〔三〕

今早被爸爸叫醒，無力地起來，身子既疼痛而又疲軟，因為兩頓飯都沒吃，且挨了痛打。他穿好衣服後，父親便溫和地問他的盒子怎樣打破的，因為他平時是個很懂事的孩子啊，所以父親很有點遲疑，且悔恨自己不該打他。

阿寶看父親溫和地問他，便把昨天經過的事告訴爸爸。他父親更覺得痛楚的，嘆着說：「阿寶好好地吃粥吧，今天不要同人家一塊兒好了。」因為他不能說別的話。

三人同用了早餐，爸爸把盒子拿去鑲好玻璃，再買了糖果給他去賣之後，才拉起車子出去。

太陽當空，天氣溫暖起來，他肚子餓了，背又痛得難耐子是挨着步子回家去。到了門前，門是關着的，開進去房裏靜靜的，他喊媽，媽沒在家，他着了驚大聲地叫。

「你爸被警察拉去了，媽往安公局喊冤去！」鄰舍三

姐告訴他。

他關上門立刻向公安局跑，遙遠的地方傳來了悲惋的聲音，有許多人擠着看熱鬧。

跑進人堆，媽媽蓬頭散髮地在石塔上哭，已變得不成樣子了，他跑過去抱着媽的臉也跟着嗚咽起來。

站崗警察拿着棍，睜大了眼珠來驅逐他們，可是他們老是哭着不去，警察惱了，踢他們幾腳，但他倆依然哭着，看的人們在嘔哩咕嚕地笑着呼着，在笑聲里發出了他母子倆的喊聲：

「我願跟丈夫同死」。「我跟爸爸同死！」

站崗警察沒法，只好嚇散這些看熱鬧的人。

「天呀！冤枉——我願去拼命……」哀惋的聲音從熱鬧空氣下悽慘地傳開來。

### 〔四〕

第二天報紙上登着這樣一則新聞。

「昨晨十時許，有車夫××假造字條圖章，以利順旅館之各義，向郭恆記米行賒米五擔。後經該行認明此係偽造之字條，即派警逮捕入局。據該車夫聲稱：此係一中年雇客託辦，並於××橋頭等待，乃彼所不知。實情如何。以後再行披露云云。」

十一月五日晚寫完。

## 談談中國的社會

阿新

先引了兩段話來：

「……後來工業發達機器創出，便人和人鬥，从前人類戰勝了天同獸之後，不久有金錢發生，近來又有機器創出，那些聰明的人把世界物質，都壟斷起來，圖他個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隸，於是變成與人爭極劇烈的時代，這種爭鬥，惡到什麼時候才可以解決呢？必要再回到一種新共產時代，才可以解決。……」

「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乃是不可掩蔽的事……所以我們的態度，不應該站在盲目的否認階級與階級的鬥爭的立場上，會反對階級的鬥爭。……」

## 一，小序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發生了根基動搖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出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現象都呈了反常的狀態，而各種有對應性的事物的矛盾與衝突，更是達到了最尖銳的地步。各帝國主義的軍備競爭，貨幣競爭，商品傾銷。……在這許多矛盾的衝突中，最引起我們注意的，便是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世界，各處的「階級」對立，而這種階級的對立，在這幾年來，更加厲害了，她們到處有發動階級鬥爭

的可能。於是，在這樣的情勢下，我們不得不對這問題有所深刻的認識與了解。

我們中國，誰也不能否認——是各帝國主義者統治下的世界的一角，並且這一角比任何其他的一角都重要；對整個的世界發生的影響也特別大。有人說：「中國是世界的火藥庫」，而這火藥庫的危險性正在這階級的對立上面！現在我們來探究探究中國社會的階級性是有偉大的意義的。

## 二，怎樣叫做階級

到處我們都可以發現；在這社會裏有着坐汽車，吃大菜，住洋房，賺大洋錢的大好老。有的住破屋，吃壞東西，衣着襤褸而日夜工作着而不得一飽的窮小鬼。更有着沒得吃，沒得住，沒得穿，沒事做的失業大衆。到底他們的生活爲什麼這樣特殊呢？這就是因爲他們「階級」的不同，爲了解釋這種現象，得先明白「階級」的意義。

有人說：「階級是用貧富來分別的，」我們以爲這話還不夠，有的人說：「階級是用收入的多少來分別的。」



這更是皮毛的說法，爲了使我們答得完滿起見，非先把階級的發生說明一下不可。

很早很早的上古社會，社會的生產力很低落，人們一天勞動的結果只夠自己吃着，根本沒有剩餘的生產品，根本沒有發生私有財產的觀念，所以也沒有剝削人，壓迫人的現象發生，到了後來生產工具是進步了，於是生產力大大的增加，人們也有了剩餘的生產品，因此就有少數人，他們佔有了土地（生產工具之一），而成爲私有的財產，在這裏，就發生了二種不同的人，那少數人他們不直接去參加生產了，而成了社會的生產支配者，他們管理着大多數人去生產，至於他們的生活就從大部人的剩餘生產佔來供養自己，其餘的大部分人，他們仍埋着頭直接參加生產，非但要維持自己的生活，並且要供養那些少數的支配者。所以在社會中便發生了這兩種階級：社會的支配者是統治階級（也就是剝削他人的階級），社會的勞動者是被統治階級（也就是被人剝削的階級）。

由階級的發生起一直到現在止，階級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在古羅馬社會中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等階級，中世紀的封建社會中有封建諸侯，僧侶，同業組合的師父，職人，農奴等階級，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便有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兩大對立的階級。至於所謂小資產階級乃是夾在這兩者之間的中間層。

在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他們的利害關係是衝突的，衝突到了某一時期便會衝破了現社會的網，而向另一個路上走出的。所以有人說：「凡過去的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最後，我們可以得到了一個結論：階級是在生產上盡同一任務，在生產的過程中，對其他的人們又立於共同的經濟利益的關係上的集團如資本主義社會中，有一部分人是佔有着生產手段，指揮生產過程，有大部分人沒有生產手段只有出賣他們的勞動力，給那些有生產手段的而替他生產，得到了微細的報酬而維持吃不飽穿不暖的痛苦生活。所以在階級的對立關係講起來，資產階級是站在一方面（他們內部因利害的關係，而互相競爭火拚，但是在級階的對立關係的立場上，他們卻是團結一起的，就是對無產階級的壓迫和榨取是同樣的殘苛。）無產階級是站在另外一方面的，一切無產階級他們受資產階級的壓迫與榨取，都是同樣的感到万分的痛苦，同時內部也無衝突，所以他們的團結是很鞏固的。

### 三、中國的新階級的形態

現在，我們把問題的主要點轉到這中國來，特別的聲明，所謂中國的新階級，是指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階級。爲什麼要加一個「新」字呢？這就要使我們所說的階級不和鴉片戰爭的以前的階級混於一談。因爲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可以斷定，那時中國社會也有着階級的對立，不過那些階級與鴉片戰爭以後的階級，顯然是兩種不同的性質。所以「新階級」是我杜撰的名詞，只是爲了說明明白起見而用的，別無其他種作用。

說到了中國新階級的形成，我們不得不把帝國主義侵入的大概情狀敘述一下，因爲這樣，才可以作我們了解中國的社會，而分析中國社會的階級。

那是在西歷一八四〇年，英帝國主義的大炮把我們閉門自守的大門轟毀了，繼着「法，俄（帝俄），德，日，美」各帝國主義都跑進我們中華民族的老家來，當他們軍艦大炮的「軍政時期」結束以後，馬上便實現他們「訓政時期」，洋布，洋油，棉紗，紙，……等大量剩餘生產品的流入中國。同時，土布，茶，絲，豆等低廉的原料品也慢慢兒運到外國。於是「帝國主義對中國輸入生產品，運出了原料品，經過了一下翻造的手續，又把製成的生產品運回中國來銷售，這樣我們的金錢便滔了不絕的轉到帝國主

義的手中去了。那麼帝國主義把所賺的金錢帶回本國嗎？不，帝國主義非但不把金錢帶回國去，反而把更多他們自己的金錢帶到中國來，這好像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體嗎？其實帝國主義憑藉着不平等條約的優待權，利用中國低廉的工人，便宜的原料，把錢帶到中國來，直接在中國創設工廠，這樣可以收更多的中國的大批金錢，這就叫做投資。廣義的包括着交通，借款，地產，一切的投資，這樣多投資就是要抓住了中國的經濟政治權，使他的剝削更有優越的條件。所以我們可以總括起來講帝國主義自打破中國的門戶起，一向對中國是採取了三個經濟侵略的形式：（1）輸入他們的剩餘生產品；（2）輸出中國低價的原料；（3）在中國投資，可以直接的吸中國勞苦大眾的血。

談到了這裏，讀者或許會想到：「帝國主義的侵入，會引起中國社會的變化嗎？」的問題，是的，這正需要我們討論。同時，我們要觀察中國社會現在是在怎樣的環境中發展着。

第一，我們要明瞭中國怎樣的變化世界政治經濟的重心。

這是明顯的事實，各帝國主義者並不是個統一的集體，雖然他們對中國勞動大眾是站在一道線上壓迫搾取的。

但是他們內部的利益都是衝突得非常的厲害，尤其是對中國的剝削，他們的衝突是最尖銳也沒有了。他們之間有的是要劃分着各自的勢力，有的是要機會均等門戶開放，更有的是自己來獨占，而這幾種政策的衝突在「中國社會的鏡子」裏明白地映像着。

「好一塊肥肉！」各帝國主義是這樣的讚美中國。「這是最後的一塊肥肉了！帝國主義更嚙嚙對中國暗算。尤其是帝國主義基礎動搖的時候，他們不得不把這肥肉攪在他手里，這或者可以延續他們暫時的壽命吧！因為這是一塊肥肉，並且是最後的一塊肥肉，各帝國主義是致命的火拼着日在分點這肥肉的「肥」，於是，衝突，矛盾，暗鬥，明爭，詆諆，排斥，便是帝國主義在「中國舞台」排演着的節目。這樣的情勢下，誰說帝國主義的目光不注意到太平洋，誰否認中國不是世界政治經濟的重心？

還得補充一句，帝國主義的壓迫過度的時候在「東方」已有了「民族自求解放」的曙光。尤其是這民族的解放一定會走上了帝國主義極端相反的路，因為與蘇聯太接近了，甚至於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也許也步着蘇聯後塵。這一類真使帝國主義者費竭了心思。假使萬一真這樣辦的話，這偉大的勢力洶湧起來，帝國主義不是立刻要壽終正寢了嗎？

！所以爲了要防備中國民族的自求解放或者蘇聯化，帝國主義是怎樣在替自己打中國的算盤，於是中國成了世界政治經濟的重心？還值的懷疑嗎？

再來看，我們中國的內部吧！

帝國主義的侵入是使中國社會起了極大的變化，中國舊的社會機構是破壞了，另外一個形式的機構起而替代，這到底是什麼一個社會？有的說是封建社會，這我們覺得不妥，雖然在現在中國社會中，封建社會的色彩仍舊很濃厚，但是帝國主義侵入後是完全另外一般形式了。再有人說是資本主義社會，我們仍舊覺得很難確定，雖然民族資本主義是已經萌芽而成長了，但是他的力量是那這樣的微弱，那裏稱得上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那麼，這是個什麼社會呢？當然我們不能造一個名詞便算這問題已經有了答案，我們應該從各方面的觀察，這到底是怎樣結構的一個社會。

在上面我已經講過帝國主義侵入，是破壞中國舊社會的機構，但是他與舊社會的封建勢力發生了聯系，這好像很驚奇的，實在並不見得，因爲：

「帝國主義的侵入殖民地，本是造成了殖民資本主義經濟關係，而破壞封建勢力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維持

封建勢力，以阻礙資本主義與壓迫中國的被剝削羣衆，這是因爲帝國主義爲要維持他對殖民地經濟政治上統治起見，不得不利用殖民地的封建勢力」。

又「實際上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勞動羣衆的壓迫，極大部分是依據中國經濟落後，依據農村中，社會經濟關係中，政治制度中健全的殘餘勢力，這些是外國帝國主義無限制剝削中國民衆的最好把握。帝國主義維持着中國地主豪紳軍閥幫他的封建勢力，封建勢力又在維持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統治。」

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的狼狽於間，統治着中國的許多羣衆，這是中國社會現象之一。

工業的近代化（從手工業到機器工業在殖民地的中國是萌芽了，尤其是帝國主義對我們稍稍放鬆的歐洲時期）中國的民族工業便有着顯著的發展，但是在外貨傾銷，外資在華企業勢力的膨脹，租捐等封建勢力的摧殘，國內市場的不統一，國內外市場的萎縮與購買力一般衰退之下的現在，中國的民族工業也只有陷於奄奄待息的境地，但是另外一方面看，我們可以看出帝國主義對華企業上是如何的「起勁」，他們想吮吸最後的一點血了，你看買辦階級是如何的賣力，在替帝國主義宰割中國的大衆！再另外一

方面看，中國的無產階級（產業工人）的數量是向下的增多，同時他們的勢力也與日俱進。最可注意的，還是失業羣的大量增加。

現在，我們整個的社會，一方面是充滿着矛盾，貧窮，被壓迫，破產，飢餓的尖銳化，另一方面，却是加速的壓迫，榨取，宰割。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社會是許多帝國主義壓迫，宰割下的半殖民地的社會，而帝國主義的走狗買辦階級剝削和封建勢力把持下的「半封建社會」者。這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無產階級的大衆是被壓迫榨取得無忍了，於是揭起反帝反封建之旗，目前他們反抗的勢力是一天擴大一天。

爲了更明白我們的社會結構起見，我們得分析一下中國的階級。

#### （四）中國階級的分析

除了實際統治我們社會的「太上皇」帝國主義者之外，我們將中國的社會的階級分析爲五：

（一）軍閥地主豪紳和買辦階級——這兩階級是有着密切的聯繫。所以併在一起講。地主是土地的所有者，也就是農民羣衆剝削者，壓迫者。買辦階級是替帝國主義推銷剩餘生產品的爪牙，是替帝國主義剝削大衆的「劊子手」，

他唯一的生計來源是向帝國主義取得分潤剩下來「殘羹」，這「殘羹」的數目却是很可觀的。所以買辦階級是很「忠心的」在替帝國主義做庖人。買辦階級得來的盈餘，大部分是向着農村中投資，並不是向城市工業投資的，因為中國民族工業已被帝國主義軍得不能再發展了，並且他們也不敢和他們的主子競爭，所以便投資到農村，依封建的關係去剝削農民羣衆，更可以產多量的原料運到外國，作為帝國主義經濟的「尾閘」，本來帝國主義的侵入，使農村破產，對地主是不利的，不過帝國主義利用了地主，把這一切地主所受的損失，轉嫁於農民大眾的身上。這樣，地主和買辦階級便密結着一起。那麼他們對於中國社會所處的地位怎樣呢？我們曉得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大敵」，在社會的進展中，非把這「大敵」打倒不可，但是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所以我他們也是中國大眾的剝削者。

(二)民族資產階級——上面已經講過，民族資產，因「外力的壓成」，已經很早就抬頭，到了歐洲大戰時更見勃興，他佔有了生產工具，原料，雇傭了勞動者，產生商品，於是他們的利潤便從商品的出售中賺到了，但是商品卻是無產階級的汗血製成的，所以他是吮着無產階級的血

，這是明顯的事，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利害關係是無可避免的衝突的，當帝國主義對華侵入和他經濟衝突，他也領導着無產階級一齊向帝國主義反攻，但是到了某一定的限度，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勢力進展（無產階級對自身認識清楚後，而與民族資產發生了衝突），和帝國主義的反攻的時候；民族資產階級，爲了保持自身的利益，便退出了革命陣線，而和帝國主義握手，更做了帝國主義附庸。所以，在社會的進展中，民族資產階級是絕對不可以做勞動大眾的同志。

(三)小資產階級——這在我國社會上的佔的人數很少，如店員，小商人，小廚主，手工業和智識分子，因為包合得太多了，所以內部是非常的複雜，同時，他的階級性是時常動搖的，在無產階級比較接近的，便替資產階級者服務。但是，假使他們環境比較差些的，所受生活一定更痛苦，所以他們的革命情形也特別的高，不過「五分鐘的熱度」却是特色！例如智識份子吧，「他們如果與反革命者相抱，他們可以用了有利於反革命者的似是而非的理論去麻醉，欺騙羣衆，緩和革命；他們如果站在革命的營壘中，也可以宣傳革命的理論，以促進羣衆的覺悟」，所以在社會的進展中，大家應該好好的教育小資產階級，使他

們不會入剝削者的圈套。

(四)農民羣衆——在中國人口的總數是佔絕對的多數，除開了富農，因為他與地主的關係，爲密切外，我們所指的農民羣衆只是佃農與雇農，佃農的數目最多，而所受到生活壓迫也最厲害，「破產」就是他們的命運，「反抗」也就是他們的出路。不過，他們過於舊意識，缺乏組織力，一經最進步的社會羣衆來領導，便成爲反帝反封建的鞏固陣線，事實擺在眼前，讀者自己看吧！

(五)無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中學生雜誌」傅永仁先生的，「對於時勢的和自身的認識」中有這樣的話：

「無產階級是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階級，他們直接受帝國資本家及統治者經濟上政治上重重的壓迫，凡使他們無法維持他們最低限度的生存，他們因爲在大規模生產的近代工廠之下，有成千成萬的同伴集合在一起工作，使他們意識到集團的精神，並發生階級的自覺，他們有高昂的鬥爭情緒，有組織的能力，他們才是革命的基本的隊伍，才是鬥爭的領導者，他們在現代中國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中，曾屢次表現着英偉的戰績，但中國是產業落後的地方，無產階級在數量上比較還不甚多，所以必須有農民做他們的同盟軍，才有勝利的希望，而且近年以來，因所受政治上的壓迫過重，一時元氣不易恢復，又他們多從農村裏出來也很多，意識一時尚不易轉變，更需要覺悟分子給他們指導。」

五，由中國階級說到我們的出路

「我們對於現在社會滿意嗎？」我要問。

流浪在街頭是飢餓的工人，徘徊於田間的是破產的農民，進退兩難的是小資產階級，在業生活一天惡劣一天，失業的陣線一天擴大一天，大家爲了活，大家必須要「求出路！」

活，大家都爲了活！

怎樣的「活」！活的路在那裏？

「去求職業麼？職業早給人壟斷了！去自殺嗎？實在太看小了我們的力量！！那末怎樣呢？」

在這裏，這條正是我們大家的整個出路！！光明的光輝照耀着的康莊大道！就是我們團結起來，向着帝國主義，封建勢力進攻，來毀了這舊的社會機構，新的社會的曙光便看到了。

周谷城先生在「中國社會的現狀」中，進一步的指示我們：

「在全世界資產階級們互相傾軋，互相衝突到了尖銳之時，全世界無產階級起而根本推翻和有財產制，廢除資本主義的生產，澈底改造世界的經濟系統，乃成了人類文化史上必然的任務，這一任務完全成實現之用，乃世界階級對立之局開始消滅之時，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前途，繫於這一個任務之完全實現，中國被壓迫民族的前途也繫於這一任務便完全實現！」

# 公路

弗西

「嗚——嗚——嗚嗚——嗚嗚……」

公路建造局分局裏的汽笛在叫。

睡在山腰上稻草蓬裏的阿福被叫醒了。

天空還是灰暗色的，西北風在狂嘯着。草蓬的角落裏每個小孔，都盡量透進冷風來，在睡在木板上只遮着一層破棉被的阿福的身上，毫不留情地抽打着。

這嚴厲的汽笛聲，本是他所畏惡的。反正臥在那裏也不好過，索性便一翻身坐起來。他依舊掛着一幅疲倦的面容；眼珠深陷，臉色黃裏帶青，看起來活像個死人。

他穿一件舊棉襖，袖口，領頭，破碎得不成樣子，但他管不上這些。他用手擦着兩隻眼睛，推一推草蓬門，便向西三步兩脚地，奔到山脚下公路建造局分局裏去，在廚房裏向一個廚司討一點熱水，用一條破毛巾來洗臉。擦一把面，擦一下手，倒了洗臉水，便連忙向局前一片空場上奔去。

這塊場地現在已經站滿了築路工人，分局長和幾個辦事人正在那兒點名，他幹忙插進去。

點了名後，這兩百名左右的工人，便要分發開來工作

。阿福和老林，阿保，張毛等三十人被派到離局西面一里的山凹裏去炸岩。那地方正當兩座岩峯的中間，除了表面黏着數尺厚的黃泥外，幾手都是些硬石岩造成的。幸而山谷他邊有一處比較凹進的地方，再掘進去，便可以裝埋炸藥。他們用力掘地，掘了一個時辰，已經掘成方方一丈，深兩尺的地；汗開始從他們的額上，背上滲出來。

阿福舉起手擦着額頭的汗，喃喃地一聲：

「忒他娘的，累得老子要死。」

「這時光，局長們還安安地坐在裏邊弄婊子呢！」阿生接着說，給阿福以一個同情的歎息。

「吾們難道是命中注定要吃一輩子的苦頭的嗎？」張毛憤了地插入。

「那沒有法子，我們既然前生無修，生在窮苦的人家，自該勞苦一世，免罪過。」雖然老林見識透，說出這麼老成話來，終究不能使那班較年青的人信服。

張毛氣得跳起來，粗聲說：「放你娘的屁，你這沒生氣的烏龜，竟說出這樣話來。」

老林也嗷起嘴，皺着眉，動手想打，却被衆人攔住了

阿保在旁邊聽他們說，也覺得局長和辦事員們與他們之間的苦樂是相差得太遠了。可是一想到庶務是自己的表弟，自己是受過局裏的恩惠的，便又俯首努力工作着。

這時，分局長領着兩個辦事員來視察，他們低頭工作着。

「再掘三四尺深，便可以埋炸藥了。」是局長的命令。

與局長最附近的老李應了一聲：「是」他們繼續着他們的單調的工作。

陰霾的天色，只有各人的肚子來報告時刻，說：「午時將到了。」同時，他們已把那地掘成一個樣子。

四五個人去拿來了炸藥，十幾個人便動手裝炸藥到岩洞上去，阿保最告奮勇，在前面一面裝，一面指揮着衆人，臉上現着興奮的神情。

轟，轟，轟……

炸藥突然炸起來，衆人都趕緊向後退，臉色都嚇青了。阿保來不及躲避，頭部和一隻手臂已經被炸碎了。幸而還沒有多炸藥裝進去，不然難免更有幾個人要受災。

衆人呆了半晌，過後便喊做一片，有些拿木板來把

屍首安上去，有的擠裏擠出不知做些甚麼。有幾個和阿保親密些的，不覺掉下淚來。老林拉着阿福，首先出來說：「人已這樣了，便歎息也沒用，你們且托他收拾好，待我兩人到那邊叫工頭來，再到局裏報告。」這麼說着，二人便加快脚步奔去。

二人走到離這裏三四里地的一個鄉村裏，那兒，工頭，分局長和幾個分局裏的辦事員正在監視着工人們拆屋子。因為造公路劃過這鄉村，有一座在村南首的大屋子，恰巧給路線劃去了一半。這屋子住着潘氏四房，大大小小共有二三十人。當劃路線時，這潘老頭子和四個兒子曾經同公路分局交涉過，請求局裏把路線改劃在他們屋的東面，分局長死也不肯，最後，潘老頭和他的兒子去哀求他，他却依然硬起臉皮來對付。現在是輪到拆這座屋子了，屋旁邊聚着鄉人們，老年人與婦女們用歎息的口吻，指斥着這班外路來的工人，壯年人則簡直怒罵着，恨不得舉起拳頭搥死這班狗頭。潘老頭子張着一雙淚汪汪的眼睛，回答衆人的問話，他的孫子們哭做一團。鄉人們那個看得過去的，也都想動起武來，同時這班外路的賊骨頭，也不是好要的，也用惡很很的眼光報復。

老林和阿福擠入人叢中，在西北一個角落裏發現工頭



和分局長，二人喘着氣上前報告，工頭和分局長便跟二人  
和那轟炸的地方去查察。

四個人趕到那場地時，那邊已經聚着一大羣看熱鬧的  
人。他們都好奇地擠來擠去，流着臭汗，好像看不到就不  
痛快似的，可是拼命擠進去所見到的，原來是橫在木板上的  
一具死屍。於是大家對這些外路人似乎很不滿，因為他  
們即使對於這可憐的死屍，也沒有一點顧惜，反是有着樂  
意的叫聲，說：「死得好，不是老天給他們些顏色看看，  
在他們的眼中那還有我們嗎？」在他們樂意的叫喊和談論  
中，工人們懂得鄉人們的意思了。

工人們圍繞着工頭和分局長，睜着注意的目光和耳朵  
，看他們到底怎樣安置。張毛挺身出來問工頭和分局長有  
何辦法，工頭用靈敏而狡猾的目光在工人們的臉上掃，機  
警地和張毛答話，十分鎮靜地說：「這與局長沒有關係，  
只怪我自己輕易認下這些工作。但是，假如你們個個都當  
心看你們的工作時，那也不致出什麼危險了。」頓了一頓  
，又接着說：「現在沒有別的办法，只有把屍首收拾好，  
就在近地安埋了罷。」說罷，拿出幾塊錢，叫兩個工人去  
買一口棺木來。

「那麼他的老婆兒子怎麼辦呀？斷送了他的性命拋下  
他的年青的老婆，難道就此完了嗎？」張毛憤憤地說。

「他妻子不在這裏，只好等我們的工作告一段落時，  
我回去另想辦法——我一定叫她們不至於受什麼苦。」顯  
然是一個圓滑的答覆。

張毛想繼續下說，衆人也想插入說幾句公道話，可是  
他們找不出適當的話頭，因此只好在默默裏表示他們內心  
的悲憤和不满。

兩個工人買回來一口棺木，大家動手把這已經收拾清  
楚的屍首裝進去。抬到山後山腰上，揀一塊適當的地方埋  
了。

在沉靜的空氣中，過去了這樣一個嚴肅悲慘的下午。  
天色將黑了，二百個左右的工人聚着吃了晚飯，過後  
便散到山邊各個草蓬裏去。

阿福拖着沈重的脚步，蹣跚地爬上山腰，走進草蓬裏  
去，腦子裏什麼也不能想，什麼也不敢想。

外面是无邊的灰白，无邊的空漠。  
阿福在凜寒中又呼呼地睡熟了。

# 一個人的訴說

仿 檢

「我是一個年紀青青的，頂結實頂有氣力的漢子，我却被閒棄着像一隻破爛的芒草鞋！」

我沒有偷懶，黎明——雞啼了，我就起了床，晚上，人睡靜了，我才上床。我還有使用不盡的膂力……

我告訴你：——我能夠把鋤頭飛得高高的，又實實的打進土里，翻出了一大堆的泥塊，凡是經我耘過的田土，都是鬆鬆的，細細的，很適宜于種稻，麥，瓜，吓，荳，吓，芋頭……

夏季或者秋季，我讓脊背曝在太陽裏，讓它把我烤得發紅，發紫，我不皺一皺眉，我不嘆一聲氣，我只飛起鐮刀，割麥，刈稻穗……

冬令，我會戴上箬笠，披一件棕絲衣。赤着腳，在水田里，鞭着牛兒，把犁頭拿得穩穩的，口裏叱着：吃吃……

……我時時砍下青蕪蕪的竹兒……編一些籬吓，篩吓之類的用具，我不能讓自己有一點兒空閒。

但是，我被閒棄着——像一隻破爛的芒草鞋吓！

我深知水性——我會捉魚，我能夠一個猛於鑽下水底

去……

那深深底水底，是稍稍溫暖的，石頭上有滑溜溜的青苔，這正是藏魚的所在呢！於是我睜眼了，哦，多麼幻麗的水底吓！——

水是透明的，碧澄澄的，像一潭美麗的琥珀，青苔站在碧岩上，像風吹開一頭草線的頭髮，白閃閃的魚兒銀塊似的追逐着。

我水獺似的活潑，在石縫間搜尋——指頭扣住了魚兒的嘴和它的鰓……我從不會落空地冒出水面。

我會嗾使一羣狗子，替我去搜山，再替我找尋山中的樹木，我只需一把鋒利的斧子，便可以鬥殺幾隻狼或幾隻獾……

我能從日出幹到日沒，我不會疲倦。

我的精力是了不得的，但是被閒棄着——像一隻破爛的芒草鞋！

我能夠肩起來復槍，在那飛雪降霜的夜深放哨，讓冷風割裂着我的臉，我毫無懼怕的挺起了胸脯。

我伏在戰壕裡會毫不心跳，沉沉着着的，把子彈射進

敵人的頭顱，把利刀插進敵人的胸膛。

……我已洗淨了我血腥的手。

……我被開棄着——像一隻破爛的芒草鞋吓！

我能夠揮起大鐵錘，叮叮噹噹——把一塊粗黑的毛鐵

錘鍊成雪亮的各式各樣的刀吓，角叉吓，斧子吓……

只消一隻胳膊，便可以吧風箱拉得「卜那卜那」的响

，使那血紅的火焰快樂地跳躍，我的臉飛滿了煤屑和鐵粉

，像一個可怕的魔鬼。我不疲倦，我快活，因為我的力氣

有用處吓！

但是我被開棄着——像一隻破爛的芒草鞋吓！

### 拉丁化在中國

馬爾華

中文拉丁化在近幾年來，有着長足的進展，這的確給我們有不少的歡慰。我們是在期望着我們的勞苦大眾

所容易學習的一種新文字的出現與成功！

第一、我們的勞苦大眾非常窮苦，每天要做十幾個鐘頭的苦工，並且連爹娘，老婆，子女還不能穿吃俱全，

由此，便知道我國的大部分的大眾是沒有念書的機會的。

第二、因為統治者的野心是想「天下太平」地坐在沙發椅上來吸取勞苦大眾的血肉的，假使這一批統治者

成了嗎？所以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知道統治階級是站在什麼立場的。

第三、漢字太難學了，學了三四年還不能看報讀書的，這些艱澀難學的漢字只有有錢人才能學會，才能學好

的，我們的勞苦大眾是下賤的，沒這一份好福氣。

由這裏可以看出來，中國的漢字是統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文字，不是我們勞苦大眾所需要的文字了。

拉丁化運動的發展，最近在蘇聯及我國都有着可觀的進展，作者現在簡要地報告一下，也可以使讀者明白我

國的新文字的命運已經走上一條光明的路了。

[Yuxu Sin Weanz Lauth Bao]「擁護新文字六日報」已出八九十期，在蘇聯出版，[Sin weanz ye kan]「新文字

月刊」已經出了四五期，北平的「北平新文字半月刊」也出了兩三期，而新出版的拉丁化書籍也很多，如「中國語

寫法拉丁化」，「拉丁化概論」，「拉丁化檢字」，「門外文譯」，「文盲用的拉丁化課本」等等，而在雜

誌附刊上另設的拉丁化研究也很多。

聽說「甯波話寫法拉丁化方案」及「潮州話寫法拉丁化方案」都已編就，並且各地學校都有採用拉丁化作課本教

材。的確，我們大眾所需求的新文字已經在艱難險阻之中，即即地邁進着，這未始不是我們大眾的一個好福音

呵！

……那些大作坊裏大工場裏熔鐵，鑄鐵，紡布，織絲  
……一切都是機器，那是多麼雄壯多麼動人呀！我願意站  
在他們的面前聽牠們吼；看牠們轉動；看牠們創造……我  
這臂膀一定——一定有力量去控制牠們，指揮牠們，那怕  
牠們是一羣獅子，我有使用不完的力量哪！  
但是我被開棄着——像一隻破爛的芒草鞋吓，我的  
天！

我是一個年紀青青的漢子，自家無盡的精力却無處可  
使，我現在需要曉得，為什麼我的精力無處可使呢？為什  
麼我被開棄了像一隻破爛的草芒鞋呢？告訴我!!!

# 光明

瑞 蕤

太陽死去了，

大地是烏黑的，漆似的，暗黝黝的。

恐怖！畏懼……枯樹的焦葉子在風裏像鬼似地叫着發

響；暗暗地……天地間似乎連一點針頭大的「光明」也沒

有。

光明消滅了。

呼的，一陣暴風括了過來。黑暗似墨汁，撒到天地間

去，在黑暗中蠕動着無數的人羣。空氣像山石，沉重地，

沉重地壓着瘦弱的人，呼吸是急促的，連用鼻孔來透氣都

感到不夠，却把嘴張開來，喘着氣。

黑暗中，瘦得只剩幾根骨頭的人在顫動，像蚯蚓割成

數段似的，在微微的動。

「唉唉唉，太陽死去了，光明，光明失去了，啊？」

：

「唉唉唉……天哪！救救我們……救救……」

「光明……光明……這樣的做人做什麼王八的『人』

哪。」

震動這沉重的空氣都不能。

突然，黑暗裏，遠遠地閃出一點白光，濡溼的地面上

，歪東到西地臥着憔悴的人羣，他們深陷進去的眼睛裏，

放出希望的光來，哭讓着的聲音突然停止了，無力的聲帶

裏喊出哄然的聲來：

「啊哈……光明……這不是嗎？啊哈哈！」

「好，好好，太陽復活了？去，去，尋光明去……」

「多少少年未曾看見這『光明』了，多少時候未吃東西

了，喂？……『光明』再來了，朋友，掙起身子來，到

光明的地方去求生存吧……朋友……」

「哈囉……光明地方我們才能夠生存喲，朋友，掙起

你們的孱弱的身子，都是骨架成的身子，來到光明的地方

找東西吃吧，去去！」

熱烈的呼聲裏，蘊着熱烈的希望，失去了好久好久的

喜悅的心，又復活起來！

他們痛苦地爬了起來，襤褸的，碎片的衣衫在風裏飄

了起來。赤着腳，蓬着長長的亂髮，喘着氣一步一步地走

，眼睛望着遠處的「光明」，枯瘦的臉上現出愉慰的微笑，

一點點白光——「光明」——在他的眼前搖晃着，漸漸地大了，大了，大了……

「光明。

死去了的光明，復活了。

人們永生死了。

和平，快樂，歡愉……

啊……大家一齊歡唱……唱個歡樂的歌兒走向光明的地方去……」

他們合唱着微弱的歌聲，氣在急促地喘着……

可是陰暗的，濡溼的那邊，躺着許多枯瘦的，已經死了的人……

道路崎嶇，狹窄，潮滑……好許多人走到中途倒地死了，嘴邊掛上一個苦笑。

「光明到了，近了。」人羣中的一個忽然大聲嚷聲的叫。

希望燃得他們的眼睛也紅了——希望是一種無形的力，鼓動着他們兩隻枯瘦的腿！

白光突的一閃，滅了，現出幾個巨大的魔鬼來，震着雷似的龐大的聲音。

「獸子們……別想跑吧……哈哈……哈哈……好好地

站住……」

「啊呀呀……怎麼的……嗚？？……」枯瘦的人羣中都哭叫起來，聲音悲慘得可憐「啊？……受騙了……」

「別讓，」一個眼睛大得像隻燈籠似的惡魔叫道，「懦弱的人喲！低下頭來吧，這是你們應該的命運……」

「可憐也真夠可憐呢！」一個頭上長滿紅色的粗髮的惡魔，拍着另外張開嘴巴笑的惡魔說：「不過像他們這樣的沒用，懦弱，老實的人也只有這樣的命運的。」

「哈哈……」猙獰的笑聲，「我們今天又好吃個飽了……哈哈……這些可憐的傢伙……」

天地間又是黑黝黝地，連一點針頭似的「光明」也沒有了。

「嗚？？……」光明「騙了我們，我們的末路到了……」

枯瘦的一羣人又開始哭泣了，……蚊子似的聲音不能震動這沉重的空氣。

幾個魔鬼一手抓起了這些人，把他輕輕地撕了，放進血盤似的口里，猶然地笑起來了。

天地間仍然是黑暗的，濡溼的地上，只有堆着些白

# 勇敢的戰士——巴比塞

勒力

今年五月底，法國「文化協會」中，聚了許多作家，對「火線下」及「史太林傳」的作者巴比塞致熱烈的禮讚，那知八月卅日，路透社給我們帶來一個不幸的消息：「巴比塞死了！」這消息便震動了全世界。他的死，真是全世界一個大損失啊！！

巴比塞是一個著作家，他創造了許多偉大的作品，尤其是在他「轉向」之後，更成就了許多光明偉人的事業。他將他一生的精力，完全貢獻與現在與將來的人類了。在這黑暗勢力包圍之下的世界上，他真是一顆燦爛的明星在照耀着。

巴比塞在一八七四年生於法國的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家庭里。早年受了「高踏派」的影響，完全是一個「象牙之塔」里的詩人。但是一八九八年，法國發生了「特萊孚斯大尉的疑獄事件。」當時許多著名作家如左拉，法郎士等都紛紛起來為正義而奮鬥。巴比塞深深地感動了，於是跑出「象牙之塔」，來到「十字街頭」，開始對現實社會起了懷疑，這時，他的思想與文字乃進至第二階段，更受了「自由主義」的影響，便成了長篇小說「地獄」，從此他在文

壇上的聲譽便確定了。

當他壯年的時候，恰達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他和多數社會主義者一樣地相信這是「權利」與「暴力」，「民主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最後的決鬥，因此便請纓出戰，希望以戰爭來解決「世界的問題」，實現「人道主義」的理想！！但結果呢？却完全失望了。他澈底認識這次世界大戰的性質，他明白為「正義而戰」為人道而戰，這些都是資本家的走狗的統治者的騙人的口號。在戰場上，他又身受種種痛苦，得到永久不磨的經驗，看了戰爭所造成的毀滅與殘酷，這一切供給給他一個永久不忘的印象。歸來後，他造成了一部不朽之作「火線下」。得到了全世界的讚嘆與擁護。

戰後，他的新信仰成立了，他完全成了一個「急進」與「澈底」的「戰士」了。一九一八年，「光明」的作成，更表示了他的「反帝」「反封建」「反宗教」的態度，並且他的行動也積極起來了。「光明」出版的同年，他創辦「光明雜誌」，且與各國思想前進者組織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國際」，以後接着十餘年之間，他都在為「人類未來光明的生活」實際地奮鬥着。他組織了「大戰參加者國際」，參加了「國際反帝反

殖民地同盟創作大會」，更組織了「國際非戰大會」。本年六月間，又與紀德、羅曼羅蘭等共同發起了「全世界作家大會」，更組織了「國際作家保衛文化協會」。他在這許多偉大而繁忙的工作中，並不會忘了他的著作事情。近二年，來又主編「世界週報」，每週發表了他的犀利的評論。

他爲「人類未來光明生活」而生活着，他爲「偉大的理想」而積極地忙碌工作着。於是肺炎漸漸奪去他的精力。當蘇聯莫斯科克里米醫院傳出他的死耗時，全世界羣衆只有懷着悲哀的心情來追悼「我們勇敢的戰士——巴比塞」的天折！

。更可顯示我們勇敢的戰士是怎樣地在工作着！

## 起來吧

馬二郎

同學們，起來吧！  
一九三六年的「非常時期」已經到了，世界的總危機早已爆發了，地球上到處是飛揚着強烈的炸落的氣味了。

親愛的同學們，我們都是年紀青青的，我們都是有堅強的意志，雄健的體魄，機警的頭腦，沸滾的熱血的青年；更可愛的，是我們都有一顆有生氣的純潔的心。

高爾基在「海燕」中高聲地唱道：

「啊！讓暴雨來得更厲害些吧！」

我親愛的同學們，我們的暴風雨時代已經來臨了，我們是有力的青年，我們的意志得在這狂暴的風雨中鍛煉得更堅強。我們不可以在這暴風雨中消沉了，我們得拿出力來，向這暴風雨奮力抗爭！我們要有大無畏的精神，我們要有顆沸騰着熱血的心，我們都知道，弱者的生命只有在鬥爭中求生存，求出路。同學們，我們要不顧一切地向黑暗的環境衝，向黑暗的社會衝，向我們的敵人衝，向壓迫我們世界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衝！

一九三六年已經帶來了不可避免的危機，可怖的血的世界將要擺在我們的眼前，洪水時代將要可怕地捲遍這個闊大的世界了。同學們，一個時代的轉變將要在我們的眼前發生了。

但是我們不可以隱避開這個危機緊迫的年頭，我們只有不顧一切地迎上去，我們的手上要捏緊了一顆炸彈，用力地向黑暗的時代擲過去，我們要炸毀一切阻礙我們時代前進的惡勢力，我們的大地上將會現出一輪紅亮的太陽——一個舊時代的死與新時代的出現。

這需要力，需要鬥爭，要犧牲！

同學們，起來吧！

# 魯迅先生

芙娜

魯迅先生，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紹興，現在已是文壇的老前輩了。可是他並不因為年齡的老，而思想也一樣的老了。從民國八年「五四」到現在，仍跟着時代前進，仍繼續不斷地努力着，他好似愈老愈有勁兒。一直到現在，他寫過小說，論文，雜感，已刊的單本大概有幾十本以上了。他的兩本小說吶喊，彷徨雖然出版遠在十年以前，可是仍不失了這小說的藝術價值，在近代的所謂中國短篇小說中，還沒有像這樣地好的現實主義的作品呢。在這兩本書中，魯迅先生極深刻的客觀地把封建社會的意識，封建社會的餘孽給以一種典型的描寫——這種特殊的認識，及其表現的藝術，有使這兩本小說有永遠存在的價值！所以，我們現在還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那個時期社會的面影來。（其實隨便在他的那一種著作中，都很明確地反映出時代的意識的）。並且，魯迅先生除了把現實，赤裸露地暴露出來外，更重要的是向着所暴露的社會進攻，拋下一顆有力的炸彈，使整個社會連根地動搖起來！

吶喊與彷徨，是魯迅先生在「新青年」時代寫的。在當時他是一名健將，他很勇敢的，猛烈的向着舊勢力進攻

，反封建，反專制的意識充滿了他的筆下。可是他猶如黃忠老將似的，打了幾陣頭陣，回頭一看，後無來者——真所謂「世態炎涼」，原來新青年時代的同伴，有的高陞了，有的退隱了。而他呢？却還留在沙漠上——而且將永遠單槍匹馬的馳驅於沙漠之上了。這是很可悲哀的，我們的魯迅先生大概是這樣地想吧？他寫在彷徨上的一首詩：「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這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情了。可是，這也就是我們中國文壇之幸，魯迅先生被遺留在沙漠上，埋着頭，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的去做，才使中國文壇射出一點微弱的光芒來。世界的大文豪高爾基，蕭伯納，羅曼羅蘭等所稱讚的中國的為文學而努力者是誰呢？就是我們的魯迅先生啊！

在吶喊與彷徨中，魯迅先生雖然不顧一切的向舊勢力進攻，但是他還個人道主義者，用「救救孩子」的態度來說話的。然而人道主義是非常薄弱的，所謂「你的好心腸，飽不了我的餓肚皮」，當然不能立足於這個大轉變的時代裏。於是魯迅先生從人道主義的立場轉變了——這樣，他寫了許多雜感，翻譯了許多文藝理論與文藝創作。他寫







00678